

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帝国主义论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激流

欢迎关注激流网<http://jiliuwang.net/>



目录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1
21 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一百周年	28
垄断资本主义剥削非洲的新形式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到 21 世纪三位一体的帝国主义.....	64
帝国主义新阶段与中国.....	84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104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 21 世纪的美帝国.....	156
一个世纪的对抗与战争.....	173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206

【译按】今年（2017）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出版以及苏联十月革命（1917）的一百周年。对这个被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称为“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全球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总路线的左翼，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举办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纪念活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学会（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ic, IPE）则出版了《21 世纪列宁帝国主义论》（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作为献礼。

这本论文集共收录八篇论文。分别是：

1. Antonio Tujan Jr—The second century of imperialism: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permanent war project of monopoly capital
2. Paul Aquino—Notes on monopoly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100 years since Lenin's Imperialism
3. Demba Moussa—New form of exploitation of Africa by monopoly capitalism: from Lenin's Imperialism to the Imperialism of the Triad in the 21st century
4. Pao-yu Ching（金宝瑜）—The current phase of imperialism and China
5. Fred Engst（阳和平）—Imperialism ultra- Imperi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6. Roland G. Simbulan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empire
7. Prof. Verzola Jr—A century of rivalry and war
8. Prof. Jose Maria Sison—The future of imperialism and socialism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永恒战争

Antonio Tujan Jr.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第一个世纪开始于 19 世纪中期，见证了国际卡特尔（cartel）的诞生，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列宁所描述的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那么帝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则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经济复兴——在这一过程中，美帝国主义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不仅在战时生产和军事霸权方面获得收益，而且构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美国世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经济大繁荣，并不仅仅是二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的结果。这一现象与美国帝国主义经济霸权的建立同时出现，也是其结果之一，并在美帝的盟国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繁荣。美国在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中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并巩固了在其控制下的国际公约和组织，例如货币系统（包括使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金融机构（银行和投资机构）和经济发展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

美国并非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正是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了美帝及其继续对外侵略战争的政策。苏联最终成为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一过程被称为冷战。但随着垄断资本的最终衰退，帝国主义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构造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身的拯救者。新自由主义不仅试图扭转帝国

主义核心地带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尝试增加来自新殖民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超额利润。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抓住冷战以及从朝鲜到叙利亚一系列热战的机会，成为二战后长期战争政策下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与长期战争政策并没能挽救资深的衰败，反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经济、政治和环境危机。

二战后到 1970 年代美国经济霸权的确立①

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以及与新兴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责任。除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美国试图通过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行动来扩大资本主义的影响范围，减小非资本主义世界，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 UN），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包括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署（the UN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以及各种美国资助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这些行动巩固了美国设想的国际体系。

美国将自己建成了全球财政网络的中心，在全球各地设立分行——1918 年仅在 16 个国家设有分行，而 1967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 55 个。促进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如下几条：（1）美国国外原油、采矿和制造业利益的不断扩张；（2）军事基地的扩张，以及（3）政府军事经济援助对于该区域的渗透，包括进入曾经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独

占原殖民地国家。这一分行和子公司的网络意味着美国划拨给军事相关目的的资金成为美国财政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美国的经济霸权得以确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这一点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约的第四条规定的：“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单价应当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或者采用 1944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黄金-美元当量。”

将美元与黄金等价，建立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货币金融体系的依赖关系。正如马格多夫（Magdoff）所说，“对于美元的依赖归根结底意味着，持有美国债券的人们只有以此根据美国的价格来购买美国的货物，这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显然是非常可怕的（当然我们假设即使美国面临严重危机时仍能维持信用）②。”

除了把黄金与美元绑定外，美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控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一种用于稳定货币的短期贷款）的国家大多数情况下会无奈接受美国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美国的援助是相辅相成的。一名前援助官员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希腊稳定计划，以及与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协议都是在美国援助和保证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约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在智利，1963、1964 年的贷款计划中，智利被严格要求遵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备用协议中提出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比价政策规定。后来，1966、1967 年，对锡兰和加纳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稳定措施也是紧密联系的……③”

1971 年，尼克松取消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以回应美元导致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的指责。美国经济霸权确保了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反之进一步保证了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和保值工具的独立地位，尽管美国总是多印美元以支持财政④。

美帝国主义建立和控制下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帝国主义对试图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贫困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剥削的关键推手之一。贸易和投资控制早晚会使一个国家陷入国际收支逆差的境地，逐渐耗尽国库储备或者央行储备。随着逆差的持续，外国供应商收不到货款，这些国家开始支付不起来自国外银行和政府的贷款的利息和分期付款，外国投资者拿不到股息，被投资国面临破产。

对于刚刚走出战争或者刚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并且面临严重贫困的国家来说，战后重建和发展是他们关键需求，于是美国利用其对军事工业的掌握，通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提出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后成为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仍为长期基金的重要来源，作者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从马歇尔计划发展来），控制了国际发展。此后建立的工作组主要是围绕特定的援助问题，例如如何评估发展中国家效益问题和援助需求，或是如何鼓动在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通过建立这些机构，帝国主义通过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贷款攫取了超额

利润，而贷款提供者，帝国主义银行的巴黎俱乐部（the Paris Club），则进一步获得了财政上的超额利润。

“发展”财政向来是从公共发展援助贷款，或是官方发展援助组织（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推动的多国银行提供的公共债券之中攫取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这种外国援助使得美国能更容易地获得被援助国的原材料、贸易和投资机会。这与美国的军事政治政策实施有历史联系，同时使得援助接收方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市场。显然，任何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开发，都必然是为了使其扎根于资本主义实践之中。

新殖民主义的贸易与投资结构，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管理的发展计划，所构建的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另一关键特征。贫困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破产，该国经济生活必需品也难以进口。表 1 和表 2 的数据表现了债务与出口导向型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用于偿还债务和外国投资利息的金额所占出口额比例的情况（即为了偿还债务所必须获得的美元数额），从中可以看出 20 世纪 60 年代，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前的危机情况。

Exporting Country. 出口国.	Percent of Exports Going to Amortization of Public Debt. 分期偿还公共债务所占出口 额比例.	Percent of Exports Going to Interest on Debt and Profi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偿还债务和外国投资利益所 占出口额比例.	Total Exports. 总出口额比例.
Brazil 巴西.	9.4b.	13.8.	23.2.
Chile 智利.	10.8.	19.8.	30.6.
Colombia 哥伦比亚.	14.3a.	18.2.	32.5.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8.8.	11.6.	20.4.
Ecuador 厄瓜多尔.	6.0.	19.6.	25.6a.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6.3.	3.6.	9.9.
Guatemala 危地马拉.	4.9.	4.8b.	9.7.
Honduras 洪都拉斯.	1.3.	9.0b.	10.3.
India 印度.	11.3.	15.6b.	26.9.
Kenya 肯尼亚.	4.3.	12.1b.	16.4.
Mexico 墨西哥.	29.3.	30.4.	59.7.
Nicaragua 尼加拉瓜.	4.8.	11.6.	16.4.
Nigeria 尼日利亚.	4.5.	26.2.	30.7.
Pakistan 巴基斯坦.	6.4b.	9.3.	15.7.
Panama 巴拿马.	5.1.	8.2.	13.3.
Paraguay 巴拉圭.	5.1.	8.2.	13.3.
Peru 秘鲁.	4.8.	15.5.	12.3.
Philippines 菲律宾.	7.2.	5.1.	12.3.
Turkey 土耳其.	3.5.	30.3c.	23.8.
Uruguay 乌拉圭.	9.0b.	8.1b.	17.1.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2b.	24.9.	26.1.

Table 1 Proportion of Export Absorbed by Debt Service and Profi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66

表 1 1966 年各国用于偿还债务和外国投资利息的金额所占出口额比例情况

为了跨出这一贸易/投资陷阱及其带来的支付赤字，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原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the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策略，着力推动发展出口的新政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菲律宾实施了一项跨机构任务报告，名为“共享发展：一份就业、股权、增长方案”，这份计划还有一个别名是“拉尼斯任务报告”（the Ranis Mission Report）。

大约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颁布了戒严令，他实行了被称为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the labor-intensive export-oriented, LIEO）工业化政策，或者现在多称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这一转变的正当理由之一是，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体制无法回应菲律宾依赖进口（包括原油、机械、工业原材料）所导致加剧的国际收支问题，以及出口作物（糖、可可豆等）的过分集中 ⑤。

Exports. ¹ 出口. ¹	Value of Exports + (Billions of \$) in 1950. ¹ 1950 年出口额 (亿美元) . ¹	Value of Exports + (Billions of \$) in 1965. ¹ 1965 年出口额 (亿美元) . ¹	Annual Rate of Growth. ¹ 1950 to 1965. ¹ 1950 年~1965 年年均增长率. ¹
World Exports, Total. ¹ 世界出口总额. ¹	53.5. ¹	156.3. ¹	7.4%. ¹
Expor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tal. ¹ 发达国家出口总额. ¹	35.9. ¹	122.5. ¹	8.5%. ¹
• To Each Other. ¹ • 相互出口. ¹	25.0. ¹	95.5. ¹	9.4%. ¹
• To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¹ • 去往发展中国家. ¹	10.9. ¹	27.0. ¹	6.2%. ¹
Exports of Under- developed Countries, Total. ¹ 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 ¹	17.6. ¹	33.8. ¹	4.5%. ¹
• 去往发达国家. ¹	12.4. ¹	26.2. ¹	5.2%. ¹
• 相互出口. ¹	5.2. ¹	7.6. ¹	2.5%. ¹
Exports of Under- developed Countries, Excluding Major Petroleum Producers, Total. ¹ 除主要石油出口国之 外的发展中国家出口 总额. ¹	14.2. ¹	23.7. ¹	3.6%. ¹
• 去往发达国家. ¹	10.0. ¹	5.2. ¹	1.7%. ¹
• 相互出口. ¹	4.1. ¹	5.2. ¹	1.7%. ¹

Table 2 Patterns of Export Growth: Developed vs.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表 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模式对比

垄断资本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从 1970 年代开始衰落。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除失业以外，这一时代的特点还包括低下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度、经济过热、恶性通货膨胀、货币金融危机等。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动给固定汇率制度带来压力，使之在 1971 年被最终废除，各国普遍改为浮动汇率制。危机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制定中的退变，来自从 1960 年代以来资本家们普遍发现的利润率的明显下降，从而催生了新自由主义^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创立的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原理的系统描述，旨在对马克思主义等以国家为中心的规划体制提出更普遍的挑战。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只有在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自由市场，才能提供由市场决定的、工薪阶层的恰当价位、恰当数量的商品。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要优先于财政政策。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主张和学说的集合，该理论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视为保证全社会繁荣发展的最佳道路。对自由市场的宣传甚至包括了迷惑人民的消费者自由选择。但这一定义有明显的迷惑性并且自相矛盾，告诫人们似乎自由市场不会导致出现垄断一切的大资本集团。然而事实是垄断公司和跨国企业构造了几乎所有形式的垄断，这明显违背了自由市场的规则。

新自由主义对 1970 年代经济危机的回应有多种形式。在英国，其构成了撒切尔政府货币政策的起源，认为货币供应的增长是经济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伪装成了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方案，认为税收是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们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宣传运动，试图让人们笃信他们的政策是必然的、永恒的，就像撒切尔夫人常说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里根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贡献和其他人相比显得较为节制。尽管美国政府在 1982 年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82 年的经济衰退促使里根为国内生产商需求让步，退出协商谈判。然而，里根政府仍然参加了 1986 年至 1994 年的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所涉及领域包括从农业和服务业到知识产权。里根政府在推动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方面，最大的成功是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尽管这一进程直到 1993 年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才画上句号 ⑦。

从七八十年代的国际视野来看，新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体现形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尽管这一计划起源于上述组织从 1950 年代起制定的贷款制约制度，但直到八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才开始以撒哈拉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债权方的面目出现

⑧。这些计划将非洲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置于自由化、放松监管和私有化的体制下，以便把理财行业发展的负担转移到私有部门。这些国家以为，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国资本支持的发展策略可以让本国成为所谓的新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这种重构过程方便地将贫困国家的经济与外国贸易投资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调和。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缘政治学任务：阻止共产主义在所谓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逐渐增长的影响。里根放任了新保守主义浪潮对区域冲突或明或暗的介入，支持推翻亲苏政权的游击运动。里根政府还密谋策划了 1983 年对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Grenada）的入侵，试图颠覆尼加拉瓜（Nicaragua）社会主义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更不必说长期对伊斯兰“自由卫士”（例如塔利班组织（the Taliban）的前身，“圣战组织”（the mujahideen））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持。撒切尔夫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新保守主义行动（例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译者注】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the Falkland War）））。美英两国政府决心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夺取优势，即使新保守主义本身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存在一些冲突。

19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贸易投资方面的坚实基础已经布下。这一过程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组织的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

1986 年~1994 年) 的闭幕为最终完成标志。大约与此同时, 国际贸易组织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成立, 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目前, 除了负债国家已经在处在所谓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统治下,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世贸组织, 至今已有 164 个成员国。在结构性调整计划 and 世界贸易组织的共同作用下, 所谓的“自由贸易投资”令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发达的泥沼中无法自拔, 无法摆脱悲苦命运: 为所谓第一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 成为产品倾销地和垄断资本有利的避风港。在世贸组织后接踵而来的区域贸易集团巩固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果, 通过不断颁布新政策来刺激世贸组织。

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工农业剩余产品的大量倾销, 导致农民和经济农场、民族工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大量破产。于是,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规模失业和贫穷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制造业的核心部门。

需要注意的是, 农业部门实际上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部门。政府根据结构性调整计划制定经济政策, 而跨国公司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控制以及农业进口的自由化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深层次改造, 数以千计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作物转化率, 所谓“合同耕作” (contract growing) 更是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 因此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平常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

因此, 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于 1980 年代即提出了“华盛顿共识”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直到 90 年代其才被确立为“正当的”经济发展总体机制。华盛顿共识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囊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各种华盛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相关组织所制定种种政策。威廉姆森为该共识提出的 10 条政策建言如下⑨：

- 一、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相对于 GDP 的财政赤字。
- 二、把政府支出从补贴引向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
- 三、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
- 四、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
- 五、实行竞争性汇率；
- 六、贸易自由化——进口自由，尤其是减少数量限制（例如许可证）；任何贸易保护行为的关税额需相对一致且不能过高；
- 七、放松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 八、国有企业私有化；
- 九、放松政府管制——废止阻碍市场准入或限制竞争的规定，仅保留涉及安全、环境、消费者保护和监管金融机构的内容；
- 十、保护私有产权。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可以概括为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放宽监管、私有化以及财政紧缩。结构性调整计划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全球的垄断资本家们相互勾结，为了加速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他们起草了如下的协议：“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圆桌期间，联合

利华（Unilever）、赫斯特（Hoechst）和汽巴嘉基（Ciba Geigy）三家公司与欧盟达成合作，而美国代表团受到了知识产权联盟的影响，包括辉瑞制药（Pfizer）、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Du Pont）。这些公司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起草起到了重要影响，将关贸总协定的指令从纯粹的贸易问题领域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包括对生物科技研发的新的生命形式的专利要求^⑩。”

这一自由化进程不仅包含贸易领域，还包括金融和投资自由化。因此，乌拉圭圆桌协议的墨迹未干，1994年在马拉库什（Marrakech，【译者注】摩洛哥城市），一项新的多边投资协议（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MIA）已经处于酝酿之中，这份协议计划1996年在新加坡世贸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如果不是由于南非发展共同体（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加上埃及（Egypt）、乌干达（Uganda）、坦桑尼亚（Tanzania）以及加纳（Ghana）的反对意见打破了共识，这项多边投资协议甚至会扩展世贸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⑪

然而美国领衔的垄断资本集团并没有收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只是把原先的多边投资协议（MIA）做了无关紧要的改名（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将其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导下的一项诸边协议，并且首先与该组织工业化的成

员国进行协商。然而这一协议历经数月的全球运动后由于法国的反对终归失败，原因是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投资自由化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扩张不遗余力的推动，意味着世贸组织重新开始积极扩张，手段包括 2001 年的多哈会谈（the Doha Round）、非农业市场准入（the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NAMA）协商，以及扩充服务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世贸组织的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只得让位于各种双边，区域性或诸边全面自由贸易投资协定。这些协定一部分是由美帝国主义发起的，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余下的协定大部分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欧盟架构下主办的，例如扩充的经济伙伴协议（the expanded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或是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译者注】即东盟）之间的双边协议。还有一些是新兴的帝国主义中国所主办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生产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这一经济学术语，指的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的方式实现经济一体化^⑫。这一概念与垄断资本主义

在政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时间表上是高度契合的。

然而，各个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及其下游工业应用的数字化带来了技术飞速发展，构成了全球化生产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全球化诞生于技术革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过剩危机促进了生产过程的进步，为不变资本扩展投资提供了机械设备。

不仅如此，技术革命带来了贸易、交通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从而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航运货盘化、航空业发展以及通讯数字化是其中突出代表。这些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贸易扩张，同时也有利于资本输出，因为通讯方式的革命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更加便捷，更容易进行投机证券投资^⑬。

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劳动与资本间已出现裂缝的所谓“社会契约”被彻底抛弃，资本家倾向于当前需求和生产步骤，签订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灵活短期合同。

除技术与资本货物生产方面的进步外，全球化实现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分包合同（subcontracting）或者说生产全球化的出现。生产外包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直到 70 年代随着允许外包原材料和成品免关税的工业园区的出现，才开始受到关注。这些特别出口区

（special export zones, SEZs）最终演变为不同种类的贸易区（甚至是跨国公司经营其外包业务和呼叫服务的办公楼），在税收特权外还享有多项补助和优惠。在农业领域，高价值作物的合同种植就是外

包的一种形式，而呼叫中心和其他各种网络业务则是外包在服务领域的表现。

垄断资本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倾销过剩资本和货物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的行为，并没有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反而摧毁了民族产业和自给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加剧了失业。

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由失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组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并非由于资本积累而成为剩余劳动力，其罪魁祸首在于新殖民主义和发展不良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构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劳动人口过剩，他们被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全方位的压迫使他们的生活在极低的标准下仍难以为继。

本文认为，生产外包演变为全球化下吸取超额利润的另一种形式。利用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之间生产成本和市场价的差异，跨国公司迅速聚敛了超过平均利润率上百倍的超额利润。

在此背景下，临时移民劳工是帝国主义压榨劳动剩余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来自半殖民地的贫苦群众没有合法身份，在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竭力维持着底层生活^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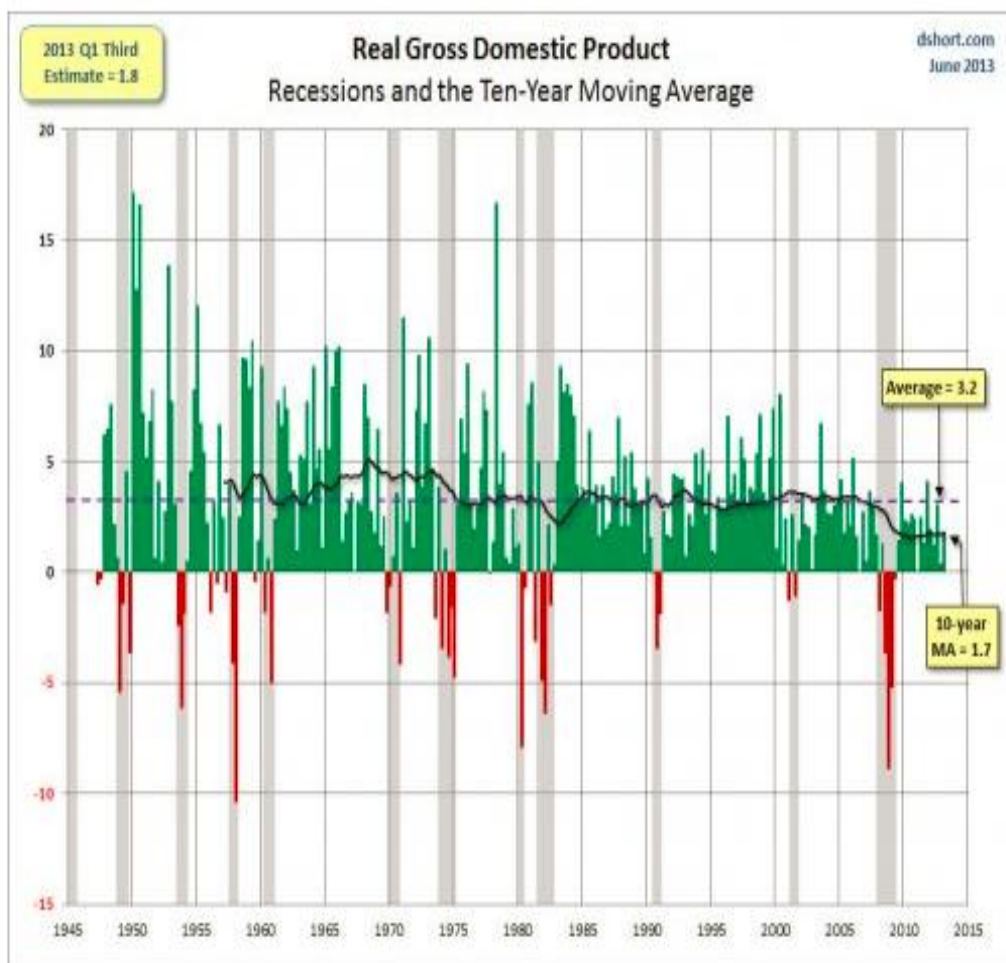


Figure 1 US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cessions Linear Regression and the 10-Yr MA

图 1 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衰退线性回归与每十年的 MA

图片来源：

<http://www.financialsense.com/contributors/doug-short/gdp-q1-third-estimate-at-one-point-eight-percent>.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在过去的五年中，整个世界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漫长衰退中，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经济衰退与增长乏力交替出现，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被证明的盛衰循环的一种表现，但总体上呈现出衰退和“萧条”的态势；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金融，或者说“赌场”经济出现了自身波动，这种波动更加混乱且难以预测，加剧了经

济衰退，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美国过去 50 年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体现了这一点（如图 1 所示）。

盛衰循环与金融崩溃同时出现并非首次，自 19 世纪末以来，股市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投机开始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晴雨表，反映经济发展的繁荣与衰退。八十年代起，债务作为保增长的政策开始广泛实施，金融化逐渐处于支配地位（金融自由化引发的投机性金融投资工具的扩张），虚拟经济开始出现 ⑮

通过对比金融衍生品对世界经济总量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现在承认：金融衍生品的水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增，就算这些衍生品泡沫不是突然破裂，即使逐渐释放给整体经济带来越来越严重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甚至超过了三十年代大衰退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与对新旧殖民地的投资增长带来了愈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其原因包括：投机性生产投资，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失稳，以及放松投资管制环境下的经济不稳定。

在全球化条件下，新殖民地永久危机的风险同样开始加剧，因为垄断资本不断寻求防止帝国主义危机恶化的方法。新旧殖民地面临的债务危机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用于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款项是资本出口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随着华盛顿共识的限制条款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令他们只有在全球市场的救济下才能生存，而摆脱这一局面的方法似乎只有更多的借款，这只会恶化债务状况，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近些年来，高昂的食品价格开始成为“新常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使大量资本进行农产品金融投机，因此如果不是经济停滞导致的需求不足和谷物价格轻微下降，食品价格还将保持高位震荡的状态。从各个方面来看，当前食品价格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产量增加，进口需求减少，高价略有回落。然而诱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能解决，金融投机和环境压力的问题仍摆在人们面前。

新自由主义化的危机和萧条与战争

2008 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是一系列金融泡沫连环破裂导致多家金融巨头倒闭所引发的。泡沫的产生是由于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业、信贷交换等投机性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崩溃。尽管紧急财政援助为选出的“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企业和银行赢得了些许生存空间，但由于经济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只能从一次经济危机走向下一次经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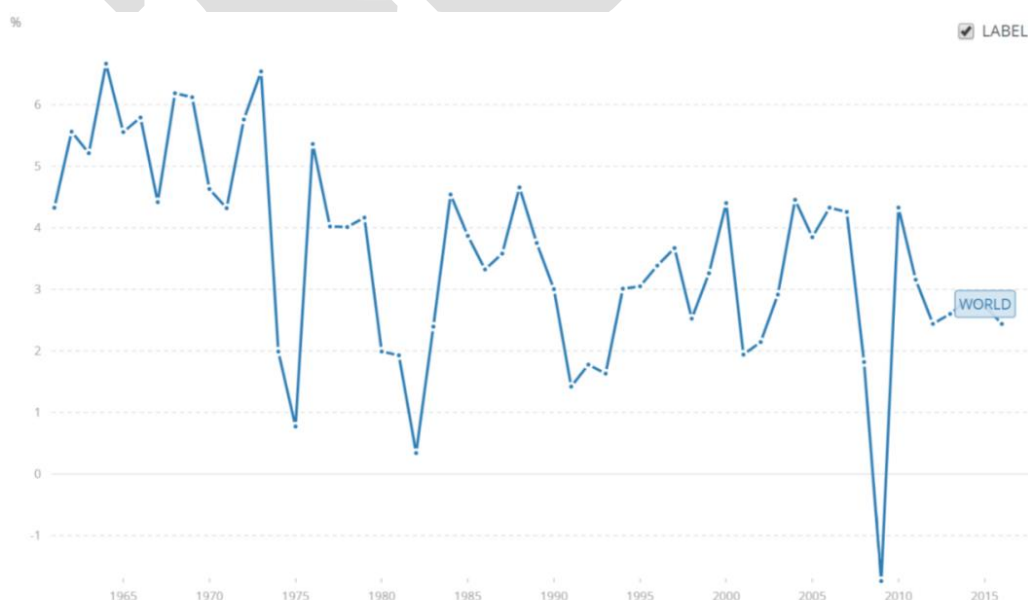


Figure 2 World GDP Growth (Annual %)

图 2 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年百分比）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 2015 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描述当前经济环境：“最近的事件算是危机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 2008~2009 年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危机，第二部是 2011~2012 年的欧元区危机，而我们现在或许正处于第三部，2015 年至今的新兴市场危机 ①⑥ ”

全球发展中国家间爆发的危机是大量的、不断增长中的债务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6 年断言：“低收入国家逐渐处于原先不熟悉的更脆弱的环境中，表现为市场波动和更加高昂的债务。具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漏洞可能会增加。”事实上，自 2007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偿付额就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最高水平，2014~2016 年间这一数字更是增长了 45% ①⑦

中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从 2008 年的 56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2620 亿美元。这种剧烈波动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此外，新兴市场公司债务的增加与 2014 年以来亚洲商品价格下跌相吻合，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将变得更加困难。

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热潮是发达国家危机反应政策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 (quantitative easing, QE) 政策和低利率使得贪图利润的放贷人将目光投向了可能提供更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美国联邦储蓄系统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为刺激经济为维持的超低利率正在逆转，随之而来的美元对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升值也

为货币不匹配创造了条件。结合上述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按期偿还债务似乎成了天方夜谭。

当金融市场重新升温，为新的崩盘创造条件时，这一次与 2008 年的区别是风险更高了。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已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受够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金融资产，本身成为金融市场的关键主体。如果遭受新的财务冲击，他们有崩溃的危险。早在 2013 年 5 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就曾警告，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利率上涨和债券价格崩盘。

随着危机逐步升级，美国力求通过国际贸易协定维持其霸权地位（一般得到欧盟和日本的支持），监督国际债务和金融关系的治理，通过私有化寻求并垄断财产，等等。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已持续了二十多年，全球政治在新千年起就经历了重大调整。世界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而新兴大国的立场和行动并不常与美国一致。这种情况所包含的因素可能最终引发更多重新调整，甚至是霸权主义的两极分化。

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奇怪结果是战略性军备竞赛仍在持续。美国在欧洲依然维持了核导弹防御体系。虽然美国声称其导弹系统是防止伊朗可能遭受核攻击的屏障，但似乎真正的目标在于俄罗斯。俄罗斯指责美国-北约计划在其西部和南部边界上扩大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力量，虽然在维护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同时平衡自身选择和种种考虑因素，但在经济和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方面成为了更具战略性的挑战者。

在争夺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过程中，美俄之间准冷战姿态最为惊人的是在武装冲突热点地区采取了武力威胁的形式——尽管以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是军事干预的官方威胁作为掩盖。特别是美国主导的颠覆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头正劲。

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抑制中国的影响。这一战略中的一部分最早由布什政府开始实施，而与东盟的紧密关系，以及目前已经被抛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A）始于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但其中最富有戏剧性，如今特朗普总统最明确承诺的，是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设军事枢纽。具体目标是：维持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航道的统治地位；敌对国家关闭咽喉要道时坚决捍卫（例如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防止对手或敌对国家的其他潜在威胁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上述地缘政治目标仍然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武器贸易进一步表明了军国主义上升与资本主义逐利之间的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往往是最大的军费开支国，也是全球军队最大的武器贸易商、供应商和军事援助提供者。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加上德国和意大利，武器销售额占 2004 年至 2011 年总销售额的约 85%。全球每年完成 450~600 亿美元武器交易，其中四分之三卖给发展中国家。武装生产巨头宣称，武器生产“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他们不关注不民主的政权，“别人也会的”。

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占领巴勒斯坦，再到对海地和黎巴嫩等国的军事介入，乃至入侵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如今的叙利亚和也门，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过程都伴随着永不停歇的侵略战争。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并未出现帝国主义国家的哈巴狗和战胜者们所鼓吹的所谓“和平红利”，因为冷战的结束不过是国家间、全世界人民间征服和永久性的侵略战争的开始。军工复合体在吸收过剩资本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一疯狂战车需要不断的战争作为燃料。最终的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然而，这场危机也推动了被掠夺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通过高度军事化维持的霸权的反抗，民族解放的热潮风起云涌。长期群众武装斗争或大规模叛乱层出不穷，不论是在菲律宾、哥伦比亚、库尔德地区、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还是在美国和北约已经进行或威胁发动公然侵略战争的国家，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领土上有外国占领军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

对于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群众而言，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摧毁为害已久的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来源：《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nila, 2017；翻译：激流网志愿者

注释：

[1] 本节大量参考了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196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The Age of Imperialism）。【译者注】哈

利·马格多夫（1913~2006），又名亨利·萨缪尔·马格多夫（Henry Sameul Magdoff），美国著名社会主义评论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位期间担任多项政府领导职位，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共同主编之一。

[2]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Vol. 21. NYU Press, 1969.

[3] Nelson, Joan M. 1968. Aid, Influenc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4] Eichengreen, Barry.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Ranis, Gustav et al. 1974. Sharing in Development: A programme of employment, equity and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6]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evy.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Steger, Manfred B. and Ravi K. Roy. 2010.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Lensink, Robert. 1996.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 Williamson, John.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 Humphreys, David. 2011.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Brendon Gleeson and Nicholas Low (eds.). Governing for the Environment: Global Problems, Ethic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11] Khor, Martin. 1997. “Trade and Investment: Fighting over investors’ rights at WTO.” SUNS bulletin.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12]在此之前已有人使用“全球化”一词，但通常认为这一概念是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译者注】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现代营销学奠基人之一）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经济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五六月刊上的文章《市场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首先提出的。

[13]Tujan, Antonio. 1996 June. “APEC and Globalization.” People’s Policy and Advocacy Studies: Special Release. Quezon City: IBON Foundation.

[14] 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5] 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6] Haldane, Andrew. 2015. “How Low Can You Go?”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ortadown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ern Ireland.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Pages/speeches/2015/840.aspx>.

[17] 英国千禧年债务运动组织 (Jubilee Debt Campaign) 2017 年数据。

21 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一百周年

Paul Quintos

一百年前，列宁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并且是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他定义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统治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也是资本输出大展身手的时期；是国际托拉斯垄断组织开始瓜分世界的时期；也是最大的资本势力瓜分完世界领土的时期。” [1] 列宁也把它叫做现代帝国主义的时代。

这一章将检验列宁在一百年前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我不会尝试去介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些特征怎样历史性地变化和演变。也不会去描绘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状况。我们宁愿只努力去突出重要的新因素和动态，这些因素和动态来源于垄断资本主义主要的经济特征——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其他作者在这一卷和别处已经充分讨论了今天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

研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特征在今天的表现形式使我们明白：列宁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的逻辑和动态基本没有变化。然而，它表明帝国主义扩张和压迫的形式与手段（这是帝国主义的表征）发生了改变并且愈演愈烈。

垄断和竞争的资本主义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型，是最重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之一。”

然而，这些现象被完全歪曲和掩盖了，主要在理论、经验和政策水平上，这是今天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主导的结果。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所有福利优化要求都取决于完全的市场竞争，其中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 有许多销售相同产品的小公司；2. 每个公司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3. 所有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能影响其产品的市场价格；4. 企业进出行业市场没有障碍；5. 所有买家都有关于被销售产品和每个公司设定价格的完整信息。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抽象，因为它在活跃和进步阶段存在，当时资本仍然分散在许多竞争的资本家之间。显然，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体接近满足所有五个标准。

在这个理想化的框架下，垄断和寡头垄断是变异。它们是规则的例外或暂时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最终会阻碍主导企业的产生。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只要有竞争，主导企业从长远来看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非正统”新自由主义者（例如自由主义者或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普遍的外部性、扩大的不平等以及公共产品投资不足的倾向。

但即使在列宁之前，马克思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力和资本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垄断是常态、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例外的。在资本家之间的争斗中，较小的和较弱的通常被较大的破坏和吞噬。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企业的垄断控制取代了不断扩大的

许多企业的竞争，直到其占据整个行业和整个经济的支配地位。垄断企业影响价格，控制供应，直接阻碍对手入市；操纵客户需求；等，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垄断力量是一个或几个大企业主导行业或整个经济体的能力，以提取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或超级利润。然而，垄断力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有竞争。行业可以由少数垄断企业主宰，并在同一时间串通和竞争。但这与新自由主义所援引的“自由市场”的“完全竞争”条件相违背。

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不会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调节经济，更不用说为贫困和边缘化群体。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对穷人剥削。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重新振兴“发展”国家来驯服无耻市场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反新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推动的。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使所有制民主化，控制生产资料，把阶级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共产主义的。

在列宁时期，他目睹了代表生产资本和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资本家之间迅速崛起的垄断组合。随着联合股份公司的发展，这些在1873-1890年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垄断者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其他一些国家很快就赶上了，如俄罗斯和日本。

二十世纪，垄断企业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高，后来以多个行业 and 部门为主体的集团企业形式出现，然后成为跨国企业。

今天的垄断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世界前十大企业的综合收入超过了 180 个最贫穷国家[2]。世界 500 强公司（都是跨国公司）在 2015 年的收入达到 27.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37.2%[3]。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世界上市公司的百分之十产生了 80% 的利润[4]。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三位系统理论家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今天的经济集中度更高[5]。从全球 3700 万家公司和投资者的数据库中检查了 43060 家跨国公司的收入和所有权，他们估计 147 家公司主导全球经济，彼此相互持股。这 147 家公司 - 占世界跨国公司 0.3% 的“超实体” - 控制了世界 40% 的财富，而前 737 家公司（占有所有跨国公司 1.7%）控制了 80%。这个主导核心的前 50 强企业中除了五家之外都是金融机构。

这种高度的资本集中也可以在今天几乎所有的战略行业中体现。

巴斯夫、拜耳、陶氏、杜邦、孟山都、先正达等六家跨国农药公司控制着全球农药市场的 75%，63% 的全球种子市场；，以及 2013 年所有私营种子和农药研究的 75%[6]。通过控制农业的关键投入，少数跨国公司现在控制全球粮食系统。

同样，世界人口的健康受到 10 家制药公司的严重影响，这些公司控制了 2016 年全球药品和医疗产品市场的 47%（完整数据见附录表 1）。

汽车业有 1300 多家注册公司，但该行业中最大的 10 家跨国公司在 2016 年全球销售汽车和零部件的 40% 以上（完整数据见附录表 2）。

同样，在物流领域前 15 名企业在同一年份的运输、快递和邮政业务中占全球收入的近一半（45.5%）（见完整数据附录表 3）。这些跨国公司现在控制着全球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手段。

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中，仅有六家技术公司 - 苹果、三星、鸿海精密、亚马逊、惠普、微软控制信息技术，半导体和消费电子行业 4.3 亿美元市场的 20%（见表 4 完整数据附录）。因此，一些跨国公司现在对全球经济的信息流通手段进行了实际的控制。

过去四十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资本的集中化加剧。外资直接投资（FDI）的资本出口在 1990 年至 2016 年期间增长了六倍，由世界金融寡头制度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因此，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销售额绝对值上涨（从 5 美元到 37.5 万亿美元），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也从 21.7% 上升到 49.9%。同期跨国公司货物和服务出口同样从 1.4 万亿美元迅速上升至 6.8 万亿美元[7]。

跨国公司并购（M&A）的大幅上涨也显示出资本的集中化。2015 年和 2016 年跨国并购平均为 8020 亿美元，而 1990 年为 980 亿美元，主要跨国公司吞噬较小的对手或合并成为更大的全球巨头。并购占

了 2016 年所有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60%，而 1990 年为 40%左右，表明在垄断资本生产过度危机恶化的情况下，绿色投资受到压缩。

Table 1. Selected Indicators from the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Values at current prices (Billions of dollars)

Item	1990	2005-2007 (pre-crisis average)	2014	2015	2016	% change from 1990
FDI Inflows	205	1,426	1,324	1,774	1,746	851.7%
FDI Outflows	244	1,459	1,253	1,594	1,452	595.1%
FDI Inward Stock	2,197	14,496	25,108	25,191	26,728	1216.6%
FDI outward stock	1,254	15,184	24,686	24,495	26,160	2086.1%
Income on inward FDI	82	1,025	1,632	1,480	1,511	1842.7%
Rate of return on inward FDI	4	7	7	6	6	136.4%
Income on outward FDI	128	1,101	1,533	1,382	1,376	1075.0%
Rate of return on outward FDI	6	8	6	6	6	93.2%
Cross-border M&As	98	729	428	735	869	886.7%
as % of FDI outflows	40.2%	50.0%	34.2%	46.1%	59.8%	149.0%
Sales of foreign affiliates	5,097	19,973	33,476	36,069	37,570	737.1%
as % of GDP	21.7%	38.2%	42.6%	48.6%	49.9%	229.8%
Value added (product) of foreign affiliates	1,073	4,636	7,355	8,068	8,355	778.7%
as % of GDP	4.6%	8.9%	9.4%	10.9%	11.1%	242.8%
Total assets of foreign affiliates	4,595	41,140	104,931	108,621	112,833	2455.6%
Exports of foreign affiliates	1,444	4,976	7,854	6,974	6,812	471.7%
as % of GDP	6.2%	9.5%	10.0%	9.4%	9.1%	147.1%
as% of Total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32.6%	33.3%	33.3%	33.3%	33.3%	102.1%
Employment by foreign affiliates (thousands)	21,438	49,478	75,565	79,817	82,140	383.2%
Memorandum items						
GDP	23,464	52,331	78,501	74,178	75,259	320.7%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5,797	12,431	19,410	18,533	18,451	318.3%
Royalties and licence fees receipts	29	172	330	326	328	1131.0%
as % of income on outward FDI	22.7%	15.6%	21.5%	23.6%	23.8%	105.2%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4,424	14,952	23,563	20,921	20,437	462.0%

即使是《经济学人》（2016）也很担心。“资本高度集中在美国是最令人担忧的。美国 100 家最大的公司占 GDP 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33% 上升到 2013 年的 46%。五大银行占银行资产的 45%，从 2000 年的 25% [8]。

跨国公司捕获的全球价值

然而，今天资本集中度并不容易通过检查企业的规模甚至是相互锁定的所有权来揭示。当前垄断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也受到由于跨国公司在外国的直接投资、出口和市场份额的数据而被低估。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协调不仅在海外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还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名义上独立的合作伙伴公司。

通过组合部分所有权，合资企业和/或非股权合同安排，如外包制造、外包农业、服务外包、特许经营、许可和管理外包，跨国公司在全球主导行业运营国际生产网络。这些都是列宁一个世纪以前分析过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估计，约 80% 的全球贸易（目前的总出口额超过 20 万亿美元）与这些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其中约 42%（6.3 万亿美元）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或母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另外 42%（6.3 万亿美元）是涉及至少一家跨国公司的不相关方之间的交易；在公司内部交易与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生产的独立交易或非股权模式交易（NEM）之间的灰色区域，约为 16%（2.4 万亿美元）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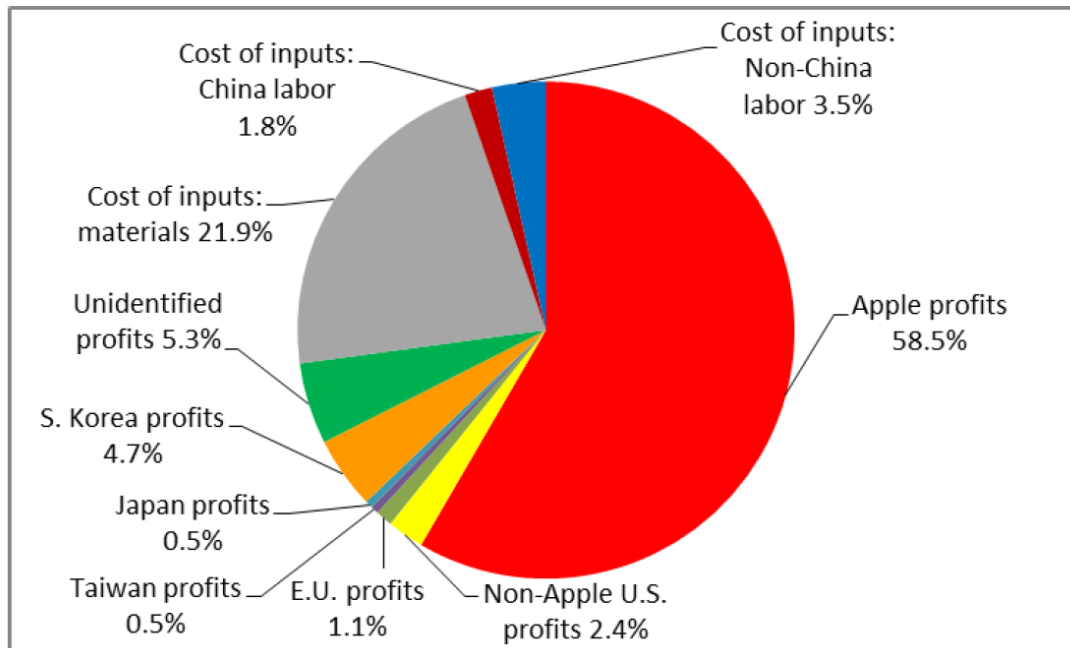
据贸发会议报告，NEM 交易在许多行业中占全球生产和销售的份额不断增长。NEM 最常见的形式是外包制造，其中领头的跨国公司将货物或中间投入物的装配外包给其他公司 - 通常在劳动力成本低得多的欠发达国家。外包制造现在占玩具、鞋类、服装和电子产品全球贸易的 5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的网络称为“全球价值链”（GVCs），以便误导人们认为在生产网络的每个链接或节点上创造价值，帝国主义国家的“主导企业”（跨国公司）对市场上销售的最终商品增值最大。他们故意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跨国公司只是依靠对技术、市场准入和“标准”的垄断控制，控制与合作伙伴签订的合同条款，包括价格设定、现场监控生产流程、产品交货计划。

在这样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能够捕捉到劳动者的劳动所产生的利润的大部分份额，包括特别是从事组装任务或服务的欠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后者创造了在整个 GVC 中产生的价值。

苹果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公司仅在 2016 年第四季度在全球销售了 7,829 万台 iPhone，占同期收入总额的 78.4 亿美元的 69% [10]。然而，苹果公司并不拥有一家工厂，也没有雇佣任何实际制造这些 iPhone 的工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value for iPhone, 2010



数据来源：

http://pcic.merage.uci.edu/papers/2011/Value_iPad_iPhone.pdf

而富士康(台湾公司鸿海精密工业的子公司)则与苹果签订合同，使用苹果许可下的工具和设备组装这些 iPhone，组装由日本、韩国以及苹果预先选定的其他国际供应商生产的中间产品。与苹果许可的供应商一起，它们构成了由苹果公司领导和协调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分销网络。

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另一项研究估计，“如果 iPhone 在美国组装，总装配成本将上升至 65 美元（而不是中国的每部 iPhone 6.50 美元），仍将为苹果带来 50% 的利润率[11]。”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实现了 58.5 美元的额外利润（超额利润），只有通过外包到低工资的中国工厂才能获得，而苹果仅在 2016 年销售了 2.188 亿部 iPhone。

由于在欠发达国家利用劳动力获得了这么多的利润，跨国公司正在切割其业务，以便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安排最具“成本效益”的各种活动。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利用政府的优惠和补贴，剥削大量廉价和被压迫的劳动力，将进口零部件组装后转运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回到高收入的帝国主义中心。没有与当地经济有很大的联系，这些行业几乎没有提供持续的工业深化的方式，所以不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或为工人提供充足的收入。

恰恰相反，这些飞地产业的进入以及由于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廉价进口的冲击正在摧毁适合国内人口的国家产业和国内农业。这加剧了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同时加剧了欠发达国家工人的剥削和不安全状况。

垄断知识产权

工业资本家曾经通过把一切限于厂房内来保护他们的技术（体现在资本品和投入品中）。然而，随着生产的外包和离岸外包，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坐落在当今全球生产网络的最上游，越来越多地依靠对所谓知识产权的垄断，包括产品设计、品牌名称、营销中使用的符号和图像。

这些受专利、版权和商标规则和立法保护，并通过惩罚性诉讼强制执行。知识产权（IPR）本质上是竞争的法律障碍，以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无论他们或他们的“合作伙伴”在哪，允许跨国公司

长期收获超级利润（典型的专利有效期为 20 年）（“专利合作条约”有 152 个缔约国）[12]。

贸发会的数字证实，表明跨国公司的国际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收入从 1990 年的 29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3280 亿美元，超过了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和出口增长以及一般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见上表 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无形资产”占当前最大跨国公司市值的份额越来越大。根据贸发会的估计，无形资产（品牌价值和其他知识产权）平均占世界前 100 名跨国企业的市值的三分之一左右。技术跨国公司在前 100 名中更为显着，其无形资产占其市值的一半左右[13]。

垄断资本家非常努力地垄断“知识产权”。仅在智能手机行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2010 - 2011 年度专利诉讼和专利采购费用高达 200 亿美元。苹果和三星在 2012 年花了更多钱在知识产权诉讼和购买专利，而不是为自己的商业产品研发。因此，现在花更多的钱用于防止新技术的传播或其进一步的发展。

更荒唐的是，许多专利商业技术都是基于公共研究（例如万维网）。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公共支出，这些专利知识产权就不可能实现；彼此自由分享的知识与信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和文化传承，这些是创造力和创新的基础。但知识产权私有化知识，为垄断资本家创造利润。这就是垄断如何反社会需求、甚至阻碍社会生产力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例子。

转让定价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增长也大大扩大了垄断资本家通过操纵转让价格或相关方之间商品，服务和无形资产定价来实现盈余提取。国际生产的分散程度越来越大，中间产品（即原材料，零件，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跨境交易以及服务就越多，跨境交易为跨国公司转让价格操纵提供了机会[14]。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的保守估计，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出总额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7.2% 至 8.1%，达到 2014 年的 6200 亿美元至 9700 亿美元之间。平均水平 87%（约合 5400-8440 亿美元），这些非法资金流出是由于跨国公司和（或）发展中国家和/或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的货物进出口的欺诈性误导。实际水平可能会高得多，因为这些数字不包括对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的隐瞒，这是难以发现的，因此更广泛[15]。

通过转移价格操纵/贸易隐瞒的形式，从不发达国家提取的超级利润现在超过了通过法定手段汇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超额收益，而 2012 年则达到了 4860 亿美元。同期，不发达国家被榨取外债利息支出 1880 亿美元[16]。

然后，跨国公司将这些超级利润大部分留在避税地避免缴税。以苹果公司为例：美国跨国公司在爱尔兰创建了两家子公司——苹果销售国际和苹果运营欧洲公司，并将大部分公司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了这些实体。这些公司向其他全球苹果子公司或合作伙伴授权知识产权，并从这些许可中获得收入。所以，从苹果销售中获利美洲以外地区的产品转移到爱尔兰的这些苹果子公司。

根据调查苹果在欧洲业务的欧盟委员会，这两家公司将几乎所有的销售利润归因于只存在于纸上的“总部”，这种不可能产生利润“总部”。一个爱尔兰税务漏洞使得分配的利润在 2011 年约 160 亿欧元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免税。这种选择性处理使苹果能够以每百万美元的利润才支付 50 欧元税，作为其在欧洲销售中的利润——2014 年的有效企业税率为 0.005% [17]。

然而，苹果在这方面并不例外。贸发会指出，前 100 名跨国公司平均每家拥有 20 家控股公司，通常以避税天堂依靠为其避税 [18]。

金融寡头

与列宁时代类似，今天最大的垄断资本主义组合代表着列宁（和他之前的鲁道夫·希尔费丁）称为金融资本的银行与工业资本的合并，银行成为并购一个个大小工业资本的纽带。他们来控制生产和商业交易的信贷。最终他们也合并、共谋、交换股票，并形成了行业最大的垄断者的联盟董事会。因此，他们不仅控制了孤立的资本主义企业及其经营，也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一旦金融资本得到巩固，其最大的所有者就成为金融寡头，成为资产阶级的顶峰。金融寡头是少数强大的资本家，通过拥有最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最大的工业公司来控制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制的每个集团通常采取综合工业金融业务集团的形式，确定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的财务需求，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业务现在集中在少数巨型银行手中。

这个金融寡头在今天比在列宁时代更富有（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更强大。

如前所述，上述 Vitali 等人名单中排名前 50 位的超级垄断企业中只有五家不是金融机构。另一项研究报告分析了 2009 年 299 家“非常大的公司”（所有跨国公司）背后的股东，其中 41% 的资产由银行或金融机构持有，另有 27% 由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或风险投资。只有 3.3% 的资产由家庭或个人股东持有。即使是非常大的工业企业，大约 60% 的资产由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19]。

跨国公司从其全球生产网络中提取的超额收益最终只有利于这一小撮金融寡头。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垄断资本家控制了 4260 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 2016 年世界最贫穷 50% 人口的总财富。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所指出的那样，一极的财富过度积累意味着另一极的过度积累的苦难。发展中国家 12 人中有 1 人长期营养不良。世界超过十亿的“贫困人口”都是无地无土的，约有 2 亿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准。同时，2000 年至 2014 年间，外来投资者已获得或针对性地收购了 6000 多万公顷的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农田[20]。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保守估计，今年失业人数预计将超过 2 亿人。在有工作的人中，超过 14 亿的人现在处于不稳定的工作阶段，工资低、就业不安全和残酷的工作条件[21]。这部分的工人阶

级每年增长 1100 万，因为政府实行劳动灵活化政策提高了垄断企业的竞争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加入世界各地超过 16 亿人口，他们被剥夺了健康、教育服务和适足的生活水准[22]。社会公益支出削减使情况更为糟糕，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金融寡头甚至得到减税。

金融寡头政权手中的资本过度积累也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过度生产的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人被剥夺得无力购买过度生产的货物。

金融化

更糟糕的是，资本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的危机日益加剧，金融化进程加剧——金融资产和投机活动而不是通过投资生产而获利越来越多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中，金融寡头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剩余资本从非实体经济的活动中提取无限的利润。

在帝国主义国家，利润巨大，继续从股票发行、股市操纵、债券、证券衍生品交易、金融交易佣金、投机（金钱，土地，原材料，贵金属甚至艺术）等方面扩大。

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金融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沃尔玛、家乐福、乐购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主要零售商甚至都提供信用卡、支票兑现服务、保险计划、账单支付、出售汇票和汇款等金融服务[23]。最近，他们已经开始提供储蓄和支票账户、预付

借记卡，甚至是房屋抵押贷款。这也使得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更加短视。

随着提供快速高收益的金融工具的激增，股东甚至在非金融企业中也越来越渴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取最大利润。公司现在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来为股东支付股息，并购回自己的股票以支撑股价。这不仅造成最终崩溃的股市泡沫，而且这种做法也将资源从建立实际的长期的生产能力（如机器、研发和培训）转移到金融投机领域[24]。

然而，金融化也模糊了生产与投机之间的分界。金融机构日益参与投机性的生产活动。例如，许多投资者将其资金存入大型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或投资于土地的公司，主要是由于其预期的土地升值，而农业生产产生的价值被认为是额外的好处[25]。这是现在全球土地收购现象的驱动力之一。

金融资本家采取大量债务，将其用于倍增交易资本金额，如衍生品等金融资产，进一步提高了金融化。这最终会加剧股票、房地产和其他市场的资产泡沫。更多的投机交易发生，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越大，财富寡头的财富越大，占有这些资产的最大份额。

但是，不仅精英们今天参与金融市场。随着生活成本的升高超出了劳动者的工资，随着社会福利和安全体系的消除，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依赖债务以及保险、私人养老金计划、共同基金等大众市场金融产品。农民出售期货合约以及为其作物购买保险。因此，发达国家的普通家庭相信这些是针对福利解体、经济不稳定、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生活不确定因素的解决办法。

所有这些进程都不仅仅是把财富从生产者转移到金融寡头，而且还增加了后者对未来尚未产生的财富要求。金融化因此加强了金融寡头制的统治，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和腐败，增加了相互联系，也加剧了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及其停滞和衰退的趋势——列宁指出的垄断的必然后果。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这一进程的后果提供了戏剧性的例证。在极具诱惑的金融工具投资中，债务驱动的投机交易使得最先进经济体的整个金融体系在 2008 年崩溃。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持续存在，导致了工人的情况迅速恶化。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师也承认，全球经济并没有真正恢复。

针对危机的措施正在导致更大更危险的震荡。银行救助和帝国主义央行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把更多的资金投给了金融寡头，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投机。截至 2016 年底，未偿还衍生品合同的名义金额为 483 万亿美元，是世界所有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六倍以上（全球 GDP）[26]。

此外，自 2007 年以来，全球债务仅在八年内增加了 57 万亿美元。全球债务现在已超过 217 万亿美元，是全球经济一年产量的三倍以上，增速高于全球 GDP [27]。这笔不可偿还的债务好像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不可避免地会爆炸并将世界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财政休克。

迈向新的世界瓜分

虽然资本的集中体现在跨国公司及其网络中，尽管所谓“全球化”，但这些垄断企业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表 3 显示，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设在帝国主导国家，美国榜首。截至 20 世纪末，美国、欧盟和日本在“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约占 86%。中国企业的数量从 1996 年的 3 家猛增至 2000 年的 12 家。根据最新的统计，现在为 103。所以中国在全球 500 强中所占的比例从 1996 年的几乎可以忽略，到 2016 年都超过了 20%，而美国的份额相应地从 1980 年的大约 48% 下降到最近的百分之 27。

Table 2. Hom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500

Country	Number of Global 500 firms				
	1981	1991	1996	2000	2016
USA	242	157	162	185	134
EU	141	134	155	141	124
Japan	62	119	126	104	52
China		0	3	12	103
Canada		9	6	15	11
Switzerland		10	14	11	15
South Korea		13	13	11	15
Australia		9	5	7	8
Brazil		1	5	3	7
Others	5	48	11	11	31
Total	500	500	500	500	500
Triad (US-EU-Japan) Total	445	410	443	430	310
China Total		0	3	12	103

Adapted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500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Rugman, Alan and Stephane Girard. 2003. "Retail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ization: The Evidence is Regional"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1 (1), and latest data from Fortune (2016)

这表明垄断资本家及其公司的财富如何与其国家的财富相联系。在囤积资本超越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需要自己的国家为海外业务铺路，为出口商品、投资其他国家、开发劳动力和资源、收购

资产、胜过对手、获取利润，创造“有利条件”。他们必须放心，他们在海外的财产不会被征用；，他们的交易和合同将得到兑现，贷款将被偿还，简而言之，他们必须保证持续的利润提取。

此外，他们必须比对手更有效力和效率。为此，他们必须采取帝国主义国家的广泛强制力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口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多边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联合国），以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和遏制由苏联和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西欧和日本的复苏，“第一世界”内部的垄断企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降低了利润率，引发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

美国政府开始单方面行动（例如在 1971 年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并强迫其盟友加入新协议（如 1985 年的“广场协议”），有利于美国的垄断资本。同时，美国领导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使用各种国际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和投资协定，外援等），在国内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开辟新的资本积累空间，有利于金融资本。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修正主义制度崩溃，并与中国一起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者把这称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但这些大国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加剧了资本积累资源的竞争。

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强国，通过国有独资企业与私营垄断企业相结合，“快速发展”。据何塞·玛丽亚·西森说：“国家经济部门确

保了国家工业和军事生产的持续发展，抵制了帝国主义势力最严重的干扰，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则享有与国有企业合作的好处。促进大企业资本主义，维护消费品出口的血汗工厂生产，以及发展一个涉及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大型工业资产阶级，为私人和公共的过度建设狂潮提供用品[28]。

像以往帝国主义势力一样，中国正在将其影响覆盖面扩大到其他国家，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对其行业的投入，并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增长开辟更多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中国目前最雄心勃勃的境外项目是“一带一路”（OBOR）计划，其中包括建设铁路、公路、管道和公用电网，直接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部分地区、东部非洲和南欧相连接[29]。

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这个倡议在现代历史上没有相同视野和规模的先例，承诺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跨越 60 多个国家。习先生的目标是利用中国的财富和工业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化，不顾西方老龄化制度的规律。目标是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把国家和企业更紧密地带入中国的轨道。任何外国领导人、多国行政机构或国际银行家都不可能忽视中国推动全球贸易。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看来正在减弱。[30] “

中国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组织（RCEP）背后的主要推动者，这是一个大型区域贸易协议，其中包括 10 个东盟成员国以及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韩、印度六个成员国。如果完成，RCEP 将涵盖世界人口的一半，世界经济的 38% 和世界贸易量的

近 30%。更重要的是，RCEP 实际上不包括美国，而且是中国对抗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 TPP 的手段，最近由特朗普政府搁置[31]。

中国还率先建立了新一轮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新开发银行、金砖国际保险业协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丝绸之路基金。这些不仅意味着调动资源来支持一带一路和其他发展项目，它们也对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架构[32]。

中国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联盟，并试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SCO）来维护欧亚边界。上合组织是 2001 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起的。2015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其范围有效扩大到南亚。

同时，尽管特朗普的承诺，“让美国再次成功”，但由于帝国的过度扩张，美国的军事冒险超支，并通过将制造业外包给所谓的新兴经济体而淹没了国内工业基地，美国继续保持战略性的下滑。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领土重新划分正在加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已经被帝国主义强权完全瓜分的世界里，重新划分领土只能意味着战争。

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日益频繁和加剧，这一点已经很明显。由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捕获和控制更多的领土作为原料和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作为自有市场和供应路线，以及作为在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启动点，正在变得更加积极。美国和北约部队

正试图包围、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等这些被认为对美国霸权和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

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前夕

与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著述相比，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和垄断势力集中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平。

最恶劣并奇幻的财富水平在一个寡头国家实现，他们通过剥削世界各地数十亿工人和生产者的劳动来扩大他们的库房。他们设计出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渗透到地球最遥远角落的新方式和手段，以利用最便宜的劳动力和资源，并提取超级利润。虽然这一进程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但是由于不平等的交流、超残酷剥削、压迫和战争，帝国主义势力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进一步恶化了不发达的世界。

列宁时代以来，金融寡头制也设计了无数方式来加快资本周转，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大的收益。他们不仅通过投资生产积累财富，也通过剥夺群众积累财富。他们甚至扩大了对财富的追求，这些尚未由子孙后代产生的，甚至破坏了后代的生活基础。而现在他们正在点燃更多的战争，促使人类的毁灭。

这就是列宁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寄生和腐朽性，达到了罪恶的新高度。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和破坏自然资源，导致危机不断。

但列宁还说，布尔什维克 100 年前也证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今天遭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必须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上个世纪的其它成功的革命斗争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

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在今天的运作方式。他们不仅要掌握帝国主义的运作规律，不仅是革命斗争的客观条件，而是革命的科学——这方面列宁贡献巨大——为了强化系统性变革的主观条件。否则，世界工人和人民的未来将受到威胁。

Appendix: Data on top MNCs' market share in various sectors

Table 1. Total revenue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irms in Fortune Global 500 Ranking as %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Global Revenue (millions USD)

Rank in 2016 Global 500	Top Firms (Rank in Overall Global 500)	Revenue
1	Johnson & Johnson (103)	70,074
2	Bayer (165)	52,437
3	Roche Group (167)	52,390
4	Novartis (175)	51,030
5	Pfizer (186)	48,851
6	Sinopharm (205)	44,325
7	Sanofi (233)	41,460
8	Merck (246)	39,498
9	GlaxoSmithKline (278)	36,550
10	Gilead Sciences (316)	32,639
11	Astra Zeneca (435)	24,708
12	AbbVie (469)	22,859
13	Amgen (487)	21,662
Sum of Revenue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Global 500		538,483
Global Revenues f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estimate)		1,000,000
Revenues of Pharmaceutical Global 500 as per c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evenue		54%

Sources of data: 2016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IBISworld (for industry revenue)

Table 2. Total revenues of Transport Firms in Fortune Global 500 Ranking as % of Transport Sector Global Revenue (millions USD)

Rank in Sector for 2016 Global 500	Top Firms (Rank in Overall Global 500)	Revenue
1	China Post Group (105)	69,637
2	US Postal Service (107)	68,928
3	Deutsche Post (108)	68,358
4	UPS (149)	58,363
5	FedEx (192)	47,453
6	Deutsche Bahn (203)	44,818
7	American Airlines Group (236)	40,990
8	Delta Air Lines (239)	40,704
9	Maersk Group (240)	40,308
10	United Continental Holdings (265)	37,864
11	Lufthansa Group (285)	35,559
12	SNCF Mobilités (319)	32,497
13	HNA Group (353)	29,562
14	Air France KLM Group (363)	28,910
15	La Poste (418)	25,563
16	International Airlines Group (421)	25,356
17	East Japan Railway (447)	23,883
18	China COSCO Shipping (465)	22,965
19	Emirates Group (472)	22,734
20	Union Pacific (485)	21,813
Sum of Revenues of Transport Global 500		786,265
Global Revenues for Transport Sector		1,471,000
Revenues of Global 500 firms as per cent of Global Revenues		53.45%

Sources of data: 2016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IHSworld (for sector revenue)

Table 3. Total revenues of Motor Vehicle & Parts in Fortune Global 500 as % of Motor Vehicle & Parts Global Revenue (millions USD)

Rank in Sector for 2016 Global 500	Top Firms (Rank in Overall Global 500)	Revenue
1	Volkswagen (7)	236,600
2	Toyota Motor (8)	236,592
3	Daimler (16)	165,800
4	General Motors (20)	152,356
5	Ford Motor (21)	149,558
6	Honda Motor (36)	121,624
7	SAIC Motor (46)	106,684
8	BMW (51)	102,248
9	Nissan Motor (53)	101,536
10	Dong Feng Motor Group (81)	82,817
Revenue of 23 other Global 500 firms i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Sector		980,941
Sum of Revenues of Motor Vehicle & Parts Global 500		2,436,756
Global Revenues for Motor Vehicle & Parts Sector		3,613,000
Revenues of Motor Vehicle & Parts Global 500 firms as per cent of Global Revenues		67%

Sources of data: 2016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IBISworld (for industry revenue)

作者:Paul Quintos, ‘Notes on Monopoly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100 Years since Lenin’ s Imperialism’ 来源:《LENIN’ 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nila, 2017; 翻译:激流网志愿者

注释:

1.Lenin, Vladimir. 1917.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ch07.htm>

2. Global Justice Now, “10 biggest corporations make more money than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ombined”, September 12, 2016.

<http://www.globaljustice.org.uk/news/2016/sep/12/10-biggest-corporations-make-more-money-most-countries-world-combined>

3. Fortune. 2016. “Global 500”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Playing to Win: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 McKinsey & Company.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new-global-competition-for-corporate-profits>

5. Vitali, Stefania, James B. Glattfelder, Stefano Battiston. 2011.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 PLoS ONE 6 (10): e2599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25995>

6. ETC Group. 2015. “Breaking Bad: Big Ag Mega-Mergers in Play -- Dow + DuPont in the Pocket? Next: Demonsanto?” ETC Group Communiqué, December.

<http://www.etcgroup.org/content/breaking-bad-big-ag-mega-mergers-play>

7.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1782>

8. The Economist. 2017. “The Rise of the Superstars.”

9.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588>

10. Murphy, Mike. 2017. “Apple’s first-quarter earnings were massive, and everyone loves the iPhone 7.” Quartz, January 31.
<https://qz.com/899509/apples-aapl-q1-2017-earnings-were-massive-and-everyone-loves-the-iphone-7/>

11. Smith, John. 2016.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2.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PCT –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http://www.wipo.int/pct/en/>

13. UNCTAD. 201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4. UNCTAD. 201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5. Spanjers, Joseph and Matthew Salamon.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to an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5–2014.”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http://www.gfintegrity.org/report/illicit-financial-flows-to-and-from-developing-countries-2005-2014/>

16. Griffiths, Jesse. 2014. “The State of Fi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4.”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EURODAD).

http://www.eurodad.org/finance_for_developing_countries

17. Taylor, Harriet. 2016. “How Apple managed to pay a 0.005 percent tax rate in 2014.” CNBC.com, August 30.

<http://www.cnbc.com/2016/08/30/how-apples-irish-subsidaries-paid-a-0005-percent-tax-rate-in-2014.html?view=story&%24DEVICE%24=native-android-mobile>

18. The Economist. 2016b. “Why Giants Thrive.” In Special Report: The Rise of the Superstars. September 17. Economist.com.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7048-small-group-giant-companiessome-old-some-neware-once-again-dominating-global>

19. Very large companies, or VLCs, here refer to the top 300 MNCs — 250 largest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by turnover plus the 50 largest financial corporations by assets — from a global database on corporations owned by Bureau van Dijk (a business intelligence company). From Peetz, David and Georgina Murray.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Global Corporate Ownership.” In Financial Elites and Transnational Business: Who Rules the

World? Edited by Georgina Murray and John Scott.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 Oram, Julian. 2014. The Great Land Heist: How the world is paving the way for corporate land grabs.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May 2014

2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embargo.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1211.pdf

22.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4.”
<http://www.ophi.org.uk/wp-content/uploads/Global-MPI-2014-an-overview.pdf?0a8fd7>

23. S. Ryan Isakson (2014) Food and finance: 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of agro-food supply chain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5, 749-775, DOI: 10.1080/03066150.2013.874340

24. Chang, Ha-joon. 2014.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A Pelican Introduction. Pelican Books.

25. Isakson, 2014

26. Semiannual OTC derivatives statistic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http://www.bis.org/statistics/derstats.htm>

27. Amaro, Silvia. “China’ s debt surpasses 300 percent of GDP, IIF says, raising doubts over Yellen’ s crisis remarks.” CNBC.

<http://www.cnbc.com/2017/06/28/chinas-debt-surpasses-300-percent-of-gdp-iif-says-raising-doubts-over-yellens-crisis-remarks.html>

28. Sison, Jose Maria. 2016. “Impact of the GPCR on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People’ s Resource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Mass Mobilization, June

1. <https://www.prismm.net/2016/06/01/jms-gpcr-phil-revo/>

29. Jinchun, Tian. 2016. “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McKinsey & Company, July.

<http://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and-infrastructure/our-insights/one-belt-and-one-road-connecting-china-and-the-world>

30. Perlez, Jane and Yufan Huang. 2017. “Behind China’ s \$1 Trillion Plan to Shake Up the Economic Order.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3/business/china-railway-one-belt-one-road-1-trillion-plan.html>

31. Asia Pacific Research Network. 2016. “Briefing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aprnet.org/?p=439>

32. Wong, Eribus, Chi, Lau Kin, Tsui, Sit and Wen Tiejun. 2017. “One Belt, One Road: China’s Strategy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al Order.” Monthly Review 68 (08): January.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1/01/one-belt-one-road/>

REFERENCES:

Amaro, Silvia. “China’s debt surpasses 300 percent of GDP, IIF says, raising doubts over Yellen’s crisis remarks.”

cnbc.com. <http://www.cnbc.com/2017/06/28/>

[chinas-debt-surpasses-300-percent-of-gdp-iif-says-raising-doubts-over-yellens-crisis-remarks.html](http://www.cnbc.com/2017/06/28/chinas-debt-surpasses-300-percent-of-gdp-iif-says-raising-doubts-over-yellens-crisis-remarks.html)

Asia Pacific Research Network. 2016. “Briefing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aprnet.org/?p=439>

Chang, Ha-joon. 2014.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A Pelican Introduction. Pelican Books. ETC Group. 2015.

“Breaking Bad: Big Ag Mega-Mergers in Play — Dow + DuPont in the Pocket? Next: Monsanto?”

ETC Group Communiqué,

December. <http://www.etcgroup.org/content/breaking-bad-big-ag-megamergers-play>

42 Lenin' 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e

Fortune. 2016. "Global 500"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Griffiths, Jesse. 2014. "The State of Fi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4."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EURODAD). http://www.eurodad.org/finance_for_developing_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7.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7" . ILO. Geneva. http://embargo.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1211.pdf

Isakson, S. Ryan. (2014) "Food and finance: 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of agrofood supply chains" ,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5, 749-775, DOI: 10.1080/03066150.2013.874340

Jinchen, Tian. 2016. "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McKinsey & Company, July.

<http://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and-infr>

structure/our-insights/one-belt-and-one-road-connecting-china-and-the-world

Lenin, Vladimir. 1917.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ch07.htm>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Playing to Win: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 McKinsey & Company.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new-global-competition-for-corporate-profits>

Murphy, Mike. 2017. “Apple’s first-quarter earnings were massive, and everyone loves the iPhone 7.” Quartz, January 31.

<https://qz.com/899509/apples-aaplq1-2017-earnings-were-massive-and-everyone-loves-the-iphone-7/>

Oram, Julian. 2014. “The Great Land Heist: How the world is paving the way for corporate land grabs”.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May 2014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4.” <http://www.ophi.org.uk/wp-content/uploads/GlobalMPI-2014-an-overview.pdf?0a8fd7>

Peetz, David and Georgina Murray.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Global Corporate Ownership.” In *Financial Elites and Transnational Business: Who Rules the World?* Edited by Georgina Murray and John Scott.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Economy 43

Perlez, Jane and Yufan Huang. 2017. “Behind China’s \$1 Trillion Plan to Shake Up the Economic Orde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3/business/china-railway-one-belt-one-road-1-trillion-plan.html>

Rugman, Alan, and Stephane Girod. 2003. “Retail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ization: The Evidence is Regional”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1 (1).

http://www.henley.reading.ac.uk/web/FILES/management/mgmt_A_Rugman_RetailMultinationalsGlobalization.pdf

Sison, Jose Maria. 2016. “Impact of the GPCR on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People’s Resource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Mass Mobilization, June 1.

<https://www.prismm.net/2016/06/01/jms-gpcr-phil-revo/>

Smith, John. 2016.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 s Fin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panjers, Joseph and Matthew Salamon.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to an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5-2014."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http://www.gfintegrity.org/report/illicit-financial-flows-to-and-from-developingcountries-2005-2014/>

Taylor, Harriet. 2016. "How Apple managed to pay a 0.005 percent tax rate in 2014." CNBC.com, August 30. <http://www.cnbc.com/2016/08/30/how-applesirish-subsidiaries-paid-a-0005-percent-tax-rate-in-2014.html?view=story&%24DEVICE%24=native-android-mobile>

The Economist. 2016a. "The Rise of the Superstars." In Special Report: The Rise of the Superstars. September 17. Economist.com.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7048-small-group-giant-companiessome-old-someneware-once-again-dominating-global>

The Economist. 2016b. "Why Giants Thrive." In Special Report: The Rise of the Superstars. September 17. Economist.com.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07048-small-group-giant-companies-some-old-some-new-are-once-again-dominating-global>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1782>

44 Lenin' 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e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588>

Wong, Erebus, Chi, Lau Kin, Tsui, Sit and Wen Tiejun. 2017. "One Belt, One Road: China' s Strategy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al Order." Monthly Review 68 (08): January.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1/01/one-belt-one-road/>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PCT -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http://www.wipo.int/pct/en/>

Vitali, Stefania, James B. Glattfelder, Stefano Battiston. 2011.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 PLoS ONE 6 (10): e2599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25995>

垄断资本主义剥削非洲的新形式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到 21 世纪三位一体的帝国主义

Demba Moussa Dembele

一百年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那位卡尔·马克思最著名的追随者，同时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出版了一本书，关于他称为“帝国主义”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百年后，列宁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在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中雄辩地得到证实。资本的集中度达到空前的水平，帝国主义的扩张主要是由垄断资本的利益驱动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这一时期。



图片来源：网络

本章安排如下：第一节介绍列宁的一些前辈所说的帝国主义的概念；第二部分概述列宁所揭露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会分

析非洲人对帝国主义的看法；第四部分将揭露今天帝国主义在非洲的表现；第五部分将总结并得出一些总结性意见。

一、帝国主义的概念

在列宁写他的书之前，有两部关于帝国主义的先驱性著作问世。英国经济学家 John Hobson (1902) 是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人，以英国为例，它是第一个帝国主义国家。Hobson 分析了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财富分配不均，存在着大量剩余资本，但由于国内缺乏需求而无法在国内市场投资的。因此，为了继续扩大这一制度，必须向海外投资。由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他们都在海外寻找机会。因此，控制弱国的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冲突和公开战争。这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征服战争中得到了证实。Hobson 指出，非洲由于其巨大的资源，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抗的主要阵地。他最终去了南非，在那里他遇见了 Cecil Rhodes，英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进行的，他在 1910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列宁承认他们的功绩，在他们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揭露并对帝国主义进行最彻底和最透彻的分析。

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

正如其著作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列宁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即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转型，揭示了他认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

1. 资本和生产的集中

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和生产高度集中的结果。列宁通过提供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少数公司（不到 1%）集中了将近一半的生产、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和生产系统所使用的资源。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导致卡特尔（cartel）的形成，这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

2. 银行体系的集中与金融资本的兴起

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银行体系的集中，少数大银行控制着这个部门。列宁用洛克菲勒和摩根大通银行在美国的例子说明了这种集中。结果，工业公司开始依赖少数银行进行融资。其结果是金融资本总体上支配着所有资本。各大银行和工业公司的紧密关系转变为董事和董事会的关系。

3.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地位

金融资本的优势催生了金融寡头，它可以用少于某公司一半的资本控制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大银行提供的联系和便利使其具备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一小群人可能控制如此多的经济和财政权力，损害社会的绝大多数。

4. 资本输出

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导致了他们的资本过剩，正如霍布森已经预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财富分配不均使其不能再投

资在国内。这些盈余必须输出到海外，从而引发了对外侵略占领的竞争，以寻找自然资源和市场。

5. 帝国主义时代迅猛的殖民征服和扩张

资本的输出成为征服弱国的扩张工具，尤其在非欧洲国家。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资本的输出导致了竞争对手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爆发。

但由于帝国主义战争代价太高，帝国主义列强有时会通过瓜分弱小的地区和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解决他们的竞争问题。这一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 1884-1885 的柏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先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 - 瓜分了非洲。即使是今天，帝国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是非洲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Rodney, 2001），该会议的后果甚至在今天仍能感受到。

6. 历史上的帝国主义

所以，列宁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垄断资本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垄断、寡头统治、企图支配（一切）、由少数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和民族，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无法长期存活的寄生体系。

因此，帝国主义开辟了革命的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统治的加剧，必然导致战争，进而导致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削弱。列宁的精彩分析已被世界大战所证实。其次是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导致了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革命，和后来通过战争或谈判的

手段引发非洲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南部非洲前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地）的独立诉求。



图片来源：网络

三、从非洲观察帝国主义

非洲是世界上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最深重的地区。资本主义带给非洲的悲惨遭遇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在《资本论》中，卡尔·马克思指出奴隶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和其他非欧洲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诞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通过种族灭绝、破坏文化和掠夺资源体现了出来。此后，非洲一直受到资本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瓜分非洲大陆 1884-1885。几百年来，非洲的命运就注定了。因此，不考虑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她与西方国家的遭遇，人们无法理解非洲的困境，几个著名的欧洲城市、银行和公司建立在从奴隶贸易中提取的资

源上。法国的波尔多和南特、英国的利物浦在这方面都是臭名昭著的。英国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保险公司建立在从奴隶贸易中获取的资源上。(Rodney, 2001).

事实上，欧洲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使用劳动力和控制其市场而对非洲大陆的残酷剥削。

A. Walter Rodney 的开创性著作

Walter Rodney 来自圭亚那，曾经是加勒比群岛上的英国殖民地的。他是一个革命的泛非主义者，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特别是坦桑尼亚，他曾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个时期，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乐观而革命的争论中，与其他人（如 Yash Tandon, Dani Nabudere, Issa Shivji 等）一起成为了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家。这是一个热烈的争论“非洲社会主义”概念的时代，尼雷尔总统(Julius Nyerer, 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和泛非主义者，1970 年代经常来中国取经、请求援助，著名中国援建项目有坦赞铁路、医疗队——译者注)领导下的“ujaama”经验，使坦桑尼亚被视为非洲的“麦加”，从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Rhodesia（今天的津巴布韦）和南非来的革命与解放运动领袖们，也出现在这里。

就是在这样的伟大时期，Walter Rodney 写了他的开创性的著作——《欧洲如何阻碍非洲发展》(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1972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第一次出版。着眼于非洲的不发达和落后，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欧洲的军队

入侵后非洲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其资源被掠夺和市场被外国势力控制，促进了欧洲的发展而同时伴随非洲社会停滞。Walter Rodney 提供了详尽的分析和几个国家详细的例子，并就有关非洲掠夺的程度及其后果的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几个世纪以来，大量财富从非洲的土地中榨取出来并送往欧洲。Rodney 的书彻底改变了学者们用来分析非洲发展不足根源的方法。

Rodney 详细分析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剥夺非洲人民的土地和资源。贵金属（黄金、钻石、白银）和其它自然资源被欧洲国家掠夺，为其工业化服务。事实上，非洲的财富不仅有助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他们的科技进步。



中国汉龙集团在非洲开采铁矿

殖民主义的经验表明，从所谓的“贫穷”非洲殖民地获得巨额财富是为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个人和欧洲公司从非洲矿山开

采的黄金、钻石、铜、铀、铝土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从争夺非洲的那一刻起，像 Cecil Rhodes 这样的人从南部非洲的黄金和钻石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第 152 页）。刚果（今天的 DRC），是殖民大国比利的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几内亚对法国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第 170-172）。

至于殖民地的公民，他们要么被殖民地公司用作廉价劳动力，要么在世界大战和殖民战争中被用来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炮灰。例如，法国殖民军从塞内加尔和其他殖民地招募士兵，送去参加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或越南战争（p. 185-190）。

B. 恩克鲁玛的贡献

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是加纳的第一位总统，加纳是非洲第一个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1957 年）。他是泛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鲁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有远见和魅力的领袖。他在 1963 非洲统一组织的创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组织于 2001 成为非洲联盟。恩克鲁玛还是一位思想家，著有几本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书。其中一本书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首次出版于 1965 年。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直接的殖民统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浪潮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出台新殖民主义策略继续统治前殖民地或其他较弱的国家和民族。新殖民主义是一种对关键的经济和金融部门间接的控制状态。因此，名义上的独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在其控制的国家设定自己的优先权。

这种统治不仅是经济和财政上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军事统治，比如在前殖民国家有军事基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阻碍了受控制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其经济越来越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



恩克鲁玛（右）与尼赫鲁

恩克鲁玛总统认为，非洲的“巴尔干化（意思是分裂成弱小国家）”，已经使得非洲更容易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猎物，由于其巨大的资源和软弱的政府，帝国主义列强很容易将意志强加给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外部势力很容易在这些国家建立傀儡政府。恩克鲁玛总统列举了几十家西方公司和银行在“独立”国家，以及在黄金、钻石、白银、铜、原油、铀、锡等关键部门控制非洲经济体。

正是在二十一世纪，一些非洲国家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尤其是前法国殖民地。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法国已经在几个前殖民地通过政变实现了“政权更迭”，如中非共和国、马里、乍得、尼日尔、

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多哥。这个名单不包括在另一些国家失败的尝试。

法国影响以外的例子包括加纳，恩克鲁玛总统本人就是一个由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策动的政变的受害者，因为他被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者”，非洲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其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 CIA 和比利时情报机构策动的政变推翻后被残酷的杀害了。

恩克鲁玛总统继续宣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破坏稳定、统治和剥削战略中创造了新的力量。例如，西方情报机构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例子包括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或“反腐败” NGO。恩克鲁玛总统还认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大众传媒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所有这些实体都有助于传播西方统治、压迫和剥削的意识形态。

总之，恩克鲁玛说，新殖民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金融和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现象。事实上，欧洲优越感的意识形态是非洲殖民化的驱动力之一。Walter Rodney 说：“所有的欧洲人在十五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都有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思想，同时也参与了对非白人的种族灭绝和奴役。”（第 138 页）。

作家和诗人有助于在领先的帝国主义国家普通市民的心目中灌输这种种族和文化的“优势”，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在其 1994 年出版的畅销书《文化帝国主义》的巧妙分析中，已故的 Edward W. Said 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事实和例子证明，一些知名的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和诗人是如何在各自的国家推进形成支持海外领土扩张和

占领外国的氛围的。这些作家和诗人让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而且是一个文明合法的行为。

最为突出的英语作家之一，拉迪亚德·吉卜林将帝国主义者的征服定调为“白人的负担”！夺走非欧洲人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资源，破坏他们的文化和种族灭绝和对他们其他严重的犯罪都是试图教化非欧洲人的责任！这就是“白人的负担”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体现。

在法国及其前殖民地，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突尼斯、越南以及其他几个前殖民地，帝国主义者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殖民主义从来不是“文明”的行为，相反，它是一种征服人民、灭绝种族、破坏文化和灿烂文明的行为。这就是联合国宣布殖民主义是危害人类罪的原因。

C. 萨米尔·阿明对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

在过去的 60 年中，萨米尔·阿明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讨论过帝国主义问题。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证明了 2008 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崩溃。建立在列宁见解之上，萨米尔·阿明（2012）认为，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剥削，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化了。二十一世纪，列宁阐述的帝国主义特征进一步加剧。资本的集中通过兼并和收购加速，资本和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集中到更少数人的手中。与此同时，少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塑造了世界秩序。



萨米尔·阿明

美国帝国主义是萨米尔·阿明（2012）所说的美国、日本和欧盟组成的帝国主义三合会的首脑。在萨米尔·阿明看来，三合会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崛起的回应，因为他们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为了回避这些挑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倾向于淡化对手的竞争，建立对抗针对三合会威胁的联合阵地。

在与对手和敌人的对抗中，帝国主义三合会有许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其在世界各地利益的工具。经济和金融工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尽管是多边机构，但自成立以来，前三个机构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

军事装备主要是美国武装部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这个激进组织一直保存甚至在苏联解体、华沙条约解散后扩大了。在一些地区，北约是在前线为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盟友提供服务。

对萨米尔·阿明来说，二十一世纪帝国主义三合会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垄断了五个关键领域：

- 自然资源的获取
- 货币和金融（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
- 大众传播（主要通信网点的管制）
-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美国、法国和英国拥有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
- 技术（先进技术控制、宇宙空间探索）

然而，在某些地区（获得自然资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技术）垄断正日益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的新兴力量的挑战。

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分析西方帝国主义战略时，萨米尔·阿明认为美国及其盟国采用双轨制。第一种方法包括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双边，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拓全球市场，更容易获取自然资源。第二种方法是对第一个的补充，包括增加军事化来保护他们的公司，远离竞争对手和对敌人的侵略，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的制裁就是例子，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在非洲如何使用双轨战略。

四、垄断资本主义对非洲的剥削

非洲似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西方的一些主要人物——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非洲的资源是解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关键。非洲/美国首脑会议 2014 年 8 月在华盛顿召开 - 有史以来第一

次的这类会议 - 西方国家越来越关注非洲。他们的机构是非洲如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的重要例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提出，在几个借口下对非洲国家的军事干预增加。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目标：获得非洲大陆的资源和市场！

A. 经济金融政策

在 2008 年市场原教旨主义崩溃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已导致非洲国家接受与欧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的压力越来越大。2014 年 1 月非洲大陆行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非洲联盟的总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逗留，被引述说：“非洲，以其巨大的资源，肩负起世界的希望。”当然，安倍首相的“世界”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

自 2007 以来，欧盟一直试图将“自由贸易”协议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名义施加于非洲，。其目的是将非洲国家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使欧洲垄断资本主义能够更多地介入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市场。到目前为止，人民运动和一些国家的阻力已经阻碍了欧洲的举动。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组织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美国首脑会议赶上（这一进程），奥巴马总统与几十位非洲国家主席和总理进行会谈。首脑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找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和金融联系的方法，以帮助美国公司和银行赶上欧洲和中国的竞争对手。

因此，目前有关“非洲崛起”的论述和目前向非洲提出的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政策，都应理解为与垄断资本主义驱动下开发非洲大陆的

自然资源和开拓非洲市场相关的东西。土地攫取采取了惊人的比例，已经使非洲农民失去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使外国和跨国公司（TNI，2013）受益，没有国家幸免。土地攫取对农业生产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非洲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的人口。但是，推广农业综合企业和生物燃料已经促使几个非洲国家向国外出售或租赁大片土地。



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个在非洲推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它允许私人企业使用公共资金建设项目，实现利润最大化（Hildyard, 2016）。这项政策正在投资数千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非洲国家被呼吁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加快他们的“发展”，融入“世界经济”。

但事实上，这些政策大多只会加速对非洲大陆的掠夺。它们的实施在过去造成了非洲的巨大金融危机。在公布的 2013 的联合报告中，非洲发展银行和全球金融诚信（AFDB 与 GFI，2013）表明，在 1980

（臭名昭著的和灾难性的 SAPS 的开始）至 2009 年间，非洲的净损失在 1.22 到 1.4 万亿美元之间。回顾 30 年的时间，这意味着非洲平均每年向富国转移 410 至 470 亿美元！非洲经济委员会姆贝基小组(ECA, 2015)的另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说，非洲每年损失约 5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非法资金外流。

因此，以上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有利于垄断资本主义、深化非洲的不发达状况和依赖程度。然而，西方国家似乎决心使非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领域，以挽救自身的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大陆的军事化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加速。反恐战争和“人道主义援助”是西方帝国主义干预非洲的主要借口。

B. 对非洲的军事化

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侵略利比亚，暗杀其领导人卡扎菲总统，是西方帝国主义军事干预非洲大陆最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之一。现在，利比亚已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一个恐怖组织的巢穴，其中一些被西方国家操纵，以破坏邻国的稳定。由于利比亚的破坏，整个萨赫勒地区处在恐怖袭击威胁下。马里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利比亚的第一个牺牲品。来自利比亚从马里北部的入侵已经在可预见的未来动摇了这个国家。事实上，自从那次入侵以来，马里已经看到国家的一些部分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数百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首都巴马科和其他地方，但他们未能恢复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非洲驻军

在马里之后，恐怖分子袭击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尼日尔，这些都在西部非洲。其他国家，如塞内加尔，正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恐怖组织 Boko Haram 已将其活动带到喀麦隆和乍得。所以，整个非洲的国家都不稳定，成千上万的民众流离失所。西方国家以这种不稳定为由，加强甚至扩大其军事存在。尼日尔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它的铀是由法国的国企巨头阿海珐控制的。最近，德国准备在尼日尔建立军事基地。同样在尼日尔，美国正在为无人驾驶飞机打好基础。与此同时，法国在该国干预后，在马里开设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它强化了如科特迪瓦、尼日尔、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军事实力。法国已经与像布基纳法索和塞内加尔等这样的国家，以加强他们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为借口签署“安全协议”。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塞内加尔与美国签订军事协议，以便于非洲司令部的行动。

C. 非洲司令部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关注非洲。由于非洲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越来越重要，中国正在调整其地缘政治战略。布什政府光明正大地建立非洲司令部，它的缩写 AFRICOM 更有名。

美国寻求将非洲司令部总部从斯图加特（德国）转移到非洲。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通过非洲司令部，美国利用被称为 Flintlock 的高层交往和军事演习渗透了几个非洲国防力量和安全部队。多年来，这些演习涉及来自几个国家的数百名非洲士兵。非洲司令部主导了北约对利比亚的侵略。

在东道主缺席的情况下，非洲司令部正试图快速响应海湾地区寻找战略支撑点的需求。正是在这个框架内，非洲司令部与塞内加尔签署了一项协议。它已经与加纳和 Gabon 签署了类似的协议。根据协议，这三个国家将每六个月接受一次“特别用途海洋航空地面任务部队-危机应对-非洲”的访问，这将与当地国防军和政府合作。

实际上，非洲司令部的真实目的是军事化非洲（美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目的是获得大陆上一个坚实的和永久性的军事力量。这样，它将为美国的利益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石油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几内亚湾地区的投资，专家说，该地区的原油储量占非洲大陆原油储量的绝大部分。最后，通过非洲司令部，美国旨在克服潜在的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如中国和俄罗斯，并与非洲建

立更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现在是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及主要债权人。

五、摘要和结论

100 年前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概述的主要特征在二十一世纪更为明显。世界每天都在通过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使得资本更加集中。垄断资本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公司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和服务生产。一个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可能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跨国垄断公司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国家变得无能为力。

帝国主义变得更有侵略性，它对世界统治的驱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但二十一世纪的特点是美国拥有超级帝国的地位。它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头目，建立了萨米尔阿明所言的帝国主义邪恶集团（美国，欧洲和日本）。面对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来自新崛起大国的挑战，黑社会帝国主义正在采取双轨的方式来坚守其霸权地位，或推迟多极世界秩序的诞生。金融资本变得更加强大，接管了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主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甚至在所谓的“民主”西方国家，以至于民主已成为一个空洞的词。

在地缘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增加了对世界各地的干预，他们的霸权受到了由中国和复兴的俄罗斯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解释了入侵伊拉克，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侵略，以及操纵恐怖组织破坏其他几个国家。这些攻击是以“人道主义”或恐怖

主义的威胁（马里），“政权更迭”政策（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作为理由。

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盟友，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已经开发了强大的工具来保卫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政策。军事手段包括作为军事冒险的主要工具的五角大楼和北约，以捍卫多国公司和大银行的利益，并控制资源。

在这方面，非洲已成为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侵略性的军事化政策实施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的政策削弱了大多数国家后，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反恐进一步破坏非洲的稳定，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干预，希冀在战略上比挑战其霸权的后起帝国更具有优势，同时防止人民对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的抵抗。新的“争夺非洲”导致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和活动家认为，当前西方军事干预浪潮和非洲自然资源开发的加剧让人联想到殖民化。所以，很多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非洲国家和人民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去抵抗这种新的西方帝国主义干涉浪潮，世界可能会见证非洲的再殖民化。

帝国主义新阶段与中国

Pao-yu Ching

在出版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分析认为，当垄断经济占据了控制地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帝国主义。就这点来说，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资本主义过去 100 年的发展中，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但它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新发展足够重要，以至于构成了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列宁，以及随后的毛泽东，基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发展出了解放他们国家被剥削人民的战略，而他们国家正是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1917 年的俄国革命和 1949 年的中国革命表明，被压迫国家的被奴役人民的确能够解放自己，走上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经济和政治的自主发展。这两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表明，革命理论及其指导下产生的正确策略是多么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二十多年后爆发了。战后，许多前殖民地通过斗争取得了独立，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以便发展自己的经济来满足人民需要。尽管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所有战争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拉丁美洲大量公开或秘密的军事侵略，到持续进行了超过十五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此外，许多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一直在打内战，这大多是过去殖民统治和当下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战争和饥荒使得无数人流离失所，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

自 1979 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把它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1991 年，经过 35 年的修正主义统治，苏联解体，随之东欧国家经济解体。对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逐渐消失，但这些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剥夺仍在继续，甚至是加剧了。在过去一百年中，资本主义经历了反复出现的、更大更深重的危机。今天许多人断定，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既有的帝国主义展开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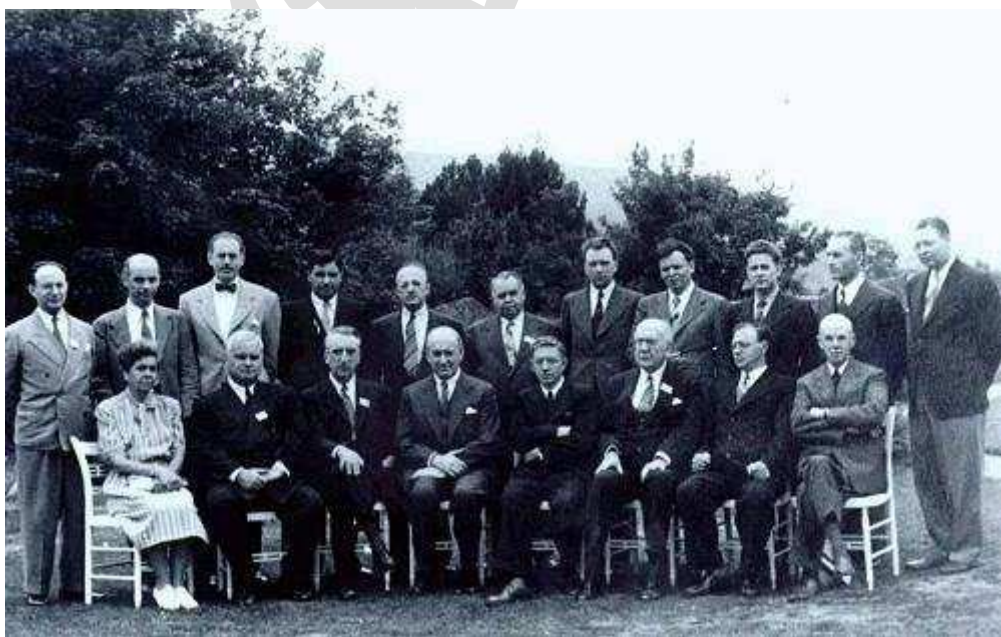
在我们研究涉及中国的这一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些什么？中国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吗？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和美国的竞争将会如何收场？我们是否应该主要关注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本文并不着眼于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将着重论述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和中国在这一阶段的作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就有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策略来同它抗争。这一策略不仅基于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基于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策略也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内阶级关系的理解基础上。

一、现阶段帝国主义——我们是怎样到这一步的？

1. 帝国主义转向新阶段

在始于 1929 年，持续到二战爆发的“大萧条”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过剩产品的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压力。它们用高关税限制进口，同时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这些措施引起了混乱，从而大大减少了国际贸易，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战后，美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同它战争期间的盟国建立起了后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体系。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它们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每盎司黄金 35 美元的价格建立固定汇率，并将其他所有货币跟美元绑定[1]。在 1948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以降低进口关税，并减少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战后的这些货币和贸易体制，为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资本主义经济二十多年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制度框架。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有独特的机会向欧洲和日本出口货物，以帮助他们的经济复苏，因此美国维持了几年的贸易顺差。但由于美国在海外的商业投资和它在世界各处军事基地的支出，其总体收支平衡开始变得不利。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国际账户的赤字增加，各国开始将美元兑换成美国持有的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随着美国失去其黄金储备，美元不可避免地从其固定汇率(\$35=1 盎司黄金)贬值。在经历了两次贬值之后，在 1971 年 8 月，尼克松总统主政的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

在 1971 年的这一宣布之前，美国政府曾短暂地实施过资本控制，限制美元的流出量。那时已有大量的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做生意，这些企业需要美元用于投资和日常交易。因为他们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将资金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他们决定将其利润以美元的形式存入美国开设在欧洲的银行（主要在伦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被称为“欧洲美元”)每年以超过 25% 的速度增长；欧洲美元从 1971 年的 850 亿美元，增长到 1984 年的 2.2 万亿美元，随后增长到 1988 年的 4 万亿美元。大量在美国之外的这种“欧洲美元”，对于将美元打造成一种国际货币，并确立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2]。这是巨量美元涌入其他国家的开始，为美国提供了在国际金融中建立其领导地位的独特机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欧盟和日本都想要扩大其货币的影响力，以便在全球金融领域同美国竞争。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在本国以外的货币量都还不够大。

在尼克松将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之外的美元数额随着美国越来越高的国际账户赤字而进一步增多。在 1960 年代末短暂的资本控制(见以上)后，美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资本市场，因此资金可以很容易地流入和流出美国。此外，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大型的证券市场，其他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将他们的美元存放任意长的时间，这就使得美元成为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美元构成了世界外汇市场的大部分交易——其 2014 年的日均交易量达到 5.3 万亿美元。每天的这种大体量的美元交易，大部分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持有美元作为流动资产，并不断地将其兑换成其他货币和资产。在 1971 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最初被认为是美元弱点的赤字和债务，已成为其最强大的武器，赋予了美元当下的霸权地位和过度的特权，这是其他国家从没享有过的[3]。每一张在美国国外的美元，都是美国的债务。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义务偿还自己债务的国家。

二、现阶段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现阶段帝国主义有几点独特之处，将它同列宁所研究的较早阶段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这些特点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矛盾，同时，为了应对由这些矛盾产生的经济停滞和一再发生的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采取的新的策略 也是产生这些特征的因素。

1. 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

从布雷顿会议后浮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新阶段，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与任何传统逻辑相反，当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及美国的赤字持续激增时，美元的地

位却大大加强了。美元霸权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债务国，可以在贸易和全部国际收支中持续保持赤字。债权国家，如目前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和日本，但也包括德国、韩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都必须继续借给美国更多的钱。正是通过这些借款，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储蓄已经转移到了美国。这样的转移仍在继续，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贸易顺差来维持其增长，并且不得不接受远远多于他们所需要或想要的美元。



随着美国债台高筑，美元已成为世界上的国际货币；对所有国家来说，美元现在是交易的媒介、价值的单位、价值的储存方式，并且也是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主要形式。美元从布雷顿协定最后的几年里（1960年代后期到1971年）没有国家愿意持有的货币，变成了如今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所有企业和个人都持有的货币。它的流动性很强，随时都可以很容易地兑换成其他货币，可以用于支付常用账户赤字或其他国际货币交易。兑换成美国政府债券和证券可以获得

利息(尽管很低)。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以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为基础的。

尽管列宁早在 20 世纪初就解释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但金融资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而且仅仅在过去的 40 年里,它的力量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与去管制使得金融资本摆脱了政府管理。通过新的通讯技术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进行操纵,金融资本有了更多能力将各种危机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正如我们所目睹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一再发生和加剧的危机那样。

在这些危机中,美元的地位反而加强了——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美国持续通过印刷更多的美元、国库券和债券来增加其债务。通过其国际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美国一直在剥夺其他国家储蓄,使他们不能用于自身发展。全球美元储备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1 万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 10 万亿美元,这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债务。[4]

列宁在其帝国主义分析中强调了新兴垄断金融资本的作用。在过去的 100 年里,垄断金融资本的力量呈指数式增长。为了更大的金融收益,金融资本通过注入巨大的流动资金,将资产价格推高,从而造成债务膨胀以及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与危机。我们目睹了 8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危机。随后是 90 年代,自从 90 年代初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90 年代后期东南亚、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危机,

以及最近一直挥之不去的 2007 - 2009 年全球危机，还有南欧国家持续到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Lapavitsas)。此外，由金融资本创造的泡沫也引发了在住宅和商业建筑上的投机——在世界各地以疯狂的步伐兴建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高档酒店和其他旅游设施。这样的建设侵占了农田、森林、牧场和海岸，从而摧毁了农民、渔民、牧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生计，他们一度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金融泡沫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给这些经济体带来了不亚于全面战争的破坏。当金融资本沉迷于这些涨落，普通人则遭受了严重后果。

2. 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增速放缓，资本积累停滞。1980 年，里根与撒切尔之间达成了协议，即现在众所周知的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意图利用全球垄断资本扩张，以缓解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实施了一整套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政策，包括全球化、自由化(去管制)和私有化，并力推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措施。在战后的早些时候，尽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开放国境以引入外国商品和投资的压力，但许多国家的政府顶住了压力，希望建立更为独立的经济发展方式。然而到了 80 年代，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严重危机，这与他们所欠的外债有关。这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所设定的条件，否则就冒着拖欠贷款的风险(见下文)。当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给垄断资本带来了跨越国界的自由，从而去占领世界各个角落时，它也为生产和积累

的国际化提供了条件。这一新的现实让全球垄断资本得以构建全球供应链，从而能够自由地制定生产和积累战略。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就有四个客户国(或地区):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被选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试验场。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地区)投资，唯一目的出口它们的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创造了一个神话，即当发展中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出口时，增长和繁荣肯定会随之而来。

80 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经历了灾难性的外债危机，使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他们外债的来源是他们 70 年代从国际银行借来的钱，当时他们需要外汇来支付更高的石油价格，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垄断联盟控制了市场。大型国际银行——主要是美国的银行，同一些德国和日本的银行，充溢着 OPEC 成员国的大量存款，它们迫切要贷出去[5]。当这些债务缠身的国家难以偿还债务时，帝国主义国家就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如结构调整计划(SAP)，使其自由化，将其经济私有化，并从这些国家尽可能地榨取一切以偿还外债。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政府通过严厉的紧缩计划来削减对健康和教育补贴，并取消对穷人的食品、交通和其他补贴。结构调整计划还强迫这些国家取消对外资的任何限制，取消监管，并进行私有化。上世纪 90 年代末，亚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经历了同样的磨难。经过几轮严格重组，这些发展中国家既遭受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痛苦，也不再有任何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的选择和能力。这些国家和刚刚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别

无选择地加入以至完全整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积极参与到全球垄断资本设计的国际化大生产中。

生产的国际化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上，它可以分解成小部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基地进行。全球垄断资本根据其生产和市场战略来决定如何划分生产。但是，生产的国际化超出了工业生产范围，还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从粮食生产大国进口的粮食，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如水和劳动力，生产牛肉、鸡肉、鱼、虾、动物饲料、宠物食品、水果、蜂蜜、蔬菜和花卉等出口产品。

全球垄断资本把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渔民转变成了出口商品的生产者。例如，鱼在智利海岸是当地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现在被普瑞纳猫粮公司制成家庭宠物的鱼粉；墨西哥农民种出的蔬菜水果不再是国内消费，而主要用于出口到美国。印度，一个有着大量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的国家，正在向欧洲出口大豆作为动物饲料。

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结果是数千万的活跃农产品生产者被替换掉。由于这些出口工作的工资微薄，他们甚至买不起自己生产的食物，更不用说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贫穷国家的丰富资源已经从生产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转变为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与富裕国家的猫、狗和牛争夺基本的食物需求。此外，帝国主义全球化更赋予了垄断资本渗入所有生产空间的自由，包括过去属于公共领域的东西——如交通工具、公共设施(特别是水)，教育和健康领域——将公共产品转化为商品出售。通过实施新的知识

产权法，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通过基因工程垄断了全世界的农作物种子。



除了工农业生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全球化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1月1日最终生效。尽管理论上来说，这个协议允许一个国家自行决定开放哪些服务部门，但实际上它经常面临来自WTO的压力，以及来自地区贸易协定和其他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压力，以开放其服务部门。一旦一个国家开放其服务部门，它就必须对所有的外国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它不能偏袒国内企业。该协议中包含的服务列表是巨大的，需要几页才能列出，但主要的类别包括商业服务、通信、建筑、分销(批发和零售)、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环境、金融(银行和证券)、医疗、观光与旅游、休闲(娱乐)、交通(航空、铁路和公路)。这些服务类别的生产已经全球化了，尤其是金融、教育、医疗、娱乐、通信和分销等领域。[6]

各国都增加了国际化生产的参与度，这是由全球价值链(GVCs)来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进口更多的外国输入品，来生产最终

产品。1995 年，全球有 36%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进行。2011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49%。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路径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依靠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 WTO)以及美元的霸权。这些金融和贸易机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管理本国经济的能力，以及它们生产粮食养活本国人民的能力。这使得全球垄断资本能够控制全球几乎所有的生产性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参与国际化生产的国家必须为跨国公司(TNCs)在他们那儿的生

产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跨国公司利用彼此竞争的优势，雇佣受过良好教育、有技能、而低工资的劳工，享受低税收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宽松的劳动法，以及对外资所有权和利润汇回的最低限制。此外，他们还享有将所有生产废料留在外国土地上的自由。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贸易、投资体制和美元霸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

发展中国家必须跟上出口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当他们的贸易顺差中获得越来越多美元的同时，他们不能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他们被迫将美元(或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放在他们的中央银行。当这些国家持有低利息的美国政府债券，同时又要为外国投资支付较高的回报率，这就相当于另一层剥削。资本积累的这一新策略是建立在生产国际化的基础上的，在全球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一体化了。如果没有美元霸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中国与全球垄断资本合作的承诺，这种整合的过程是不

可能实现的。这种新战略被证明对全球垄断资本最有利，而对世界各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却极为不利。

3. 全球资本家阶级的相互联系

在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在革命之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二战后，民族资本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放弃了任何独立于全球垄断力量发展自身经济的尝试。相反，它们正与全球垄断力量紧密合作，在生产和积累的国际化中获得一部分利润。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垄断资本与资本家之间谈判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有关如何开展国际业务的规则基本已经制度化。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被迫与全球垄断资本分享市场和利润，但他们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回报。现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成功的资本家成为亿万富翁，他们的公司在财富 500 强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司并列。这些资本家的利益，甚至他们的生存，都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不同民族的资本家不再是他们国家的“民族资本家”，就像在帝国主义初期所定义的那样。他们不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4. 资本主义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可解决并不断加深的矛盾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家阶级（有时与地主阶级合作）是资本主义国家背后的主要力量。这些国家必须在当前帝国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必须采取

一切措施来维持秩序，保证生产和积累的不间断进行。具体来说，它必须能够将工资和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对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视而不见，阻止任何可能扰乱生产的劳工组织。尽管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所使用的战略和战术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帝国主义在这个阶段的新情况是：为了满足全球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欲望，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竞争，将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到推到极端，以便被选为全球供应长链的生产基地。

三、帝国主义新阶段的中国及中国人民

1. 中国角色

自 1980 年以来，特别是 2001 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生产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与全球资本紧密合作，在全球产业链上建立了中国的地位。这个位置一经确立，中国就认真参与国际化生产。中国工业劳动力的规模（从 2004 年的 4000 万增加到 2014 年的 8000 万）大大增加了全球劳动力供给，加剧了所有国家工资下行压力。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已经占领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服装、玩具、鞋子、电子产品、组装电脑、iPhone 和 iPad，还生产手表、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播放器和录音机、电路板和摩托车。在国际化生产的进程中，全球垄断资本也能够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例如钢铁、电脑）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为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生产汽车零部件和组装汽车的空间。

中国除了为全球生产提供空间外，中国消费者还为全球耐用消费品和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尽管中国人整体消费不到中国生产的 40%，但中国新生城市中产阶级（约占人口的 10%）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市场来消耗国际资本主义系统过剩产品。2016 年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了 2400 万辆汽车，比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高出 37%，仅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额就超过了 1979 年的全球汽车市场。中国的顶级富豪（不到人口的 1%）他们购买高端定制的服装、手提包、鞋子、以及昂贵的葡萄酒，进口赛车并入住豪华酒店，构成世界奢侈品和服务市场的重要份额。

过去三十五年来，中国在缓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似乎无尽的劳动力供给，一个全球资本投资的充足空间，一个吸纳大量全球消费品的市场。中国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给全球垄断资本提供了非凡的发展机遇，从而增强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特别是美国。此外，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廉价消费品降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活成本。

中国的高速 GDP 增长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期平均超过 10%）有助于提高全球资本主义的增长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大大缓解了三十五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危机。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要结束了。由于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放缓，以及过度建设的生产设施、基础设施和住房达到过饱和，其目前的官方增长率已降至 6-7%（实际数字可能更低）。中国有可能在全

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一个阻力（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因为它必须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并想出如何继续回收美元避免金融危机。

2.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被认为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一方面，在这个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经历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经历。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差异。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它发展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军事。这些差异使得中国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之后，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范围。中国政府非常希望效仿美国的做法，尽管规模要小得多，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投资于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并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政府也试图建立其他国际机构，如金砖国家投资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替代品。

但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以外的国家不能取消资本管制（让资金自由进出），同时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8]在不开放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希望人民币国际化是无法实现的。中国试图维持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足以伤害出口，同时要注意不要贬值人民币，造成资本外逃。人民币于 2015 年 8 月轻微贬值，外汇持有量随后由四万亿美元下降至三万亿美元，这引起了进一步资本外逃的担心。这种担心阻止了中国追求开放的资本市场。中国现在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了国际化扩张计划。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全能的美元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

在一起，同时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当前的帝国主义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它没有理由或者有能力挑战现在的帝国主义制度。

3. 对中国人民、资源、土地、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中国参与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资源、土地、环境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剥夺了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虽然中国有很强的生产能力，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得很好，而大多数中国人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宜居的环境和教育机会。留守儿童的农村家庭靠寄回来的钱过日子。从事出口行业和建筑行业（总计约 3 亿人）的年轻人每周 6 天长时间工作（每天 10 至 12 小时以上），工资微薄。他们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在压抑的状态下，遭到雇主野蛮对待，单方面扣减工资和/或拖延工资支付，或者拒绝支付工人享有的社会保险。尽管中国人的普遍生活水平已经上升，但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没有或很少有医疗保健/退休金，工作保障也很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沉重的老板关闭了他们的生意而逃跑。由于雇主的利润下降，对工人的虐待加剧。工人通过罢工和抗议的方式反抗不断恶化的状况，其数量从 2011 年的不到 200 起增加到 2015 年的 2650 起。

资源枯竭和严重环境污染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中国获得淡水的渠道非常有限，是人均供水量最低的 13 个国家之一。中国六大河流中有 85% 的河水经过处理后仍不能饮用。2013 年，污染地下水的比例达到 60% [9]。目前，中国 600 个主要城市中有 400 个城市的居民没有足够的用水。城市继续深入挖掘水源，导致地下水枯竭。中

国水利部表示，这种做法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缺水，而且降低了水质，增加了地震和山体滑坡的风险[10]。中国的空气污染同样严重。在北方城市，空气污染达到了极其有毒的水平。危害最大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状物质（即 PM2.5）的指数通常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最高水平的 40 倍。

为了提高 GDP 增长率，中国经济已经严重扭曲。政府和商业投资在 2006 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8.7%，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水平。然后，政府应对 2008 年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达 586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项目都用于投资。因此，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超过 50%[11]。大量的投资不仅造成工厂产能过剩，而且还造成各种基础设施、商业地产和住宅房屋的过剩。许多小城镇建成的四车道公路都是空置的，而有一排排的住宅、商业地产、道路、酒店和展览中心的城镇却空空如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生产能力和速度都处于领先地位，导致了已经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印象。然而仔细观察，支撑这一新兴现象的力量正在丧失。

四、展望未来

当我们仔细研究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看似不可阻挡的怪兽，通过全球垄断资本席卷全球，无情地撕裂人民、土地和环境。资本扩张带来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导致了过度生产，在土地上过度耕种，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在河流和海洋中过度捕捞，并将致命的化学品和废物倒入地面、空气和水中，对地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帝国主义极大地受益于垄断资本，但却破坏了世界大多数人口，消耗了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列宁在一百年前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现在它的衰败已经明显地加速了。然而，同时，仔细一看，这个怪胎系统也非常脆弱——建在一幢卡片房子（纸币美元）上。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到垄断金融资本因积累速度放缓而令人不满意。这将再次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流动性，从而使资产价格膨胀，并导致更广泛和更深的危机（Hudson, 2012）。

全球资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融合在一起。同时，来自世界各地顽强的底层人民的抵抗，正在严重挑战帝国主义。因此，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物质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利。我们要分析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策划和组织反对它的斗争，并打败它。尽管客观条件很恶劣，但今天中国的劳工、环境斗争正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其规模和重要性，以及革命和社会主义遗传，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人们更加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独立作为最优先事项，为什么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种独立。

参考文献：

Eichengreen, Barry,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iliuwang.net

Helleiner, Eric,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1990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dson, Michael, The Bubble and Beyond, Fictitious Capital; Debt Deflation and

Global Crisis, ISLET - Verlag, 2012

Lapavistas, Costas, et al., Crisis in the Euro Zone, Verso, 2012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trograd 1917

原文题目: The Current Phase of Imperialism and China

作者: Pao-yu Ching, 金宝瑜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Fred Engst

摘要

从世界 500 强的资料入手，本文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的分布和特征，从中汇总了中国资本崛起的一些证据，接着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在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以外，通过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的垄断，通过不等价交换，来掠夺世界的财富，而后论证了生产过剩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之外的帝国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帝国的矛盾等。

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本文较系统地批判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学说，指出资本的“DNA”就是竞争、垄断、霸权，因而不可能有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主体来维护所谓的“世界体系”，且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为“中心、外围”的本事取决于其整合资本的能力。舍此则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随着实力的变迁，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

本文从垄断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资本的崛起，尤其是国有资本集团的一些基本属性和特征，且列举数据表明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

基于资本集团要么扩张，要么消亡的基本逻辑，国有资本集团今后的发展必然要与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并依此分析中美之间矛盾的特点和趋势。

目录

前言

-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 (四)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 (一)天朝的国际地位
 - (二)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 (三)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 (四)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 (五)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 (六)历史的教训
- 六、结束语

前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繁荣”泡沫的破裂和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这一泡沫的破裂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他们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除了进一步“放水”的“货币量化”政策以外，也就是除了进一步地把资本泡沫吹大和转嫁危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灵丹妙药。

九年来，在几乎零利率和政府赤字翻番的强心针下（比如美国的赤字从 GDP 的 60% 剧增到一倍以上），苟延残喘的发达国家经济一直获不得令人信服的复苏。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来对付下一次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的世界格局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的实质，各方的判断和分歧显著。

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在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在中东的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地通过债务豁免建立 99 年租赁权等等的举动，哪些是捍卫和恢复主权的正当行为？哪些是为争霸铺垫的帝国主义伎俩？

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变中国为西方跨国公司肆意践踏、入侵和占领的国土，还是为了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使得其掌控更大的资本，以便其更好的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近来不时爆发的工人闹事、罢工等运动的高涨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结果，还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中国梦”是加速被殖民地化，还是快步走向帝国主义的“理想”？

除了一些整天危言耸听地叫喊中国正在被殖民地化的民族主义“左派”以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国内外基本上不争的共识。就

连一贯紧跟着美帝的菲律宾政府也看到了世界格局的改变，认识到利用中美对峙为其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时刻已经到来。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那些高喊中国被殖民地化的人士对此也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声调。

那么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大国？

强国派对此毫不掩饰的感到兴奋，说“看到祖国这样流氓我就放心了”，西化派替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必将遭到的挑战感到担忧。自称“左派”的内部对此问题争议颇大。那么搞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牵扯到现中国社会的性质，牵扯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在中国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应持的立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要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帝国主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即资本的全球化是否推翻了列宁的理论？

如果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帝国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期的回光返照？

崛起中的国有资本集团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霸力量还是争霸的中坚？

苏美争霸时期的军备竞赛、代理战争、势力范围摩擦等对今后中美对峙有何启示？

要回答这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把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事实梳理清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分析这些基本事实的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大数据时代，每日每刻都有海量的信息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如果我们不想被信息所淹没，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

为此，我们将首先梳理一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基本事实，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几个基本矛盾，然后就如何分析这些事实和矛盾所需要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些探讨，以便为最后分析崛起的中国与当今帝国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我们不妨从全球垄断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世界 500 强入手来分析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

从世界 500 强的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资本实力主要是集中在 3 个中心。首先是美国，其次是德、英、法等老牌西欧帝国，再有就是亚洲的中、日两国。

国家/ 地区	上 榜 %		利 润 %		营 业 额 %		资 产 %
	14 年	17 年	14 年	17 年	14 年	17 年	17 年
美国	26%	26%	28%	42%	41%	31%	30%
西欧	28%	27%	30%	18%	21%	27%	27%
中国	20%	23%	20%	22%	16%	23%	23%
日本	11%	10%	10%	9%	7%	10%	10%
其他	15%	13%	13%	9%	15%	1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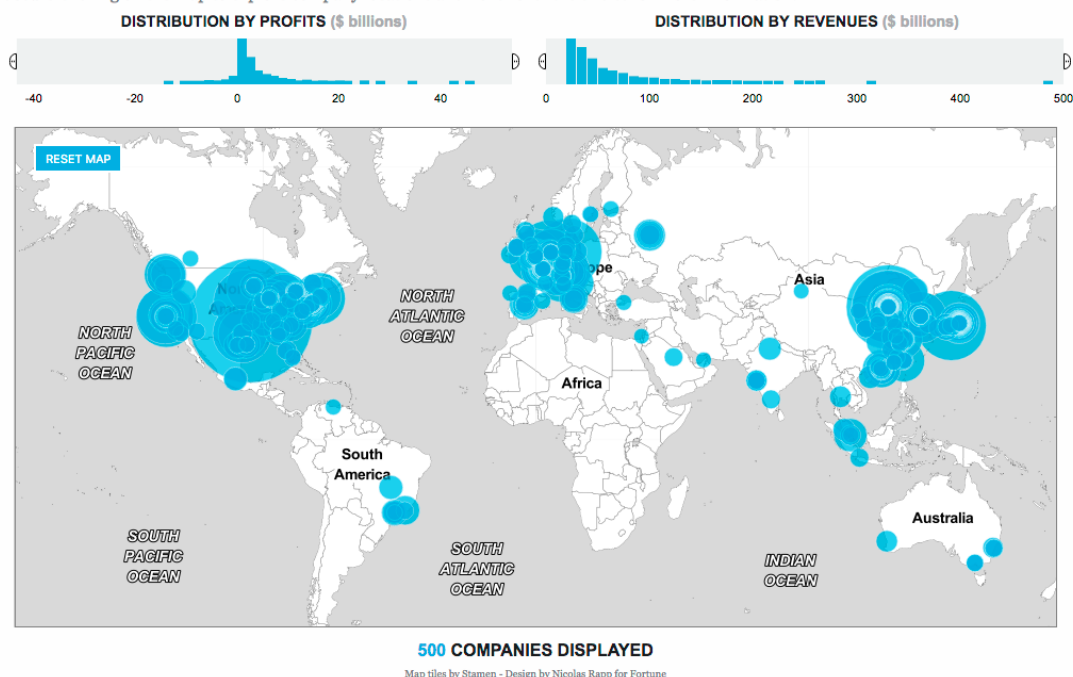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从表一上看，各国 2017 年世界 500 强中，美国的资产大约占 30%，德、英、法等的西欧占 27%，中国（包括占比很小的港台）占 23%，

日本的才占 10%。其余的合计也只有 10%。当然这个资产占比并不反应一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资产绝大部分在国内，而其他老牌帝国的资产多在国外。

MAPPING THE GLOBAL 500

Each circle on the map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a company headquarters; and the circle's size represents company revenue. Zoom in by double-clicking on the map to explore company locations and hover over the circ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图一、世界 500 强的分布，

http://beta.fortune.com/global500/visualizations/?iid=recirc_g500landing-zone1

国家地区	金融					工业					服务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美国	25	22%	30%	24%	23%	55	20%	54%	23%	23%	51	47%	60%	56%	46%
西欧	37	33%	15%	34%	34%	68	25%	10%	27%	26%	32	29%	29%	22%	28%
中国	23	20%	37%	23%	22%	75	28%	18%	27%	30%	11	10%	7%	9%	12%
日本	11	10%	6%	9%	12%	32	12%	11%	11%	10%	7	6%	1%	6%	10%
其他	17	15%	12%	10%	9%	39	14%	6%	12%	11%	8	7%	3%	6%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按金融、工业和服务的区分，即表二来看，中国的工业，除了利润（被金融拿走了）以外，（已多年）在其他各个指标上都是领先的。

除了世界 500 强的数据以外，中国的崛起在其他指标上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钢铁产量、发电量、汽车产量、高铁里程、专利申请、高等教育人数等等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指标还远远落后）。军事上，中国是美、俄之外，超过英法德的世界第三军火出口国。相比之下，印度是靠购买军火来实施地区扩张主义的国家。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世界垄断资本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积累。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前者推行霸权、掠夺和剥削后者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个前者压迫、统治和剥削后者的关系一样。但是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是通过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比如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和单位时间（比如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差，即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1]

相比之下，帝国主义体系内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就大不相同，就主要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如果是等价的就不存在帝国主义。

那么废除了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以后的全球化的帝国体系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统治、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大类：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和资源垄断。
所有这些都不等价交换。

1. 货币霸权：利润率最高的应该算是美元霸权（它可以直接以印钞票的方式把资源从其他国家掠夺过来），它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它的利润额是有限的，美国不能无限制的依靠印钞票来维生。

2. 金融霸权：以华尔街金融寡头、和世行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金融霸权所获得的利润率比不上美元霸权，但它相似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逼着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方面不得不用大量的出口去还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新的贷款去还旧债，因而它的利润额非常大。这里谈不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有掠夺。

3. 资源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对石油（或通过对石油产出国，如沙特阿拉伯的掌控）、矿石等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但是依靠这种旧殖民主义的资源垄断方法获利，其规模还是有限的。

4. 科技垄断：这里财富的掠夺也是通过剩余价值以外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价值论承认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而不是劳动效率低的产品价值高。但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尤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复杂多了。发达国家用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去换回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里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也就是发达国家用包含较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获取其他国家包含着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转移的主要形式[2]。比如中国过去要用几亿条裤子换回一架空客 380 飞机。

同样的，美国的农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一个普通的美国农场主一年生产的农产品，比如上千吨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一举就会使得几十个、上百个当地农民破产，迫使他们到出口加工区打工，生产出的纺织、电子等产品廉价地卖到美国去。结果就有美国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可以换回墨西哥几十个、上百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相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基本上都是等价交换，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技术和专长，所交换的产品中的单位劳动时间相差不大。

由于最后的这个不等价交换的渠道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有着流毒甚广的错误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不等价交换大大的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成本，维持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利润率，有效的抵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证的有机构成增加所本应发生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3]。以此对比如下的断言：“1945 年后的‘新政’实质上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合作为条件，分享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4]。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无论有多大的差距，也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该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要的花费，也就是生儿育女、抚养老人和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等的花费。

如果没有科技垄断，那么欠发达国家就会很快的掌握任何新的科技（模仿比创新要快的多，因而后起者的跳跃式发展优势很强，像当

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样[5])，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趋向于等价交换。这就是帝国为何要极力防备欠发达国家掌握新科技的一个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这几个渠道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科技领先，资源是老式帝国的特征。有了这两者才会有金融，有了金融才会有货币霸权。

一旦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可以作为储备货币，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印钞票来获得那些把他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国家的财富。其他除了欧元区和日本以外的帝国，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享受不了这种仅仅依靠印钞票就可以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货币霸权，但是金融、资源和科技他们多多少少都享受一些。

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在这些渠道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区别在哪里呢？

1. 虽然 IMF 批准了人民币的储备金地位，但是除了少数东南亚地区通用人民币以外，中国至今还未能由此获得多少货币霸权的红利，但是他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货币的国际化，为将来实现类似欧元、日元那样的货币霸权打基础。韩国、印度和巴西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2. 金融霸权他目前还谈不上，至少规模不大，亚非拉国家上钩的还不多，其真实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亚投行的建立已经为这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开端。有关韩国、印度和巴西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搜集，除了他们比不上中国，其他的不好说。

3. 资源垄断方面他好像目前主要的是受害者。他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他正在全世界范围努力购买和掌控各种资源。韩国没有多少资源，印度和巴西的被跨国公司掌控的应该也不少，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搜集的不够，还不好下结论。

4. 科技垄断正在被他打破。虽然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不能和发达国家进行等价交换，因为自己对市场和科技的掌控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快速的改变。中国对外的装备输出已经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比如类似高铁一类的装备和军火的出口。他和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等价交换，进而他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不等价交换。韩国在这方面能够享受部分不等价交换的暴利，好像印度和巴西还不行。详情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可见，相对韩国、印度和巴西，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架势的国度，起码他正处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为了认识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懂得他的内在矛盾和由此带来的运转规律。下面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劳资矛盾，其次是帝国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由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光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动力，而且也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矛盾。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可以更深刻的从生产过剩危机中揭示出。

(一) 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政权都把国家的暴力手段（警察和军队）放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上，放在应对本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反抗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帝国一方面必须通过转嫁危机才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打压帝国外的工人阶级才能捍卫对外投资的利润，并依靠廉价的进口来进一步地打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

由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论述。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首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与俄罗斯的矛盾。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当今越演越烈的叙利亚危机。从俄罗斯派遣他仅有的航母来捍卫自己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来看，后者目前还有加剧的势头。反恐是双方的借口，难民是美俄争霸的后果。

其次是美国与欧盟的矛盾。欧元区的创办，空客公司的组建，都是欧盟与美帝矛盾的表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把欧盟内部的矛盾暴露无疑。同时，美国利用欧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主权危机，削弱了欧盟对美国的挑战。英国脱欧虽然也是欧盟危机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英国以后的欧盟有可能对美国的挑战更强。这或是美国反对英国脱欧的原因。

再有就是美国与日本的矛盾。后者至今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军事上他完全受控于美国。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迫使日本接受 IMF 的方案，其在东南亚的投资损失惨重。

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之国的矛盾本文稍后再展开。

(三) 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除了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外，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当前依然存在，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矛盾。

实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新兴帝国的出现或崛起确实可以起到打破已有帝国垄断体系的作用，给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余地，就像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一样。菲律宾最近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解脱美帝对他的控制就是一例。

相比之下，苏联的解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是个损失，造就了近 25 多年美国为所欲为的、一国独霸的、新自由主义猖獗的世界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兴帝国的性质，能够有效地利用帝国之间的矛盾（就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那样有效地利用了美日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像王明那样盲目的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中国的崛起就有助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现有帝国体系的控制。

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否则是很危险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利用帝国之间矛盾的立场，而是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

方，最终不会获得自身的解放。回顾当初美国百年前的崛起打破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垄断时，他也暂时地“赢得了人心”。

(四)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些左派错误的认为：“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传统的以生产过剩为形式的经济危机不再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威胁，其破坏程度显著减轻了。”[6]。在他们看来，反而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7]

历史的事实却一再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他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的时候，也就是有了剩余的时候，这些剩余才有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才有留给老板们的剩余。工人的产出和工人的消费之差越大，剩余越大，整体利润才有可能更大。把剩余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经济便增长。

虽然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每个资本集团的剩余产品只有在被其他资本集团购买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那些剩余的产品才能转换成利润。这是剩余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即资本增值的必要条件。否则那些剩余产品就是一堆卖不

出去的商品。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严重。一旦多个资本集团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宏观视角的生产过剩危机起源。

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人民的消费不足引起的。这是不对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多数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首先过剩的是投资用的工业品而不是消费品。所以，所谓的消费不足看起来和生产过剩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是绝对的（因为过剩的不是消费品），消费不足是相对的。生产过剩是原因，消费不足是结果。这一点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投资前景的冷却带来投资的下滑、工业品的积压、利润的下降、生产的过剩，才有工人的失业、消费的下降。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集团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

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从微观视角来看，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微观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宏观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iii]，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属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剩余的增长。一旦总体剩余不能转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生产过剩危机就会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要么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是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

否则，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摧毁过剩的产能！自然灾害可以直接破坏产能，进而缓解生产过剩。战争是破坏过剩产能的另一个渠道（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当足够的产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摧毁后，产出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为新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就只有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

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与封建帝国基于简单的贪婪而进行的扩张不同，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之一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生产过剩。基于小生产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能生存，但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帝国主义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因而他必须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自己的市场，获得新的资源，缓解国内生产的过剩（百年前日本在中国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倾销工业品就是一例），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资本）。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其他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 80 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 2008 年才又一次爆发）。其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强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低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产），世界范围的

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

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毁他国竞争对手资本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虽然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马列毛主义者要一分为二的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它激起了全球人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反抗，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帝国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但是它也有提供新投资机会，从而拯救资本主义的一面。相比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资本主义下不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有可能克服生态危机的。

比如，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往往是和自然灾害相关联的，但是另一方面 19 世纪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和欧洲同期的黑鼠瘟疫对于制度的冲击好像并不严重。这是因为资源的枯竭本身看像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直接地威胁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日本前几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增强日本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资源的枯竭当然会威胁个别依靠垄断资源的那些资本集团的生存，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因祸得福。天然橡胶的局限推动了人造橡胶的发展，石油资源的枯竭推动了日光的利用，等等。因而资源的枯竭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有可能推动科技的创新，造就新的投资机会。2008 年兴起的水力压裂技术就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页岩油

和天然气的产量。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的扩张和目前的生产严重过剩危机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正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石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石头，石油时代的终结也会远远先于石油资源的枯竭。[9]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资本主义恐惧的不是资源的稀缺，而是生产的过剩。除非帝国之间的争夺摧毁资本主义，生态的危机有可能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当前中国政府正是在利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契机强行迫使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关闭，以便缓解很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一例。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面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摆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有效地抗争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帝国主义形态有所转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以前各个帝国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旧殖民主义。基于这种新的情况，今天的列宁也不会套用他百年前的定义来分析当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体系。

因为只有懂得了一个事物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正确的预见这一事物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对资本主义出世以后的帝国主义以下的几种不同形态必须有所研究：

早期的帝国主义是从自由竞争到行业垄断，然后导致金融垄断的出现。列宁在百年前研究了这种形态的帝国主义。

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高度整合，以便一方面通过如美国的“新政”或欧洲的“福利国家”来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如 IMF、世行等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垄断集团之间的交往。这是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生产的全球化和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掌控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新特征。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是通过直接掌握国家机器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登峰造极的国家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新特征，至少有两个理论框架左派和进步人士可以用来分析当代帝国主义。这两种方法将产生全然相反的方针、路线和策略。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滋生帝国主义的动力。既然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或逻辑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这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竞争开始如何的“自由”。争夺霸权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质性的“DNA”。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组合资本的能力。

百年历史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列宁抓住了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规律。因此，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分析问题的单位就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即单个资本集团，如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

特尔或财团等，即垄断资本的功能单位，以及为这些资本集团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无视垄断资本的力量便无法认识帝国主义！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它回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在划分世界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过程中所能撬动的经济，政治和最终军事的力量。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列强、帝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像 IMF、世行、WTO 之类的全球性组织来调和，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
[10]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为依据，认为世界列强必然要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大局”，帝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能发生。

请看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典范论述：

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附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

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既没有、将来也不会造成类似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因而美帝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不再能够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比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当然更不能够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世界环境危机。**但是，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黑体是笔者所加）[11]

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除了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国外争夺霸权以外，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表面上看，联合国、世行、

IMF 等国际组织是全球资产阶级“民主”治理国际事物的平台。实际上各方在这些国际组织上的话语权是按照各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分配的。

因而这位作者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看到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还看到了“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但是他看不到中国这一资本核心的进一步扩张就必然要与西方列强进一步的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这些人把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主要的看成是那种类似富士康的，来料加工、大进大出的，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以高铁为代表的国企和类似三一重工等私有装备垄断企业，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下，为了生存，越来越注重出口，且不得不用“走出去”的战略来克服国内困境的那些制造业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

这一错误论点或许源自一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它特别强调（其实仅仅是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际“分工”的作用，但是（除了同义反复的“中心、外围”分析以外）没有说明“分工”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工”现象的出现，以及“分工”变化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在此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国际“分工”比较固化，不易互换，并且既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资本主义专攻制造业生产”[12]，那么该理论家就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不

能走向“核心”的证据。这是个全然颠倒了因果关系的理论。他没有看到垄断力量是“分工”背后的驱动力，因而不懂得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且国际“分工”是由垄断资本之间依靠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竞争所决定的基本事实。

如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核心部门的出口制造业确实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那么“一带一路”就是多余的，亚投行就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这些人看不懂当局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认不清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意义，看不到后起的垄断资本集团必然要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逻辑。挑战却已成现实。亚投行是当今美国不光没有否决权，连表决权都没有的或许唯一的国际金融组织。

后起的“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这种搭便车行为确实符合近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国对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秩序越来越不可忍受。中国虽然是世界很多资源（如铁矿石、石油等）最大的进口国，他却没有什么定价权。中国买什么其价就涨。同时，他又是世界多种商品的出口国，他也没有什么定价权。他屡遭反倾销制裁，且卖什么其价就降。

因而说“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全然不符合事实。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正是看到了这些挑战，才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推动美国主导的、中美两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所谓“G2”体制。后者完全是中国一帮学者的一厢情愿，美国不可能认同什么“G2”体制。

由此可见，说：“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是个全然不顾事实，唯心主义的主观推断。

按照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说法：“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不走“持剑经商”的道路有何可能？

百多年前，考茨基认为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遏制帝国之间争霸的战争，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他的超帝国主义论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无情地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上。然而，正当帝国之间的争霸越演越烈之时，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幽灵又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态起死回生。但是，连该体系论的主要理论家沃勒斯坦都不敢断定帝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人误读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自以为70多年没有世界大战证明了帝国之间有可能在国际机构下，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和平共处。他们明明看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却看不到美帝的衰落必然带来的帝国之间生死攸关的争霸斗争！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为了更彻底地澄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对世界体系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和批判。

1. 该论的简介

二战后，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着大量的分析和著作。他们都或多或少遵循马列主义的传统，加上各自的“小创新”。但是魔鬼在细节上，面对当今的关键问题，正如考茨基与列宁在战争爆发前的“小差异”一样，他们的“小创新”就会产生与马列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世界体系论的著作非常庞大且繁琐，我们需要一个简要地表述。起码在红中网上他们是这样描述的：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多国经济体系。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地区上升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原来较为领先的南欧地区下降为半外围，东欧则沦落为给核心地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外围地区。通过地理扩张，整个美洲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贵金属、自然资源和移民空间。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核心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攫取并积累超额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维持本地区内部的阶级妥协（培养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外围地区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区转移剩余价值的地区。在二十

世纪，半外围地区是核心地区以外主要的辅助性积累中心，承担着接纳从核心地区转移出来的较为过时的产业的职能。这种辅助性资本积累职能，造成了半外围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阶级矛盾最集中、资本积累结构最脆弱的地区。[13]

这里阐述的明明是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史，但世界体系论者非要用什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概念来描述。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十八、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后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区别。

世界体系论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的过程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在西欧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西欧各国的竞争导致对外扩张，并成功地形成了以西欧各国为中心（后来扩大到包括北美、大洋洲和日本），掠夺和剥削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世界体系。第三，对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是世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形成和发展，以上三者缺一不可。”[1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广大外围地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但是这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在这三个核心观点上恰恰都是错误的。

2. 该论的几个谬误

首先，资本主义能够在全球扩张，最根本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致，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历史偶然性”和“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人类学会用水力或蒸汽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便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然结果。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家试图反驳的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家倾向于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此刻的对抗与封建王朝的对抗相似。第二个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封建王朝之间的争论是基于贪婪，而不是基于生存。自给自足小生产者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可以很好地生存。基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造就垄断，垄断必然导致霸权的规律，垄断资本出现以后帝国之间的战争和无止境的扩张都是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生存。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才是垄断资本的运动规律。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框架因此无法区分一战以前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视所有战争都是“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结果，对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或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一视同仁。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垄断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主义没有任何质的差异。[15]

其次，世界体系论者和卢森堡一样错误的以为没有“外围”国家所提供的市场和资源，发达的“中心”就无法进行资本的积累，因而不可能生存[16]。例如，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而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实现的[17]。这一错误的

理论意义在于，没有任何殖民地或者从资本出口中提取超级利润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蜕变为帝国主义。

其实，“中心、外围”的对立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它的必要条件。第一、所谓“中心”国家的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心”国家。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最新的2014年资料，美国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中90%以上来自“中心”的OECD发达国家。[18] 当然这一数据有可能大大低估了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但是投资额的数据还是相对可靠的。第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外围”国家的贫穷，那里的资源其实比起那里的市场更为重要。即便如此，获取“外围”国家的资源也不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就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虽然有利于个别资本的积累，但两者都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他有利于暂时地缓解或推迟“中心”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推迟而不是克服“中心”国家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外围”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劳、资两大阶级的对立，是剩余价值的获取。

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垄断的出现也是会有超额利润的。只是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掠夺中小资本占有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是通过更加深刻的剥夺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比如美国早期铁路交通和石油垄断的产生，就是以牺牲其他中小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

帝国主义仅仅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的超额垄断利润也是以牺牲“外围”资产阶级的利益获得的。

再有，生态的制约只是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如前所说，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不是资源稀缺，而是生产过剩。

3.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虽然世界体系论的出发点明显的不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辩护，但是其结果却必然如此。世界的生态和气候无疑是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但是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也是不断地强调其在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不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用垄断的腐朽性、寄生性来解释为什么帝国会没落，因而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就解释了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论只是描述了，但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会上升为“中心”国家，有些会没落为“半外围”或“外围”国家。[19]

一个世界体系论者反而断言：“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

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可以任由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 [20]

在该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不光是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连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可能：“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21]

至于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除了“是追求对资本的无限积累” [22] 以外，我们很难找其他的描述。其实这个“规律”并不需要什么繁琐的“世界体系”理论方能解密，它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但是基于这个规律，世界体系论者得出以下的结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心地区的少数人占有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多数人的劳动。如果中心地区变成了由多数人组成，也就不成其为中心地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决定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 [23] 读者请注意，“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近10亿的人口比中国“巨大”的人口相差并不远。由于至少世界上有

80%左右的人口目前还不是中国人，不知中国的哪位统治者会搭理这样的高论，停止自己迈向“中心”的步伐？

那么到底当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当今世界的矛盾到底是用“中心、外围”的对立来描述好，还是用“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的对立来描述好？

“中心、外围”论是个定“量”而非定“性”的，或以人均 GDP 指标的“量”定（中心、外围）“性”的分析框架，因而它会阻碍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进而误导我们走向荒谬。比如，单从长相和是否会飞来看，蛆和蚯蚓“明显”地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不会飞的物种，而会飞的苍蝇和蜂鸟看似属于另一类的物种。同样的，世界体系论者全然不顾日本的垄断资本结构在二战前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荒谬地把战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连同中东那些除了石油以外一无所有的封建王国统统地划分为“半外围”国家。这就是单从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出发的恶果。由此可见，世界体系论仅仅在外表上有一些相似马列主义的说辞，却是个很不彻底的马列主义，是个倒退。

由于马列主义不光是在理论上的彻底胜利，而且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实践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成员不惜重金扶持一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以便寻找应对措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形色色现代修正主义的起源之一。歪曲、篡改、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性是这些御用文人的“神圣”职责。我们那些在西方学府任教的进步学者，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否则很容易由马列主义者脱变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

世界体系论就表现了非马列主义的学者不得不向马列主义做出的一些让步。它参杂着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并且试图通过罗列这些现象来解释现象，使用的是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但是它把握不了帝国主义的“DNA”。

明明当今的“中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外围”主要是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疼不痒的，貌似客观的词汇？

资产阶级的学者喜欢用“贫穷、富有”的对立来解释各种社会矛盾，有些甚至对社会贫富的高度差距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拒绝用劳、资的阶级对立来解释贫富差异的根源。前者是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并往往解释贫富的差异是由勤奋的差异所致，后者才是马列毛主义的，并解释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差异所致。

同样的，“中心”与“外围”的二分法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并归结于“中心”创新和掌握技术的能力所致。因此，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善于表述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却回避帝国主义的实质。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社会阶层用家庭收入来划分“富人”、“中等收入”和“穷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心”=发达=富有；“外围”=欠发达=贫穷。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看似高深的“中心、外围”方法更庸俗？这比同义反复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没有钱”高明在哪里？

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 60 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出发、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出发来看问题的。这些基本矛盾就是以上分析过的：1）国际、国内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2）国际垄断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一国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等等。

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或逻辑就是资本要么积累、扩张，要么死亡，因而资本的积累必须发展到垄断资本。这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离开了以各国垄断资本所能够掌控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划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列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至此，我们看到了世界体系论的致命错误。

世界体系论家，尤其是该理论的鼻祖沃勒斯坦一再强调，在研究现代世界时，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作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单位。这种看似更全面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实质。

恰恰相反，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的分析单位，如前所说，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功能单元上，即资本集团，以及为此服

务的国家武装力量。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整合资本的能力。

因此，世界体系论的那种以就事论事的现象归纳法为核心的“中心、外围”论的分析框架忽视、回避垄断资本集团的力量便无助于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认识。

(四) 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世界体系论的错误或于这些超帝国主义论者对美帝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出于该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他们光看到了美帝自我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以为美帝以往不光是“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而且他还是在力图“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雷锋”式的力图“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美帝在这种人的笔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多么优秀的领袖！美帝的没落对“世界体系”的维护该是多么大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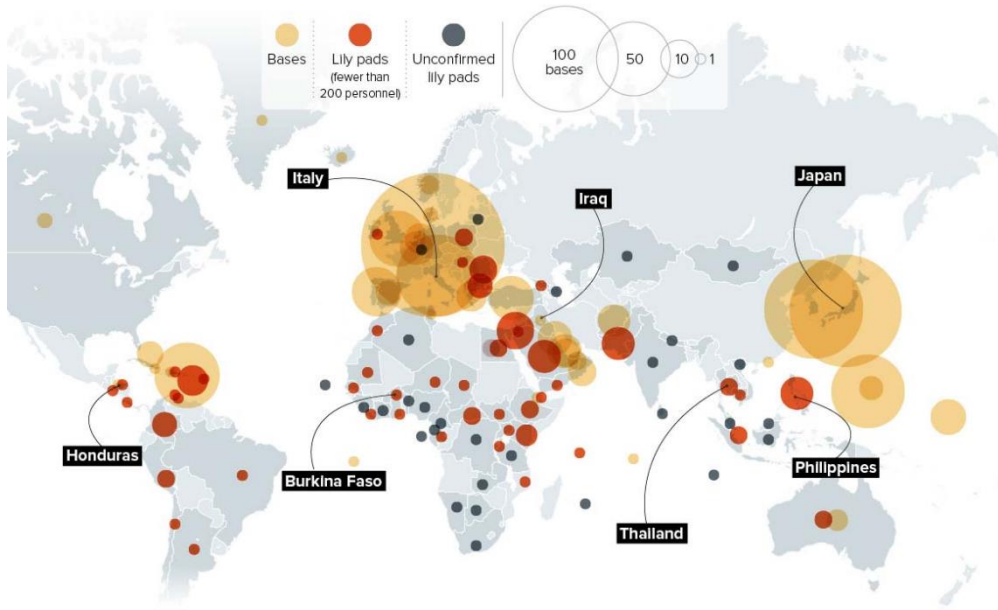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帮助”过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的经济危机。就连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为了克服美国自身的生产过剩，为了美国的资本输出服务的。美国一向善于要么像 2008 年那样转嫁危机，要么像 1997 年亚太金融危机那样去制造危机。美国从来就没有维护过什么“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从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 1971 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来决定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要维护。川普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一贯的行为准则，只是他把不该公开讲的话讲出来了而已。

资产阶级的学者否定国家的存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一再的强调一个貌似“中立”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对治理社会的必要性。世界体系论同样的强调“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是美帝维护的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不违背美帝的全球利益，即各国列强承认美国霸主地位的前提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美帝才会与其他垄断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做出有条件地妥协。但是，一旦经济危机发生，美帝转嫁危机是主要对象往往就是其他发达国家。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欧盟的主权信贷危机和日本近 25 多年经济的疲软都是美国转嫁危机的后果。

美军在世界的布局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 60 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150 多个国家有军人驻扎[24]，维护的不可能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否则，为什么美国的海外驻军（见图二）主要的集中在发达的西欧和日本？美帝国主义遍布全球的、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主要对付的显然不是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各国垄断资本势力。

下面的图二和图一有一个共同点，即：世界 500 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美帝国外驻军最集中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一再的挑衅早已基本上瘫痪了的俄罗斯，为什么非要迫使北朝鲜走上拥核的道路。没有来自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威胁，美军驻扎西欧和日本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西欧和日本垄断资本严重地挑战。美国需要敌人不光

是为了自己的军工综合体，更重要的是为了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帝的其他垄断资本势力。



图二、美国的全球军事布局,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6/us-military-bases-around-the-world-119321>)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 天朝的国际地位

首先，在军事上，中国享受着完全的主权。相比 G7 成员欧盟的多数、日本等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以及那些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仅仅靠依附于发达国家提供军火的落后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在军事上的主权地位是和俄罗斯相当的。

以军事主权为后盾，中国在政治上也享受着完全的主权，不像 G7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制约。

有了军事和政治的主权，中国在经济上仅仅是有条件的融入了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如 WTO）。

(二) 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令西方资本担忧的不是中国私人资本的高速增长，而是国有资本的强劲扩张。前面所列举的中国资本与其他世界 500 强中的对比，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和需向私人资本负责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西方列强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

相比之下，天朝国企的实际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是资本的公仆而是国有资本的主人，他不需要向自身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但是，为了权衡国有资本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为了防备垄断性必然带来的寄生性和寻租行为损害此集团的整体利益，国有资本集团有意识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掌控的商业和企业拆分成几个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公司。能源上有中石油、中石化等，航运有国航、东航和南航等，金融有 5 大行，通讯有联通、电信和移动，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为了国有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公司有可能被重新拆分或组合。比如，铁路装备公司十多年

前拆分成南车、北车，2015 年为了“走出去”又合并在一起。再有，为了更好的协调国有资本集团下属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资委 2015 年 7 月 20 日宣布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铁物、中国普天的人事调整，各公司一把手轮流对调。类似的调整不是第一次。为了防备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国资委 2004 年 11 月 1 日一声令下，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是同日换帅。这类调整在西方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是不可思议的。

在私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欧、日帝国内，党、政、军、企、商还是相对独立的，2008 年华尔街的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就是一例证据。相比之下，2015 年 7 月初国务院一声令下，国企集体救市。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办到的。这就是“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所在。

(三) 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人们往往忽略了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这一基本事实。既然中国在崛起，我们就尤其有必要探讨这个资本集团的性质，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经济基础和清晰的说明他的基本属性。从资产报表（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的垄断（以资产量衡量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任何单一资本集团。

非金融业		资产		金融业		资产	
美、欧公司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美、欧、日财团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通用电气公司	26	492,692	3.20	房利美	40	3,221,917	20.94
大众公司	7	414,858	2.70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191	2,654,413	17.25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	5	340,157	2.21	日本邮政控股公司	37	2,597,856	16.89
埃克森美孚	6	336,758	2.19	汇丰银行控股公司	68	2,409,656	15.66
威瑞森电信	30	244,640	1.59	摩根大通公司	55	2,351,698	15.29
苹果公司	9	290,479	1.89	法国巴黎银行	39	2,166,092	14.08
沃尔玛	1	199,581	1.30	美国银行	64	2,144,316	13.94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23	402,672	2.62	房地美	124	1,986,050	12.91
中国国企				中国金融业			
中石油	3	621,242	4.04	中国工商银行	15	3,420,257	22.23
国家电网	2	478,539	3.11	中国建设银行	22	2,825,781	18.37
中石化	4	317,006	2.06	中国农业银行	29	2,739,835	17.81
移动	45	251,113	1.63	中国银行	35	2,589,565	16.83

世界 500 强（2016 年版）的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按资产排列对比

但是，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4 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02.1 万亿元，其中央企资产总额 53.7 万亿元，地方国企资产总额 48.4 万亿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就单个上市公司来说，国企已经和美、欧、日的资本集团属于同一个等量级的公司。但是与美、欧、日资本集团之间相互独立的状态全然不同的基本事实是，所有 500 强上榜的国企都是国资委的下属公司。因而他这种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经济实力超越了欧美日的任何单一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下，国有资本集团直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他可以直接调动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的资本扩张服务。

该集团的实力体现在其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行业	航天军工	能源、化工	工程建设	材料	汽车	高科技	通讯	交通	其他制造业
美国	6 48%	15 16%			2 12%	14 44%	4 44%	6 38%	5 35%
西欧	1 4%	22 30%	3 15%	6 35%	10 37%	4 4%	7 22%	8 37%	5 29%
中国	6 48%	23 35%	8 77%	7 46%	7 14%	13 22%	3 15%	3 19%	6 28%
日本		6 4%	1 4%	2 11%	10 29%	7 14%	3 16%	1 3%	1 4%
其他	0%	21 16%	1 3%	1 7%	5 8%	6 14%	1 4%	1 3%	1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表四中，除了高科技似乎没有国企以外，其他上榜的基本上都是国企。虽然在技术上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基于国企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购买或砸钱的方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的消除。

由于这几年严重的生产过剩，国有资本面临着强大的“走出去”的压力，今后海外资本的比重会不断地上升。他正在努力的改变这一资本过于集中在国内的弱点。因此，近年来，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增长趋势令西方国家担忧。中国对亚非拉和欧盟的资本输出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资本输出，而且基本上全是非金融投资。从 2015 年起，中国对外的非金融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在中国的非金融投资。

[25]

看不到国有资本集团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看不见带领中国资本崛起的核心力量是国有资本集团，就看不懂中国资本为何能够崛起，而其他比如印度、巴西没有崛起的可能。

除非国有资本集团自己的崩溃，他不和世界霸主争夺霸权的可能性有多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四) 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中美今天的关系当然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争霸。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在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下继续地发展，他一定会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独立自主的，尤其是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在逐步增强。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北约等方式牢牢的控制着其他发达国家的军事，通过军事美国轻易的操控着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

这里说的“争霸”指的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这个挑战明显地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达到了当初苏联挑战美国的地步。

即便是这样，中国对美帝世界霸权的挑战和 80 年代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挑战，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等等不同。虽然都是帝国之间争霸的表现，但是由于日本、欧盟缺乏军事上的独立性，和由此所造成的政治上独立性的欠缺，因而无论来自日本还是欧盟的威胁，美国都会通过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搅局，把他们对美国的挑战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在 80 年代也大量渲染日本威胁论，然而后来都烟消云散”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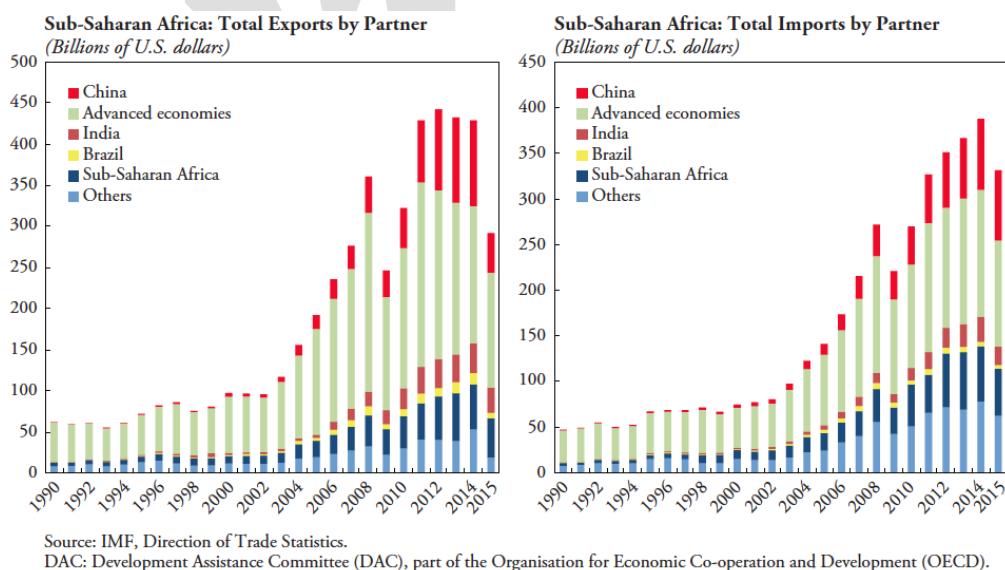
中国的挑战不同。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保证了他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挑战不容易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因而“中国威胁论”的结局也会和“日本威胁论”全然不同。这是美帝最担心的问题。

美国对谁在威胁自己的霸权应该是看的最清楚的。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无法用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抗衡中国在比如非洲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他最后的霸权手段：即赤裸裸的军事霸权来抗衡自己的对手。

(五) 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以下的数据证明西方的担忧不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在快速增长以后的今天仍然只占有实际外资额的 5% 左右[26]，但中非贸易额的增长却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

2017 年 IMF 的研究报告《中国与非洲的再平衡：中国再平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增长的影响》指出：“1995 年，发达经济体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总额的近 90%，但 20 年后，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伙伴占了 50% 以上，其中中国又占了这个的一半左右。” [27] 该报告中的下图表明中国已经成为（黑）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图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出口贸易国分析（IMF 报告）

此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黑）非洲地区的外债总额已从 2005 年的不到 2% 上升到 2012 年的约 15%。”同时，“到 2013 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合同都在（黑）非洲地区。”

该报告还分析了贸易的结构，称：“至 2014 年，中国是（黑）非洲的全球最大进口来源国。燃料、金属和矿物产品占（黑）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的 70%。（黑）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其后是机械品。”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列强与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构成。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 2015 年的报告《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现实与神话》也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西方列强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28]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熟悉非洲情况的左派学者，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不是从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出发，而是在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下，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在后殖民的全球体系中，一个半边缘的经济与边缘经济的关系。”[29]

然而，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正在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除了在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以外，为了保卫自己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和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以维和的名义，中国已经破天荒地第一次派了武装部队去捍卫当地油田的安全。

正像 IMF 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通过使贸易伙伴多样化，（黑）非洲减少了其出口的波动性”，因而中国的资本正在逐步的打破西方列强对非洲的垄断。

虽然西方列强大喊“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但是西方列强毕竟对谁在真正的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比我们这些书呆子、知识分子和局外人强得多，快得多。他们恐惧的不是大量来自中国的小商小贩，因为来自印度的小商小贩人数在非洲可能比中国的多，却没有听说过谴责印度新殖民主义的言论。他们谴责中国大资本挺进非洲，按照英文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贼先识贼”（It takes one to know one），或通俗的讲就是骗子最善于识别伪装起来的骗子。

没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造成西方列强的恐慌感和对中国的谴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如此的明了了，美国在非洲担心的已经不是来自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的挑战，不是来自其他任何老牌帝国的挑战了。

（六）历史的教训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尤其是与日本就谁控制朝鲜半岛的 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侵略和压榨的穷国。但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加上近 40 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他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现出一个剧烈的转变。

历史上这种巨变的先例很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 1890 年代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也超过了美国。1900 年代美国只剩下 50% 人口从事农业，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从 2000 年起就不足 50%。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德国，一方面要对

付崛起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也是同样的要一方面对付相对强大的欧盟、日本，另一方面要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

基于中国的历史，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地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替中国资本在国外的“不平等”遭遇打抱不平，为其说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马列毛主义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看问题，那么那些替新兴帝国对外扩张辩护的说辞还站得住脚吗？其立场在哪里？

我们有一位学者就形而上学地说：对外投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者乃帝国主义。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属于等价交换，谈不上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他的另外一个奇谈怪论：由于中国输出的资本纯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且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人民，因而他和一般帝国主义早期资本输出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不是为了解缓生产过剩，不是为了寻找资源和市场，而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包括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而进行的。[30]

这位先生为中国资本输出在国际上的遭遇喊冤叫屈的行为与一战前第二国际的那些“左派工人领袖们”，如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类的诡辩有何区别？当时英、美、法、德帝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先也是从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获得的，且英、法、德国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西方的“民主”手段，看上去更是“属于英、法、德的人民。”

一个受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其反帝性来说，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如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话）。相反的，一个帝国的民族主义，由于他是建立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反动的。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反霸的愤慨不多，争霸的狂妄不少。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正在由进步走向反动。

在国际关系上支持弱肉强食（即帝国主义）的人在阶级关系上也会同样地容忍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榨。

从政治上来讲，祖国是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国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垄断资本投资无国界，但是华为的海外利益不能靠美国的舰队，苹果的全球投资不能靠中国的航母。因此跨国垄断寡头资本必须以祖国为靠山方敢投资四海。

六、结束语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2016 年 10 月第一稿

2017 年 9 月第二稿

注释：

[1] 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价值，即其工资，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所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资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像耕牛的价值是由饲养耕牛的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耕牛所能做的工决定的一样，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2] 参照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列表 6-2

[3] 也就是说，活劳动是有机的，资本是物化了的无机劳动，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因而越是资本密集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总投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利润率就越小。

[4] 李民琪：《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2015 年，第一章

[5]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的 156 个援助项目，在专家撤走之前，才是没有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少走了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今天世界 500 强的所在国，没有一个会像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或毛泽东时代援助亚非拉国家那样无保留地通过技术转让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6] 远航一号：《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1 月 6 日）

[7] 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33 期（2015 年 9 月 2 日）

[8] 这是金融资本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些把更多的控制权转让给金融资本的资本集团会有更快的资本扩张，直到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9]<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717>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
1

[11] 远航一号：《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8 期（2015 年 2 月 24 日）

[12]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第七章

[13] 远航一号：《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32 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14] 马克思主义 100 讲：《【第 4 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红 色 中 国 网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page=3>

[15] 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 年 7 月

<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539.html>

[16] 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时事出版社，2004

[1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18]<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4225>

[19] 刘涛在《中国崛起策》第 40 节中列举了很多使得“中心、外围”论很尴尬的现象。<http://read.jd.com/5057/263915.html>

[20] 李民琪：《“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红色中国周刊第 44 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

[21] 远航一号：《21 世纪与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2014-3-13，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22] 马克思主义 100 讲：《【第 5 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93>

[23] 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的经济学》第 18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24]<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worldwide-network-of-us-military-bases/5564>

[25]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

[26] 该数据来自下一个注脚，而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成为非洲 FDI 最大来源国”的报道包括了比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北非埃及的 200 亿美元房地产投资意愿(占全非洲 FDI 意愿的 22%), 并非实际投资额。

<http://forms.fdiintelligence.com/africainvestmentreport/?ref=TIA>

[27] IMF A Rebalancing Act for China and Africa:The Effects of China' s Rebalancing on Sub-Saharan Africa' s Trade and Growth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2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amp/](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

[29] 严海蓉, 沙伯力合著《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 第一部分:《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5 月 1 日, 摘要见: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contentId=7101107&contentType=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

[30] 卢荻:《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观察者网



Jiliuwang.net

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 21 世纪的美帝国

Roland G. Simbulan

佛拉迪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较为世人所知的是搞革命时期的化名——列宁（Lenin）。

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论文的出版（1917），使得列宁与 20 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如：伦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资本积累论》（Accumulation）、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等，并列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的先驱性作者之一。他们的作品都被冠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的称号，一同探究 20 世纪早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本文试图从分析当代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中提供新的资料，以及掌握自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先驱性研究以降，各种有更进一步贡献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从全面的、理论的及经验的层次，分析当今帝国主义的各种工具。美国帝国主义在韩国，菲律宾，尤其是在越南，以及目前在中东的意图，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一直都是如此令人不安。但是它也显露了，为甚么过去与现下，美国在世界的行动，实际上激起全世界更多反抗它的敌人。

列宁于 1917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论》，事实上写于 1916 年，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他在这本书中试图揭

示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还有那些滑向帝国主义一边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叛徒嘴脸，同时向工人指示前进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他也指出：“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最高、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其发展规律。

1. 列宁定义帝国主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在下这样的定义时，列宁运用大量丰富的实际材料，使它的意义更正确、清晰明瞭。接着，他阐述了这个垄断阶段的特征：

2. 当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致于造成了“垄断”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3. 银行与工业资本的整合，创造了金融资本以及金融寡头。

4. 有别于商品输出的资本输出有长足的发展。

5. 分割世界的国际垄断资本联盟已然形成。

在帝国主义强权之间，世界已经被分割完毕。

列宁追溯帝国主义强权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资本输出如何导致殖民地区域的合并，并且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人民，臣服于帝国主义的支配”。即便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但列宁认为：“永远也不会有让他们（帝国主义）感到满足的世界分割”。因为这其中有一种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它意味着：一旦有一个帝国主义强权极度扩张甚至排除他者，它们就会依据新的武力平衡原则，加速提出重新

瓜分世界的要求。因此，列宁写道：“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无法分开的”。（列宁，1917）。

列宁接着指出，因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有的“寄生性”被强化了。伴随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正在衰败之中。帝国主义是为殖民地解放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做预备的阶段。同时，列宁也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由帝国主义创造的超额利润如何被用来收买部分的工人阶级，使得他们因此认为自己的利益与那些帝国主义紧紧的绑在一块。列宁说：“这就是工人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滋长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曾经采取贡税、商业帝国主义、工业、金融以及以军事主义…的形式建造帝国。帝国主义的商业优势是因为整并为一，制造业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从而摧毁了在地市场。列宁的论述涵盖了垄断及帝国主义间相互对抗的产生。

其他重要的帝国主义理论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观察到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模式并存，资本主义会扩展到非资本主义的四周，最终将它们吞食殆尽，证明资本主义的扩展，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维生。

仑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把焦点集中在“银行”作为垄断资本滋长的核心角色。因为对希法亭而言，银行的主要功能是集中国内以及国际的货币资本。

尼古拉·布哈林在《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发展以及他们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描绘了一幅全面的图像。列

宁批判、整合、通俗化了这些著作，发展了一个全面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

多极的帝国主义

近年则有愈来愈多，从殖民地世界——也就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分析帝国主义的作品出现。丹·那布德里（Dan Nabudere）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是从被欧洲资本透过与殖民化进行原始积累，成为首级受害者之一的非洲，论述帝国主义的先驱性作品。

那布德里从中世纪商业体系经过工业革命以及金融资本开始的历史出发，勾勒了西方经济强权和资本主义成长，对帝国主义从重商主义时期到目前多极形式的历史，做了大量详细的描绘。根据那布德里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制造了逐渐展开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会影响殖民地扩张的特性。他强调，帝国主义逐渐改变的形式，曾经是资本主义透过抑制自身危机，重新适应的必然特征。因此，解剖当今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就显得十分必要。

贸易和帝国主义

回顾《资本论》第二节〈工资下降到劳动价值之下〉，以及第五节〈对外贸易〉的论述，卡尔·马克思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将对外贸易视同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资本家以比在本国制造更为便宜的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提高剩余价值率，购买便宜的生产工具，从两方面缩小资本的价值构成。国外贸易提高了资本利润率。马克思预期资本

主义的扩散会导致所有地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除非社会主义革命提前来临。

恩格斯进一步看见，当资本扩张在他国发生，固定投资会恢复，公司为了扩展而向银行举债，投机的体制出现，利率开始再次攀升……等等现象。

过去半世纪间，每月评论学派（Monthly Review）的作品，著名的巴兰（Bara 1957）、斯威齐（Sweezy 1966），以及坎普（Kemp 1967）、麦格道夫（Magdaff 1969）、法兰克（Frank 1969）、彼德拉斯（Petras 1980）和伊曼纽（Emmanuel），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对帝国主义贡献了丰富的材料。这些作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展了帝国主义根源的理论及历史，对列宁帝国主义的基本立论做出了丰富的、明确的推进。虽然由于新材料补充的缘故，和列宁的论断并不完全一致（Radice 1980, Brewer 1980）。他们的作品，带领我们经过西欧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全球扩张，目前的跨国公司，以及当今的美国帝国主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像列宁一样，以写作来进行革命实践的尝试。这些学者对来自于革命领袖：毛泽东（Mao Zedong）、胡志明（Ho Chi Minh）、金日成（Kim Il Sung）、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格瓦拉（Che Guevara）、阿曼多·格里罗（Amado Guerrero, Jose Ma Sisoa 的化名）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

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

当今美国的全球帝国主义已有将近八百个（不包括秘密基地在内的）军事基地、多边和双边的联盟、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边的全球贸易组织（WTO）和美国的跨国银行、投资公司，以及在北美、南美、欧洲、中东、亚太与非洲，这些覆盖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美帝国主义藉助于军事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助长及支持军事的独裁专制，藉以支持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及其战略目标。美国军事的霸权，有长远的历史源流，从美国土著印地安的灭绝，到菲美战争期间在萨玛岛的暴行，以及镇压摩洛族人民的 Bud Dig 大屠杀，历历可见。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亚洲人民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以及那些迎合殖民地国家恐怖主义，后殖民时期依附美国国家安全教义的统治者，有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历史上，美帝国主义以及某些地方菁英的部门，曾联手依靠国家安全法，去镇压人民的民族与民主想望。许

多亚洲的国安法，在殖民地政权设置的初期，有一定的根源。但之后却被不断地推展，并被地方菁英持续采用，维护其统治。此处存在着帝国主义领导的全球化，与美国军事主义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的核心问题。因为对中东军事政治的干涉，特别是对锡安主义警察国家以色列的支持，造成的反弹，导致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厦的攻击。

“九一一事件”被美帝国主义用来作为宣告所谓全球反恐战争的托辞，藉口扩大残暴的国安法，采用类似爱国者法案的手段，镇压美国人民对民主人权的追求。“九一一事件”冲撞了美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资本主义最高象征的大本营。美军乃藉此寻衅，狡辩其入侵、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富有油源国家的侵略性军事干预行动。因此，在美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以及有强烈反帝国主义政权和人民运动的国家，针对人民及他们国家自主决定的合法要求，采取残酷的军事手段，就成为必然反应。

我们应该注意，在 20 世纪后半直到今天，美国不只借助跨国资本的霸权以及全球的军事武力，也透过所控制的媒体展开“划界的霸权”（hegemony of definition）。例如在反恐战争中，他把所有反对或批判美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都画归为敌人。正如冷战时期反对人民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作为，针对后冷战时期的敌人，他持续运用划界的霸权，将他们一律划为“国际恐怖主义”，也不管这定义是多么暧昧宽泛。美国运用自己制造的类似盖达（Al Qaeda）

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ISIS）的阴影，在人民之间散播恐惧，迫使他们接受或请求美军的保护。

然而今天，美国不只是处于霸权的地位，同时也处在危机的状态。霸权与危机两者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内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承受着合法性、生产过剩、过度扩张融合在一起的大量危机是如此剧烈，导致自由民主也深陷危机。使得即便美国最好的理论家也开始放弃新自由主义。

朝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幻灭，包含着地方经济在遵照 IMF 的处方而彻底崩溃的例证。因此，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寻找新的敌人或威胁，以便转移对此危机的注意力，所以帝国主义也就更需要对全球强权的侵略性主张做辩护。或者用全球反恐战争为旗帜，或者酿制，被正在南中国海弯起军事臂膀（flexing its military muscle【译按】展现军力之意）保护能源与原材料进口的经济巨灵——中国的威胁。

虽然如此，美国依旧是全球无可匹敌的军事强国，在全球海域挥舞着强大的海上霸权。美国海军是美国这个全球强国，规划、设计、防卫、维持美帝国建构的主要器械（instrument）。美国海军遍布全世界的航空母舰允许他能够攻击地球的任一角落。他强大的海军或海上力量是由一长链，后勤、维修、补给、培训、集合待命区、战争物资库存…等等的基地支撑的。

运用估计八百到一千个军事基地，以及数十万，像古代的罗马军团一般驻扎在全世界的美军，把世界分割成十个护卫美帝国的司令部。并将所有的军事基地置于这些全球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这些美国的全球司令部如下：

1. 美非司令部 (U. S. African Command) 一涵盖 53 个非洲国家
2. 美欧司令部 (U. S. European Command) 一包括欧洲、前苏联国家、格陵兰，部分的大西洋以及北极海。
3. 美中央司令部 (U. S. Central Command) 一涵盖中东以及欧亚之间的中心地带
4. 美太平洋司令部 (U. S. Pacific Command) 一涵盖太平洋北部、西部，南太平洋到南极洲，中国与印度
5. 美国北方司令部 (U. S. Northern Command) 一涵盖美国本土、加拿大、部分北极海直至北极。
6. 美国南方司令部 (U. S. Southern Command) 一涵盖加勒比海、大西洋、美国中部、南美，直至南极洲
7. 美特种军事行动司令部 (U. S. Special Command) 涵盖范围与运作区域，垄罩全球任何美国认为需要的地方
8. 美国运输司令部 (U. S. Transport Command) 一涵盖范围与运作区域，美国军队、战争设备所需的任何的地方。
9. 美国太空司令部 (U. S. Space Command) 一涵括外太空所有领域
10. 美国战略司令部 (U. S. Strategic Command) 一管理全球核武力

美帝擅权专断，指派自己为世界警察。粗暴地违背国际法、独立国家的主权、联合国宪章。将敌人通通贴上恐怖主义或流氓国家的标签。如果利益吻合，他也会援引国际法攻击其他国家。

中央情报局（CIA）因为好莱坞神话化、极度美化其包括编造杜撰在内的勋绩伟业，也许是美国最知名的海外情报单位。事实上，今天有美国政府第四部门之称的美国情报机构，共计有 16 个个局处与部门。CIA、国防部国防情报局、联邦调查局（FBI）联合特种军事行动技术支援行动（TOSA）、美国海军情报局、国家安全局（NSA）、国家侦查局（Reconnaissance）、北美太空防卫司令部、国家地理情报局、国家反恐中心、联邦调查局分部、国务院情资与研究局、能源部情报支援办公室、药物强化管理局（DEA）财政部情报支援办公室、国土安全部。以上的局处与部门全都在国家情报局的领导之下协同运作。

这些机构中最有权势的是国家安全局（NSA），它虽然很低调，但是在美国的众情报单位间却享有最大的年度预算。NSA 窃听全世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资讯体系，收集、散播、截取外国的情报信号也是他的任务。NSA 持有空前的，设计最精细，技术最先进的窃听系统。通过卫星中继站的系统，以及澳洲、纽西兰、英国、加拿大、美国的幽灵车站，美国可以截取全世界所有的电话、传真、email、网际网路、行动电话的通讯，窃听系统的神经中枢设置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Fort Meade in Maryland）总部由 NSA 维持。

美国国家安全局，隐匿在各种不同的设计与计划之下，已经发展出一个全球监控的体系。那是一个透过超级电脑运作的，强而有力的电子网络。截取、监测、处理所有的电话、传真、手机的讯号。1998年，欧洲国会一份题为“一项政治技术控制的评估报告”，对此条列了严重的关切，并建议对美国直接针对欧盟的运作加强调查。前美国CIA/NSA的技术人员，后来转变为揭秘者的爱德华史诺登（Ed•Snowden）揭露了美国透过代号神秘（Mystic）的最前沿监控计划，在菲律宾、加勒比海、墨西哥、肯亚…等国，从行动电话网路，收集大数据与通讯内容，侦查资讯。美国也从行动电话、文件信息，收集个资。史诺登甚至提到在马尼拉的大使馆，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在九十个国家的大使馆内布建了监控的设备。史诺登揭露，代号棱镜（Prism）的秘密大规模电子资料采矿计划，已经布置妥当。展开网路资讯的收集、储存，范围广达雅加达、吉隆坡、金边、曼谷、仰光、台湾、香港、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城市。

这让我们回想起 1999 年的军事互访协定（Visting Force Agreement V.F.A）以及 2014 年的加强防卫合作协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最惠国待遇以及犯罪豁免权适用的对象，不只个别的美军，也包括了美军雇用的平民，还有随从人员。而所谓美军中的平民除了私下承包业务的商人，也包括像史诺登之类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技术人员。他们在克拉克、苏比克、碧瑶湾，美国基地存在的期间，运作监控设施。

CIA 被揭露的不只是海外情报部门的角色，他同时也是美国外交与军事行动的指导。尽干些暗杀、政治颠覆、军事政变的勾当。1975 年美国参议会由参议员法兰客·乔琪（Frank Church）率领的 CIA 海外秘密行动调查报告，揭露 CIA 如何颠覆无数像伊朗、伊拉克、智利这样的国家。CIA 甚至插手了 1913 年智利的军事政变，致使社会主义者的总统阿连得（Salavdor Allende）丧命。

CIA 这类准军事性组织以及美国特种军事行动部队，目前的任务是暗杀高价悬赏的恐怖主义标的。CIA 也用无人驾驶的杀人机捍卫美国的利益。这种被适当的命名为“掠食者”或“收割者”的无人驾驶杀人飞机（unnamed aerial vehicle），目前由 CIA 管理，从维吉尼亚总部展开对标靶人物的击杀，或者暗杀那些被指定为有致命行动的人士。杀戮的名单全世界都有，为无边无际的攻击进行监控，提供目标。

帝国主义的文化器械

当今，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也不应被忽视或低估。所谓软实力（soft power）的运用经常聚焦在贸易、外国援助包括借贷在内的经济领域，却忽略了赢得世界心灵的区块。透过麦当劳、LEVI'S、好莱坞、微软以及其他商业偶像，美国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然掳掠了世人的心灵。同时，像 CNN 这类的媒体，一周七天 24 小时不停地端出美帝国的宣传，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已经被美军（或硬实力 hard power）以及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宰制的世界结构。这不仅只是关于我们饮食习惯的美国化而已。我们不

应低估这种被有效启动以及被霸权的超级强国作为一项资产来运用的软实力。

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莱特·米勒（C. Wright Mills）曾经写到：如今在我们的文化装置（apparatus）里，“文化”已经不再是人民自发的创造。取而代之的是“组织化”、“社会化”以及“政治支配”的再生产。如果社会变革最终是可能的，那么它的鼓吹者，有义务去理解这个过程以及主流文化形式的分布状态。这个“主流文化”最令人骇异的部分是透过艺术、知识、科学工作在其中进行的教育体制。

（C. Wright Mills, 1954）

依据列宁的说法，经济制度是被资本积累驱动的。也就是被那些拥有社会生产资料，企图利润最大化与企业增长的少数人所驱动。资本主义这种持续不断的驱动力，几乎吞没了地表上每一个国家的生活领域。当前全球经济的状况也促使我们反思：在立刻全球化、并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为自身延命而创造的机构之间，它的“核心动力”为何？。在学院中，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如何生产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观念，为资本主义提供未来的经理人才以及为现存的秩序提供合理化的论证。学院因此成为替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去管制化、私有化…进行合理化分析的意识形态大本营。只是我们在学院的意识形态的朋友、同仁，经常忘了告诉我们，彼等以商业自由为根据所开的药方，却是对劳动穷人的歧视与压迫。

帝国强权最大的野心，是制造能巩固帝国主要政策架构的下层建筑，以之形塑当代的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不管这些观念有多扭曲。

美国媒体的核心与构造，就是论证帝国的侵略、美国的价值，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

同样的，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美帝国主义在方法上，利用美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美帝国主义当代少数最重要的理论家，像是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萨慕尔·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金尼·柯尔克派屈克（Jeanne Kirkpatrick）以及法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之辈的作品和访问，力图维护美国政策在其他国家的有效性、合法性。对美国而言，这曾经是在其心脏地带及其他国家受其教育影响的菁英之间，率先赢得内心与灵魂的重要领域。更过份的是，美国藉由最有影响力的知识机构，例如季辛吉的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美国企业协会，遗产基金会，发动 21 世纪的“保守革命”。美国政府及公司基金，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大力支持特定人士，审定政府收入再分配计划，并且将保守党右翼的国内与外交政策合理化。这些生产保守观念的机构，藉由书籍、杂志甚至更精巧的透过好莱坞，散播他们的“理想”。

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和五角大厦，提供资金给美国大部分名牌大学的讲座教授，支持像杭廷顿、季辛吉、福山之流的学者，兜售性质保守的思想。漠视他们的知识份子，至今犹支配着主流思想以及美国、菲律宾的学院，甚至政策制订者的倡议和影响，对我们而言，绝对是太过简单化了。

如何面对这种知识侵略，从而以原创、出色的作品予以回击，对严肃学习的进步学者，即是功课也是挑战。

战争的天价与天技

自从 1945 年在日本引爆两颗原子弹，美国领导的全球武力竞赛，已经为战争的战斗能力花费了无法超越的数额。今天相对于中国、苏俄以及其他核武国家，美国的军力仍维持领先。特别是在航空母舰、长程水面舰艇、弹道导弹、潜水艇、攻击潜艇…等方面。依据 Janes 2015 年度报告指出，美国每一个海上基地 11 艘航母每年预估要花费 130 亿美元。美国军费所以如此巨大，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美国已经将外太空武装化，甚至制造了一个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外太空或星球置放武器，攻击敌人的卫星，监控、扰乱发自敌人卫星的讯号或用浮移电波，阻挠敌人的卫星轨道导弹。之前为了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讯（communication）、计算（computer）、情报（intelligence）、监控（surveillance）、侦查（reconnaissance），C4ISR 的目的，美国曾经运用外太空的基的设施，把外太空军事化。

美国的作法导致全球军事力量，将外太空变成潜在的战场——战争的第四前线。他发展了长程的跨洲际弹道导弹（ICBMs）作为弹道导弹防御的部分（BMD），用以摧毁敌人太空基地的设备。据估计美国军事情报对外太空的依赖占 70%至 80%，通讯则高达 80%。美国在外太空的武器布建，促使中国与苏俄联手，推动禁止外太空武器竞赛的条约，以阻止外太空的被武装化。

第二，美国率领最先进的海狼(seawolf)和维吉尼亚(virginia)级的核子潜艇在全球海域运行。这级别的潜艇快速、低音推进，几乎无法侦测。

第三，运用最前沿的研究以及最快速追踪的技术，美国国防部已经发展出人工智慧的军事运用，从无人武器系统开始，担任指挥、控制、资讯化、情报化的战争方式。人工智慧的战场，丝毫都不再只是虚构的话题。

美国在军事技术及高科技战争的优势正被经济强大的邻国，最主要的是中国和苏俄赶上。中、苏同样是次于美国的全球主要的武器输出国。美国在外太空军事武装化的霸主地位也成为他致命弱点。举例而言，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出反卫星系统，可以打击美国的太空体系，瘫痪他的敌人。运用电磁波武器进行“不对称战争”(Asymmetric warfare)，目标在于利用美国高科技武器系统，过度依赖信息与资讯设施的脆弱性。中国的科技公司，诸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国电子技术集团公司，复制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模式，已经将他们最新的技术，嫁接到军事运用上，在人工智慧(AI)和超高音速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不用多久，我们定可亲睹人工智慧的战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深具启发意义的著作，写成一百年之后，今天仍持续引导我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动力与动机，以及在全世界目无法纪的不曾间断的谋杀行动，令所有关心正义、自由、人权的人为之寒彻骨髓。

列宁对理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触角所做的贡献，对掀开剥露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同样严厉有效。我们如果不能从其中学取教训，一定会继续活在恐惧的幽灵之中。我们的年轻世代，也将再度面临被帝国主义战争当作炮灰的情势。在无限的战争中，如果核战成为唯一的选择，人类必然毁灭的结局，就不再只是想像的事了！



一个世纪的对抗与战争

Pio Verzola Jr.



导言

1916 年春天，列宁开始写作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述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垄断的五大特征。他宣称帝国主义的第五个特征——世界被帝国主义势力彻底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对抗和战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完成了这本书并在 1917 年第一次发表。

根据列宁的论述，现代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五个显著特征：1，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2，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合并中出

现了金融资本，导致了金融寡头的统治；3，对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4，国际卡特尔或经济联盟的形成对全球市场的控制；5，帝国主义势力对世界彻底的瓜分。

帝国主义的一些关键经济特征已经被 J. A. Hobson(1902) 和 Rudolf Hilferding(1910) 等作者更早的论述过。然而当列宁大量引用他们的时候，论述更上层楼。他这样做的强烈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证明 1914-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宣称帝国主义的第五个特征首先意味着每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对其他国家直接殖民、半殖民和其他形式的依附来施加控制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新兴的但快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较少的殖民地，会更加具有侵略性以争夺势力范围。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帝国争霸战争。

一战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各大资本主义势力中复活，最终导致了更广泛和更具破坏性的二战。冷战并非传统的帝国间战争，而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两个超级大国持续了四十年的力量竞赛。

目前还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各种势力都在武装自己好像明天就会爆发一场新的帝国战争一样。许多资本势力和自己的附属国忙于局部战争、边境战争、以及人权战争。同时，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持续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客观地反映了帝国霸权问题，也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因此，帝国主义真的最终到了一个可以避免破坏性的世界战争的阶段了吗？帝国主义势力最终学会了与竞争对手合作共赢、并有效降低武力冲突的潜在可能吗？什么因素长期主导了帝国主义第五特征的持续变化？



重新表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五特征

我们开始重新论述列宁在书中第六章详尽描述过的帝国主义五个特征。

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1870 年代达到了他的极限。在 1876 年到 1900 年间，殖民势力已经瓜分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非殖民地。当时六个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美国，德国和日本是新兴蓬勃的势力，法国和英国是老牌发展趋缓的国家，沙俄是发展较为滞后的势力。20 世纪之初，世界格局最终形成。

现代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渴求

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是为了获取原材料的新来源以及海外市场达到对外掠夺和原始积累的目的。在帝国主义阶段这种情形变得更恶劣。垄断资本想要控制新的原材料和加工的既有来源和潜

在来源，以挤垮其他竞争者。帝国主义的一个新特征，资本输出，也加强了各个势力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列宁注意到了获取殖民地的第三个驱动力——殖民地可用来转嫁社会矛盾，将之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热情，以消弭革命。由于这些原因，每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都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扩大势力范围，与竞争对手抢夺地盘，并且组织人马调动资源来发展军事力量，同时也可以防范国内的革命苗头。

帝国主义时期附属国的形式

在现代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传统形式的殖民国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国家或许形式上独立，但实际上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依附于资本势力。列宁把二十世纪早期的国家分为如下几类：首先，上述 6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殖民领地；其次是传统形式的附属国，半殖民地或者其他形式。

列宁解释道：“这种关系总是存在于大国和小国之间，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构成了“瓜分世界”关系的总和的一部分，成为世界金融资本运作链的环节。”

超帝国主义的理论

考茨基推出了“超帝国主义”的概念，这和列宁的理论很不一样。考茨基宣称垄断资本可以通过“简单促进农业”或者通过“开放市场”而不是“高成本且危险的殖民统治”来得到原材料。在他心里帝国主义不是垄断资本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是金融资本偏好的政策。他预期资本主义会演变成“超帝国主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联

盟，金融资本成为剥削全世界的一种全球垄断。在超帝国主义下，世界金融的固有矛盾和不平衡会消失，战争最后会停止。

重新划分世界的斗争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战争

列宁批判考茨基的理论，解释了“超帝国主义”仅仅像一个抽象未来的可能性那样存在，然而它已经在 20 世纪早期的“对抗性深度的存在”之外了。

列宁强调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速率的巨大差异性。诚然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联盟，但这并非是永恒且完美的，不平衡性会开始自证存在。

列宁总结道，一旦力量的平衡改变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下解决矛盾无门，除非诉诸武力和战争。”无论何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联盟都不过是战争间期的停火协议。

帝国主义加剧了民族矛盾

战争的发动，对其他民族的支配，会更多的违背民族自主权。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民族压迫反过来又会加剧资本主义发展固有的不平衡。

列宁说道：“民族压迫的政策，继承自独裁政治和君主政体；维护地主、资本家、小资产者的特权，并且割裂不同国籍的工人阶级。现代帝国主义，对更弱小国家的钳制趋势加强了，这是加剧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加剧的民族压迫不仅觊觎未来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还包括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弱小的邻国，以及最终，竞争对手的帝国国土。

军国主义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中，始终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帝国主义的许多形式和组成中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这包括军国主义和随后形式更彻底的法西斯主义。

在他的另一篇著名文章《国家与革命》中，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核心的便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国家用他的武装力量和其它强制机器来对抗海内外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采取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的形式。

已经深深扎根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最重要的殖民帝国之中的，到 1860 年代为止，军国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驱使下的标配。这种模式出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在 1917 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阶级都面临这种被列宁称作“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沙皇专治的最坏情况，这是他们的直接敌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讽刺》这本书中，列宁概括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倾向。

1945 年前的帝国战争和地缘政治

世界历史在过去 100 年里的连续阶段本质上论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上的理论。在这个部分我们将继续论证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表现出来的其他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一战，就像列宁不知疲倦的解释那样，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以两大阵营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形象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这场战争中孕育而出，我们的论述也将从这里开始。

十月革命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苏联激励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党派以促进他们自己的革命斗争，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与之对应，帝国主义国家在 1920 年建立了联盟，妄图通过合作与裁军来制止战争，通过谈判与仲裁来解决争端。但这终究证明是黄粱一梦。

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中掀起波澜，助长了全球的群体抗议和阶级运动往革命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成为了帝国大战和反革命的预告片。为了讲清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琼斯·马瑞斯森解释道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世界，“褪下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衣衫，曝露了赤裸的恐怖统治并发起残暴的战争来重新割裂世界。”第三国际揭露了法西斯的相关趋势和战争准备，号召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二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倚赖的帝国主义的平衡开始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严重的战前全球危机的结果，同时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彼此发起战争来解决危机的暴力毁灭般的企图的体现。

纳粹德国妄图重划欧洲疆域、摧毁苏联，为日耳曼帝国东征亚洲、南跨地中海、媾和意大利分食非洲开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构思着它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并且想要吞并整个中国。

德、日、意正式结盟成轴心国。反方帝国主义联盟包括法国，波兰以及一开始的大不列颠还有后来的美国，苏联，英殖印度，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以及其他英联邦成员。

与一战不同的是，二战表现了一种新的不同于帝国大战的新的方面：在被占领和被侵略的国家，爱国和群众力量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阻力，许多（国家）没有通过反法西斯联盟和战术协同与同盟国站在一起，而是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出了独立的群众基础。

苏联军队和人民最终击溃了德国军队的精锐，从而扭转了欧洲和世界局势的走向。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和国民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军队。在如此多的国家，共产党纷纷加入了其他爱国和进步力量同法西斯开展游击战争。

在战争中美国获利颇丰——一开始靠边站，然后相时而动选择胜利的一方加入。战争结束时，它天时地利满载而归。



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地缘政治

战后初期（1945-1960）

到 1945 年底，红军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伪军，占领了大片领土。这导致了人民战争的胜利以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继续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长足进步。

在这种条件下，旧殖民主义制度最终被‘升级版’新殖民主义制度所取代，新近独立的国家（除了那些最坚决维护本民族权利的国家）被牢牢地置于帝国主义范围之内新殖民地。

美国迅速巩固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它通过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为世界首富。通过帮助传统盟友和前敌人（包括他们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战后重建，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对他们的领导权。

由于美国的核垄断（直到 1949 年）和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同时扮演世界头号警察的角色。由于其在联合国及其大会和安理会中的主导作用而干预各种纷争，美国充当着全球霸主。

利用这种军事、金融和外交手段，美国建立了最广大的新殖民主义帝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新殖民主义帝国包括 19 个拉丁美洲国家；4 个中东国家；4 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2 个东亚国家；两个非洲国家；希腊；加拿大，以及美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地。⁷

但是美国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不得不迅速将军工厂转变为民用，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第二，他的霸权受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美国发动冷战作为回应，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范式——顽固、甚至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在之后四十年内连续八届美国总统不断重申和阐述：杜鲁门总统的臭名昭著的政策，美国将会“帮助”任何受到“共产主义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它被用来为美帝国主义作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全球军事部署和侵略辩护，并将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政权”。人民战争被可怕地描绘成“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必须在其导致“自由世界”彻底崩溃前予以制止。

美国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和中国，为其盟国和傀儡政权提供核保护伞，在各大洲和主要太平洋岛屿上保留军事基地，通过北约、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巩固联盟，为它们提供了广泛军事支援。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变成巨无霸，以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为其可能危害平民利益发出了警告。

1950年至1953年，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联盟发动了干涉战争，以阻止朝鲜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以僵局结束，韩国最终成为继日本和台湾之后美国对抗中国的第三个军事堡垒。

在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 - 1953年）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3-1960）时期，美国向世界各地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的“好伙伴”政策下，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导致大量政权更迭。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发展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美国在击败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的亲密盟友英国动员整个英联邦打败了马来人民解放军。

越战时期（1960-1975）

约翰·肯尼迪（1960-63）和林登·约翰逊（1963-69）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推行极端的军国主义。巨额的军费开支增强了海外军事基地实力，强化了军事生产，加强了在多方面与军事技术相联系的空间研究。军国主义也反映在美国的媒体和文化等国内政策。

美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的战争，从 1950 年的派遣军事顾问开始，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军队人数又增加了三倍。在推翻了吴廷琰傀儡政权和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南部部署了大规模部队，对北越发动了地毯式轰炸。美国的战争最终把邻国柬埔寨和老挝牵涉进来。美国还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扶持了更多的傀儡法西斯独裁政权，以遏制反帝运动的潮流。

日本军国主义作为美国的亚洲跟班而复活。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把它们作为在中东和南非的支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工人和年轻人的反叛，军国主义的趋势开始延伸到欧洲。

美国面对失败，士气低落，巨额开支，大规模的反战抗议和全球政治孤立而狼狈不堪，根据 1972 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印度支那“明智”地退出。在 1975 年印度支那人民解放军在最后的统一攻势下击溃了残余的美军和伪军。

在 1956 年正式转变为修正主义的苏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伪装成社会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苏联滑入社会帝国主义，它致力于同美国进行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双方缓和的努力未能阻止不断恶化的军备

竞赛。苏联入侵了准备要摆脱其影响的国家，如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1979 年的阿富汗。

到处爆发着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特别是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中东地区。1973 年 10 月（赎罪日），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开始与美国支持的以色列进行战争，以夺回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这把世界推到了美苏核战争的边缘。与此同时，阿拉伯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石油禁运反击西方。石油价格上涨和产量下降引发了一场波及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危机。

苏修叛徒引发了与中国的论战，中国拒绝了修正主义，重申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激励了年轻革命者领导本国的群众运动，鼓舞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于 1972 年与美国建立了外交联系，中国也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国内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斗争反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在一九七六年达到顶峰。

1975 年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了。1976 年，毛泽东和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的接连去世，迅速为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夺取中国的权力铺平道路，中国最终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越战后（1975-1990）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历史性失败在全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美苏军备竞赛和全球军事基地网络的巨额花费，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一方面，利润丰厚的军事工业吸引了民间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由赎罪日战争引发的 1973 年石油危机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 1979 年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结果，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被长期的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称为“滞胀”。

美国经济下滑还有其他因素。当美国陷入冷战和侵略战争的泥潭时，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全面恢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萎缩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与美国竞争。

美国可能暂时保持领先地位，因为它仍然具有从工人阶级中榨取剩余价值，进一步压榨新殖民地，并以美元挂钩的金融体系绑架全世界的巨大实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恶果转嫁给新殖民国家。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开始反抗。即使是帝国主义忠诚的附庸国也开始抵制其宗主国的横征暴敛。民族主义者呼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出现。在联合国和其他全球论坛上，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

在石油危机期间收获了暴利的美国投资银行试图在其他地方投资石油美元。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诱导下，大量借用这些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贸易赤字，最终债台高筑。

因此产生了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前第三世界国家巨额的资本流入问题，转变为严重的资本外流问题。他们陷入现有债务利率飙升、后续贷款缺乏、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的困境中。其中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直到现在依旧被这些问题困扰。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 1979 年到 1981 年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中添加了更严厉的限制性政策条件，例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去工业化和去国有化。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崛起（1955-1990）

我们以一个‘截面’观来结束本节：在长期的冷战时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而造成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何逐渐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阵营。

1914 年，即在列宁时期和十月革命之前，殖民地总人口为 5.687 亿。这是整个世界的最大领土也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最大的领土。就人口而言，其次多的是六大城市国家，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⁸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几个全球性事件改变了这个局面。首先，两次帝国主义战争彻底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容，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第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并极大扩展了版图；第三，几乎所有的前殖民地在二战以后都已经或者即将转变成为正式的独立国家，而帝国主义竭尽全力使这些国家成为新殖民地。

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大部分被归类为“不发达”或“欠发达”或“发展中”（联合国目前优先选用的术语）。至少到1990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属于这一类。

Sison 说：第三世界的崛起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1960年，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到70年代。在这两个阶段中，许多国家要么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实质性的独立，或者取得殖民势力承认的形式上独立。⁹

这一阶段有1975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武装革命胜利。其次是1979年伊朗的推翻美国傀儡沙赫·礼萨·巴列维政权的伊斯兰革命和尼加拉瓜的推翻美国傀儡索摩查政权的桑地诺（Sandinista，简称FSLN）革命。这五次革命都旗帜鲜明的抵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¹⁰

在1955年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共同反抗外国霸权¹¹。1961年，最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古巴）成立了不结盟运动组织（NAM）。到1983年，不结盟运动的101个成员国在联合国议事大会中占第三世界多数席位。联合国内部的第三世界集团也巩固为77国集团。从1967年的阿尔及尔开始，77国集团进一步扩大到1984年的126个成员国，并扩大到目前的134个成员国。¹²



后冷战时期（1990 年至今）

Sison 对冷战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分析如下：“冷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他们更喜欢通过支持各自代理人，发动地区和局部战争。对于是否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或之外采取单方面或联合军事行动，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集团威胁要给对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¹³

尽管如此，形势是不断变化。冷战后的时期已经很长了，至少分为三个阶段：1990 - 2001 年、2001 - 2008 年和从 2009 年到现在。

单极帝国主义阶段（1990 - 2001 年）

第一阶段开始于 1991 年 12 月苏联阵营的解体。在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政府加快了资本主义改革，并采取了法西斯的方法来遏制社会动荡。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为新保守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呼吁在二十一世纪扩大美国的单极霸权和全球统治。¹⁴

因此，美国主宰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实际上是统治世界的唯一无敌的超级大国。即使是第三世界集团也在联合国议程的狭窄范围内和本身的矛盾中失去了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不得不把新的“怪物”（即所谓的流氓国家）替代“共产主义幽灵”。一些国家是冷战时期的遗产，比如朝鲜和塞尔维亚。另外一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则代表了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阐述的新主题：“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幽灵。

现代伊斯兰好战分子（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分子）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早在 1924 年奥斯曼帝国崩溃时就已经出现了。随后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压迫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强行进入进一步加速了伊斯兰武装运动的发展。一些伊斯兰教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敌视美国和以色列。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借此成立了一种新的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圣战组织。美国利用圣战组织充当鹰犬去颠覆和控制其他国家。

欧盟在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北约的中坚力量的同时不断巩固自身发展。日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但同样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因此，在特定的意义和时间段上，我们可以把美欧日称为“三位一体帝国主义”。

七国集团作为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成为达成帝国主义共识的全球共同体。其年度首脑会议开始邀请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高级官员，并接受俄罗斯参加，

由此扩大到八国集团。在美国的领导下，世贸组织反过来又成为帝国主义手中新殖民主义控制经济的帮凶。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几个第三世界大国经历了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与前苏联阵营和所谓的亚洲老虎一起被称为“新兴”或“过渡”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并没有像地缘政治集团那样发展。在第一阶段结束时，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美帝国主义的单极优势。

全球“反恐战争”（2001 - 2008 年）

第二阶段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开始，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外交政策转向全球“反恐战争”。新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威胁”，为美国的军事力量部署、公开的战争和秘密行动，对全世界傀儡政权的支持提供了合理理由。

首先，美国一直把最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武器和拐杖，尤其是在中东；美国喜欢根据需求扶持或者抑制伊斯兰教圣战组织，达到颠覆叛乱、执行伪装等隐蔽行动的目的。冷战结束后，圣战力量开始扩散并发挥抓手作用。

利用“9·11”袭击事件所引发的全球公愤，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到反美的伊斯兰国家和被认为由这些国家支持的各种各样的圣战组织。这将布什政策最大化了，即，颠覆任何对抗美国的政权。美国援引联合国的“保护责任”原则来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辩护。

在这样的政策和借口下，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侵略战争，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还发起了其他代

理人战争，采取秘密行动以支持中东的合作伙伴，并在其他地方对某些“流氓国家”进行政权颠覆活动。结果，圣战组织的崛起使世界深受其害，它一方面是第五纵队，另一方面是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美国领导的侵略战争和其他干涉行动的绊脚石。

在摆脱了东亚、拉丁美洲和东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影响后，欧盟经历了强劲的增长（2002——2007年）。“新兴经济体”也迅速恢复。尽管到处出现裂痕，但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阵营总体上保持团结。俄罗斯和中国自信地展示出自己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实力，但还不具备对抗美国的实力。金砖五国名不副实。

2007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代表着大衰退。这次金融危机让人大开眼界，标志着这一阶段结束。

多极世界与大国对抗（2009年至今）

我们认为，当前时代是一个多极世界，在全球经济危机旷日持久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的对抗正在加剧。大衰退继续破坏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列宁对整个帝国主义时代所概括的那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在加剧，战争因素在激化，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Sison总结了当前的多极世界，他对现在的帝国主义对抗分析如下：“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金融、贸易、安全政策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多。最突出的领域有：包括能源及其他原材料来源、投资领域、消费市场和势力范围。美国军事干涉和侵略的恶劣影响也引起了全世界的不满。”¹⁵

美国、欧盟和日本。即使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但美国仍在继续衰退。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其经济遭受重创，面临着其他国家不断的背叛和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美国进一步削弱的巨大可能性。

欧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努力渡过难关。成员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以及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使得极右翼运动借助民粹主义情绪而兴起，并使大家重新思考整个欧盟项目。

迄今为止，美国和欧盟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伙伴关系，并继续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北约致力于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以防止俄罗斯向西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在特朗普任期内，美欧之间的政策分歧将会恶化。

自 1990 年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二十年的衰退，几乎没有恢复。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尽管美日有摩擦，但是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美日同盟高度强调中俄的战略威胁，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找到借口，并支持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

美国试图长期保持世界霸权。美国及其盟国不断利用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对敌国进行敌对行动。他们除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打仗，还利用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在当地重建自己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领导的部队不断犯下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不断践踏联合国予以承认的国家和人民的权利。

冷战后美国的政治军事战略出现了至少三种明显的趋势。首先是以美国为基础的军队灵活的“轮流驻扎”在全球更多的军事基地上。其次，越来越多的使用“软性政变”或“慢镜头政变”（又名“颜色革命”）作为颠覆政权的新模式，如“阿拉伯之春”革命，乌克兰的欧洲人革命，在拉丁美洲企图反对玻利瓦尔政权的行动。

第三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干涉与圣战类型的恐怖主义之间的紧密合作，使得暴力不断升级，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圣战运动的传播，被大国用来分裂、捣乱和破坏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团结，同时削弱对手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影响。ISIS 和其他圣战组织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和作战能力。在恐怖主义兴起之后，美国就用特种部队来干预当地局势。

俄罗斯和中国。早些时候，俄罗斯被认为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大国，目前已经成功地重新回到了大国的行列。尽管经济困难，普京已经开始了军事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现在是北约在中亚地区的对手。欧亚经济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成为欧亚经济联盟（EAEU，从2014年起）。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向西和向南扩展了势力，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SCO）向东亚方向拓展势力。

俄罗斯最大的合作伙伴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经济危机，但中国靠其巨大的财力正在执行一些宏伟的全球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BRICS 银行）。

同时中国还援助伙伴国家。中国继续对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东盟，保持吸引力。

中国自身快速军事发展表现在调整军队结构：成立了解放军第四支部队——火箭军；大量建造海军舰艇提升海军实力；在有争议的南海领土上修建人造岛，设立新军事基地；并更新了军事理论。在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在亚洲，俄罗斯和中国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加强了与盟友的合作。

金砖国家。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现在是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核心的正式联盟。尽管金砖五国比七国集团要弱，但是金砖五国的目标是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与七国集团(G7)抗衡。五个金砖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在各自的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比如通过南方共同市场、上合组织、里海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南非发展共同体。

美国认为金砖国家联盟是对其世界霸权的威胁。为了打破“金砖五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同时企图把巴西、印度和南非拉回西方帝国主义的阵营。

大国对抗和爆发点。自 2012 年以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欧盟和日本）和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已经重新回到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和北约部队在欧洲和太平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中东地区不断发生外交冲突和代理人战争，及网络战争等形式。

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大国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以提升各自的地位，特别是在投资、市场准入、自然资源、航线控制、军事基地以及领土主权方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剑拔弩张在以往、现实高发冲突热点表现得最明显，比如俄罗斯-欧洲的边境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中亚和南亚地区，以及（俄罗斯支持中国的）东亚地区。

在东亚，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都一触即发，台湾和香港特区的主权问题可能成为重新提及的重大问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 - 2020）继续将其陆海空部队长期驻扎在亚太地区。“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五角大楼在亚洲的战争准备工作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特别是美国将如何应对与中国的战争冲突。¹⁶

在经历了 80 年代美国支持的圣战叛乱，1991 年苏联解体以及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干预之后，中亚和南亚现在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舞台。美国领导的北约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两大阵营一直在以“恐怖主义威胁”来拉拢这一地区的国家，为他们继续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存在提供借口。

传统上认为中东（亚洲西南地区，包括土耳其）和北非是一个整体。二战后该地区遭受了由大国争端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战争，经历了由宗教和民族问题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美国及其盟国在该地区重新实行霸权政策，逐步瓦解该地区各种反美和反犹太主义的势力。

在大国角力和地区竞争以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政局不稳，武装冲突和内乱接连发生。俄罗斯支持的伊

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联盟逐渐成为美国、以色列、沙特联盟的打击目标。土耳其成为争夺的焦点，美国支持的海湾国家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巴以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80 年以来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导致 1990 - 1994 年 30 多个非洲政权倒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非洲经济小幅上升（2000-2007，也就是“非洲上升”）停止了。由于部落对抗和外国势力干涉，至少十几个国家的局部武装冲突（国内或者跨境）连续不断且越来越复杂。当中国影响力在非洲越来越大时，美欧同盟正在利用这些冲突来加强对非洲的控制。与此同时，南非正在展示出新的实力，并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

美国历史上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作为其“后院”，并且在这个地区捍卫其霸权地位。另一方面，许多拉美国家现在积极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干涉，并对多极世界更加开放。他们成立了拉美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和玻利瓦尔联盟（ALBA）。与此同时，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古巴仍然是反帝国主义和亲社会主义国家。玻利瓦尔政权继续提供了新的选择，他的立场是左倾的民粹主义和反美帝国主义。然而，拉美地区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在暗地里不断的干涉这一地区。

展望未来：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

总之，本文一再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第五大特征在当今时代是仍然适用的。过去 100 年我们所经历过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竞争犹

如军国主义的永动机，使得战争一如既往地成为现行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和运作的纽带。

在此，我们重点回顾几十年以来世界上持续出现的主要潮流——世界大战及短暂和平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高度分化、暴力冲突及单级霸权时期；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联合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斗争；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的时期。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这些主要潮流在塑造和解决上述冲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冲突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首要的社会基本矛盾。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应对国内革命的风险与危机、并推进海外战争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次武装冲突中，尽管军国主义伴随着阶级社会（尤其是帝国）贯穿其始终，但现代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已有了质的不同，并处于更高的层次。

纵观上个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势力作为其主要源泉，军国主义在全世界普遍抬头。无论在资本主义核心区还是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地区，军国主义都与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势头和对人民权利的一贯反对紧紧相连。

在列宁所处的时代，一些其他马克思主义领袖，诸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对军国主义现象给予了格外关注。这一话题在李卜克内西的《军国主

义与反军国主义》（1907）一书中得到了广泛探讨。许多反帝作家探讨了帝国主义的这一特征，并超越了列宁时代的特殊性。

半个世纪后，巴兰（Baran）和斯威兹（Sweezy）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投入整整一个章节来阐述这一问题。而在艾尔弗雷德·希曼斯基（Alfred Szymanski）《帝国主义的逻辑》一书中，帝国主义国家高度依赖于军事力量的运作也得到了进一步探讨。读者最好可以阅读一下这些引用的章节。

军工集团、军火贸易和军备竞赛。 军工集团持续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每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都拥有自己利润丰厚的军备工业及军工集团，并在全球军火贸易中竞相争夺更多的份额。二战后，尽管整个行业都在全球范围内复苏和继续扩张，但美国军工集团受益最多。从那以后，五十多年来，军事工业持续扩展，甚至超越了冷战而被深深嵌入帝国主义的核心架构中。

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军费开支持续膨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既是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军火贸易商、供应商和军事援助国。

后冷战时代，人们期望解除美苏战略军备竞赛这一世界性军事狂魔，但事实不仅未能解除反而变本加厉，并在当今世界涉及到更多的大国。这场角逐不仅仅在于核武器或非核武器的数量上，更在于它们的破坏力以及迅速部署和使用的能力上。

尤其令人日益担忧的是所谓的战术核武器，这种核武器射程较短、产量较低，因而在各种战场状况下都是最有利的。此外，这些大

国还为他们的军备竞赛开辟了新的战场，比如网络战争、机器人作战系统，以及通过军事卫星系统将外太空军事化。

所谓“国家安全”。法西斯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二战中所暴露出的极端丑恶在整个冷战时期进一步演化。此后，极右政府和军事精英独裁逐渐崛起并掌权，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和与纳粹密切相关的政党已肆无忌惮地成为主流。这些法西斯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攻击人权和民主进程的活动，提出了重建极权国家的行动计划，并通过大众媒体、互联网、学校和其他文化载体，煽动各种极端反动思想。

如今，法西斯主义的丑恶嘴脸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可见一斑。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显示出当今法西斯主义的特有形式。其统治阶级允许新保守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派系与金融寡头暗地勾结，以进一步加强集权，并伪装国家机器的关键部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其完全私有化。

深受全球其他矛盾影响的帝国冲突

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存，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战争和群众运动就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

随着这些新矛盾（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及日益壮大的独立国家联盟）的产生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及其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彻

底的分析。而对这一问题，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战略和战术上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理论再一次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二战中，第五大特征得到了最彻底的验证。

冷战进一步验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冲突的主要观点，这一时期持续存在了五十多年，比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前一时期还略长一些。但冷战也呈现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特点，这些特点并未完全遵循列宁的预想：这一时期的主要热战并未发生在帝国主义之间，而是发生在诸如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在这些国家，帝国主义联盟与社会主义阵营所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殊死战斗。

随着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和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原本复杂的国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由此，冷战的性质从其最初作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斗争，演变为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竞争。尽管美苏对抗并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其残酷的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使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点再一次焕发出生命力。

冷战后，美帝国主义试图在一个没有实际对手的单极世界中实行霸权，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断制造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如今，单极世界已经让位于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和引发大国战争的因素。

阿明关于“帝国主义联盟”的论点。关于列宁完成其作品之后帝国主义发生了什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有 12 篇论文进行

了阐述。在第 10 篇论文中，阿明断言，到上世纪末，帝国主义前后经历了列宁所描绘的帝国主义冲突时期，到冷战期间的美国霸权主义时期，再到以美国为首的三足鼎立（与欧盟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联盟时期。

在阐述这一三足鼎立局面时，阿明声称：“帝国主义联盟意识到三国集团的资产阶级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管理世界……”他一方面承认三国集团与中国和俄罗斯存在敌意，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敌意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帝国主义中心与两个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外围国家不想和其他第三世界一样仅仅成为“新兴买办资产阶级。”

这一论点，或许适用于帝国主义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但其无法忽视存在于帝国主义冲突中的根基，即列宁从中所指出的第五大特征。他的“冷战期间的美国霸权主义时期”（1947-1990）和以美国为首的三足鼎立的“帝国主义联盟时期”（1990 年至今）所呈现的仅仅是这一冲突的新的或过渡的形式。帝国主义的第五大特征是一如既往地适用的。

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我们无法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去预测帝国主义及其冲突的未来图景，诚如列宁所阐明的那样，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代又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强调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会反复出现并且愈演愈烈，而每一次危机都将产生新一轮革命爆发和赢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包括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资本主义制度屡次出现的危机、激烈的大国竞争以及第三世界的再度出现，必将进一步助长革命发生的主客观因素，而民族国家必将为维护其独立而进行不懈斗争，人民也必将展开不懈的革命斗争。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望和诉求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还能回忆起社会主义福利的老一代劳动人民中，还是在重新发现过去的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会诞生，他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而带领人民群众重建社会主义。

正如列宁提醒我们的那样：“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指引人类走出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不论遇到什么的困难，也不论要应对多少可能的暂时性挫折或反革命气焰，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无产阶级！”



参考文献

1 V. I. Lenin, “Preface to the French and German Editions”
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2 V. I. Lenin, *Imperialism*

3 Kautsky (1854–1938) was a contemporary of Lenin and a
stalwart of German social-democracy.

4 V. I. Lenin, “Resolution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CW
Vol. 24 p. 302

5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43

6 Sison, *Continuing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pp. 151–153

7 Baran and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p. 183

8 See table on “Colonial Possessions of the Great
Powers” in Lenin’s *Imperialism*, p. 85

9 Si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hird World”,
Continuing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86–1991), pp. 314–315.

10 1978 年阿富汗的第六次革命迅速恶化成为派别内部斗争，
引发了 1979 年苏联的干涉战争，随后受到美国支持的伊斯兰叛乱的
反击。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圣战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国的对抗中。

11 会议的领导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强烈主张独立的强国，如印
度尼西亚（以苏加诺为代表），印度（以尼赫鲁为代表），中国（以
周恩来为代表），埃及（以纳赛尔为代表）。

12 第三世界联合反帝的主张在联合国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例如 1972 年以压倒性的票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于 1974 年授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国永久观察员地位。

13 Sison, Building People' s Power, p. 455

14 这个平台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属于“新美国世纪项目”（1997-2006）智库。十名智库成员将继续担任布什总统任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并在外交政策中担当重要角色，包括实施特定国家的政权更替计划和“重建美国防务”。

15 Sison, Building People' s Power, pp.122-123

16 “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 Capabilities, Presence, and Partnerships”.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60119_Green_AsiaPacificRebalance2025_Web_0.pdf

17 In the most recent period analyzed by SIPRI (2012-2016), the US remains the world' s top arms exporter (as

it has been since 1990) with 33% share. Russia is in No. 2, with 23% share. China,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K

each recorded about 5% of global exports, rounding out the top six of 57 exporter countries. (“U.S. Leads Rising

Global Arms Trad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1 March 2017.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7-03/news/](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7-03/news/us-leads-rising-global-arms-trade)

[us-leads-rising-global-arms-trade](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7-03/news/us-leads-rising-global-arms-trade))



Jiliuwang.net

18 Amin, Monthly Review vol. 67 no. 3, Jul-Aug 2015

19 V. I. Lenin,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Programme”,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460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Prof. Jose Maria Sison

导言

如果不了解社会变革运动规律和历史发展轨迹的话，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来讨论和阐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尤其是在这个帝国主义仍旧主导的，社会主义利用持续不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暴露帝国主义寄生、暴力、腐朽和濒死性质的侵略战争来复兴的时代。

无论如何，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借口二十世纪末苏联、中国、东欧和东德的资本主义复辟，傲慢地宣称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事业已经灭亡，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吹嘘自己是冷战的赢家和单级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美国由于遭受危机重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新保守主义侵略战争的侵蚀加速了自己的战略衰退。在上世纪初的几十年，多极世界出现，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渐加剧。

在 1993 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毛泽东思想国际研讨会上，菲律宾共产党宣布我们仍处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使前者的统治似乎没有严峻的挑战，而后者由于最早从苏联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现代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进行了战略退却。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来，我们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北约盟国从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战线上向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国

家的全面进攻。帝国主义反动派气焰嚣张，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进攻及其严重后果，都在向我们发出战斗地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机器的应用和大规模商品生产，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他们的革命潜力，使得现实飞速发展。通过对现实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三方面的造诣超越了前人。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宇宙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只有变化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是按照从微观粒子到最明显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和构成的矛盾运动规律运行的。

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研究社会与社会变革历程中的应用。它揭示了几千年来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到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顺序，以文字、阶级、冶金技术的特征来划分。生产力（生产者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孕育着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

一般来说，当进化先于革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在革命时期，新的生产关系会加速生产力发展并变革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社会变革往往是曲折前进而不是直线发展的，由于内外影响有时也会出现倒退和复辟。

在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中，工人得到的工资只是他们创造的新的物质价值的一小部分，剩余的部分被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分别作为利润、利息、租金被资本家、银行和地主瓜分。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并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中生存或胜出，资本家力求将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并用机器来取代工人。

实际上，这限制和缩小了市场，因为减少了工人的就业、收入或购买力。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相对于市场而言的。当资本家试图克服经济困难时，他们向银行贷款以渡过难关。由于持续的停滞或需求低迷而带来破产和减产，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资本家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不断扩大生产和压低工资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因此，竞争导致资本集中，最终导致垄断。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垄断资本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在广大的殖民地中攫取大量利益。在 1825 年之后，垄断出现在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中。

在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发展了由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法国革命中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国家是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键。相反，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依靠统治阶级中少数善良的人建立社会主义的世外桃源。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呼吁赢得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人阶级保证胜利不仅靠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在打倒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在 1847 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

盟、在国际工人协会或 1864 年第一国际的形成和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来尽力参加工人运动。

马克思从正反两方面对 1871 巴黎公社的研究，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源泉。他赞扬巴黎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革命的政策和行动。但他也批评没有对凡尔赛进行进攻，没能粉碎官僚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机器。公社社员过早的呼吁选举。他们无意中允许资产阶级在巴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甚至计划对公社社员的大屠杀。但无论如何，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开端。

二、列宁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伟大的列宁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及其革命本质。他坚持、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的东西。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成为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主流，这使他深受鼓舞。在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在批判俄罗斯革命队伍和第二国际中的现代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论战中，列宁把自己的理论武器打造的格外锐利。



在哲学上，列宁反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或鼓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或坚持自然与超自然的二元论，披着经验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并且拒绝辩证唯物主义。他坚持科学唯物主义立场，指出对立统一律是唯物辩证法矛盾三定律（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与质量互变定律）中最基础的规律。

他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表明，社会主义能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中最薄弱的一环，如俄罗斯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还处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剥削压迫其他民族的军事封建帝国的汪洋大海之中。资本主义在工业上越发展，就越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资产阶级反对和压迫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也更强大了。无产阶级有可能面临国家恐怖主义，为赢得民主之战就必

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不太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就更加明确了。

在政治经济学中，列宁研究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现代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将后者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它是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它容易发生危机和战争。他描述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合并为金融资本，剩余资本输出比剩余商品输出更为重要，垄断资本集团加速国际合作来瓜分世界，最强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完成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

帝国主义势力的平衡大幅变化加剧了重新划分世界的斗争，加速了世界战争的爆发。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号召无产阶级和人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他反对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努力和各自国家的战争预算，称他们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于 1917 年 10 月 25 日（公历的 11 月 7 日）在圣彼得堡成功地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苏维埃，以及农民和士兵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战斗。因此，他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赤旗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他宣布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他通过追求和平、国有化土地和振兴经济，立即巩固了苏联的力量。

红军赢得对白军的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后，为了从物质奇缺的艰难的战争条件下尽快重振经济，1922 年他颁布了新经济政策（NEP），

把采用配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变为照顾中小生产者和贸易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早在 1921 年全俄共产党第 10 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政府通过了新经济政策。

列宁指示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作为国家存在的新框架。苏维埃代表大会于 1922 批准了共和国联盟宣言。1924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接过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重任，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在 1928 年结束了新经济政策，着手实施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来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建设。他击败了来自“左”和右的机会主义者，“左”的机会主义认为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右的机会主义要求延长新经济政策。

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于 1936 年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通过苏联宪法，斯大林宣布除了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因为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且需要正确处理。与苏联相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大萧条，社会动荡之中，法西斯主义兴起和帝国主义战争风险不断上升。

斯大林始终忠于列宁和列宁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的优点胜过他的缺点。同 1956 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他相反，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功劳是主要的。在哲学上，他有时过于专注于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事实上是外部关系的内部关系。在政治经济学上，他规定了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是完全对应的。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过早地宣布了苏联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束。

在夸大苏联成为了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他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的需要。他倾向于用铁腕手段对付他的批评者和对手，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当成人民的敌人。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并爆发时，苏联作为纳粹德国的主要目标，为了扩大和加强反对法西斯入侵的卫国战争，他在政治上放松了，退还了东正教的财产。

总的来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领袖和战士。他善于反帝反法西斯，在苏联坚持、捍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1928 至 1940 年间成功地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在 1945 到 1953 年将其重建。他发展了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文化，激励了苏联人战胜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德国、中国和朝鲜）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导对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三、现代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事实上当人们说三分之一的人类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时候，赫鲁晓夫在 1956 苏共 20 大发表了他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列举了 61 项子虚乌有的罪名，指责他推动个人崇拜并借此无视集体领导，导致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大清洗。这标志着苏共和东欧大多数执政共产党党内现代修正主义的兴起。



现代修正主义经常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执政党打着创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自称进行所谓的全面改革，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路线和实践等方面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和复辟资本主义。相反，经典的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尾巴。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国家领导核心，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它受到国内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国际资产阶级的鼓舞。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成就，诋毁苏共和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屈从于他的个人威望。他声称无产阶级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属于全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是和平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将通过与资本主义和平的经济竞争体现，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他采用了“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分散的经济部门的权力和破坏中央经济计划。他提倡工厂利己主义，制造个体企业，负责他们的成本和利润核算，并给予经理雇用和解雇员工的

权力。在农业方面，他损害了国家和集体农场，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造成大量富农的复兴；他把机器和拖拉机站所有权下放到自负盈亏的个人所有的集体农场。他还把错误的作物种植在错误的土壤上。

赫鲁晓夫应该为苏联的经济失败负责，之后他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后者在 1964 到 1982 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推动经济上的再斯大林化的面貌出现，他恢复了某些部门和企业的需要来保证联盟的财政，来保证按照勃列日涅夫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并获得军事力量平衡的政策需要的武器生产。由赫鲁晓夫进行的有利于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在腐败活动中狼狈为奸的改革政策都被继承下来了，因此勃列日涅夫主义也被称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在对外关系上，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推销他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寻求与美国关系的缓和，力图结束冷战。由于中共与苏共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他险恶地撤回了对中国的援助，前者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反对后者的现代修正主义。1961 年他在古巴部署了导弹，结果在美国的警告下迅速撤出了这些导弹。他避免给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提供具体的支持。相比之下，勃列日涅夫采取了激进的政策。苏联在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批评为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进攻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勃列日涅夫之后一系列短时间执政的苏共总书记并未改变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队友，包括叶利钦的盟友和表面上的反对者发现这是从思想、政治和政策上迅

速复辟资本主义、毁灭苏联的便利条件。戈尔巴乔夫制造消费品短缺，成立了 500000 个借壳销售的假合作社来为那些厌恶了在国有商店排长队的消费者服务。同时俄罗斯黑手党（犯罪资产阶级）也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前蠢蠢欲动。

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都不会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是否继续存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么做了。看起来和戈尔巴乔夫不一样的是，叶利钦忽略了由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决定苏联是否继续存在的公投结果，尽管大部分苏联人民投票支持苏联继续存在，叶利钦还是将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并成立了独联体。因此，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毛泽东对苏共和列宁与斯大林的苏联了如指掌，从中苏两党关系的长期发展中，从 1957 和 1960 年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从 50 年代留苏学习和训练的学生与工人中，从 1959 年苏联撤回对华援助中，他对修正主义的危害洞若观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中共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四、毛主席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伟大的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毛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继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第三座高峰。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取得全面胜利时的革命行动指南。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重创。从更全面的角度反映目前的战略形势，当前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事实上，帝国主义仍在主导世界，社会主义任重道远。毛主义阶段可以拓展至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新胜利、以及世界各国的响应时期。

在哲学上，毛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定律。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在不同事物和过程中矛盾的性质不同。世界上存在着团结和斗争，是斗争推动事物前进和改变，在一对简单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带来了暂时的统一和平衡。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系列矛盾中，首先要解决主要矛盾因为它的解决决定性其它矛盾的解决。

毛认为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描述了一系列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螺旋上升。毛精辟分析了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应当坚持

自力更生。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在适宜的温度下，鸡蛋可以变成鸡，但温度无论如何不能把石头变成鸡。

在政治经济学中，毛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他批评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中吸取了教训。他指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重工业、基础工业是主导，轻工业是两者之间的桥梁。生产关系的革命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革命化会改善生产模式。

作为农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桥梁，轻工业满足人们短期的生产和消费需求。这对于农民来说意义重大，可以作为过度积累和在重工业过度投资给他们带来沉重负担的补充。工厂的领导由党代表、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轮流在一线工作来保持无产阶级的地位，了解工人的工作条件和需要，维持他们与工人的密切联系。

在社会科学方面，毛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把党建设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学说。他阐述了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革命力量先在农村积聚力量，直至他们可以夺取城市政权。夺取政权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成为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了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革命任务、开展农业合作化经济，即使作为过渡措施中国也必须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

须由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从战略产业、原材料来源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入手。整个经济的基本社会主义化后，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右倾机会主义者要求延长过渡时期。

通过发动 1959-1961 年的大跃进来建设公社和社会主义工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上风。这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消除苏联撤回援助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很及时的。到 1962 年中国获得了农业上的丰收，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建设初见成效。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毛主席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反击对他的革命路线的进攻。但是党和国家领导集团中的走资派阴谋破坏这次运动，试图削弱它的影响。

最终，毛在 1966 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斗争成果。尽管受到了以刘邓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的持续不断地阴谋破坏，但是在毛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到 1976 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不断被破坏。

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但是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对此完全否定。但从 GDP 来看，1966-76 平均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着，但是由于 1976 年之后走资派的伪造，这个速度被明显降低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测，

他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并提出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文革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的原则和方法的无效或彻底失败，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发展和宣传文革来反击那些“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嘲讽。文革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延续、资本主义复辟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文革的胜利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主要的攻击来自修正主义者，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犯了某些错误。正如研究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成功和失败，我们可以提出并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研究文革同样如此。

在文革中，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的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向北京派出了常驻代表团和临时代表团。但到了 1974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开始向右转。根据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最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继续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霸权的中流砥柱。

但中国现代修正主义强调与美国和解，为与美国结盟以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奠定基础。

五、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前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过去及现在的情况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预测一下它们可能的走向和未来。帝国主义，或者说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充满了贪婪和恐惧的腐朽制度，它只对少数统治者有利，而这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用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个制度是不会长久的，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由于日益恶化的危机和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客观的条件对于反帝、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力量来说反而变得有利了。

随着资本主义在修正主义国家的复辟和 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似乎成了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赢家，并长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从那时起，有些人甚至觉得帝国主义是永恒的，而历史也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实现自己借助修正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带来经济收益和所谓和平红利的诺言，而是发动了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的全面侵略来实现对外扩张，这实际上反而导致了自身的重创，以及激发了民众抵制剥削升级、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战争。

早在 1979 年，美国起初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来应对滞胀问题。80 年代里根致力于通过生产高科技军工产品和外包消费品产业来实行此政策。美国消费品制造业的失业率逐渐增长、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主要负债于日本、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把血汗工厂外包给中国就能把它固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而军工集团的尖端产品和战备物资的生产、经济的金融化使美国能够保持住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中东（伊拉克）、中亚（阿富汗）、东欧（南斯拉夫）的侵略行为日益增长。这种行为从老布什政府持续到 90 年代的克林顿。后者估计美国可以通过信息科技的领先、经济金融化和促进军工生产来保持其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21 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的破灭，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走到了尽头。布什放宽信贷及其他做法恶化了美国和全球的经济以及财政危机，最终导致了 2006—2008 年的次贷危机。



布什借“9·11”事件之机，发动了无限期的全球反恐战争，采用新保守主义的侵略政策并采用了高科技武器，进一步加强军工生产，在操作上把这种行为吹捧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来驱动经济。当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化学武器为虚假托词，发动了针对

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就好像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了这种侵略行为。但它们不可能忽视美国的扩张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并且注意到美国由于极高的侵略成本而受到的重创和剧增的公共债务。因此，他们更加坚定加强金砖国家经济集团，以摆脱对美国及其控制的多边机构依赖来经济发展；同时形成以集体安全为目标的上海合作组织。

多极世界已经取代了以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这是中俄两国加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力量平衡，并结束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所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现在都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困扰，加剧着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帝国主义大国正在重塑这个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加深了危机，逐渐被卷入战争漩涡中。今天战争正在大约 50 个国家上演。它们自 1968 年以来一直增长，这是由帝国主义和其国内反动派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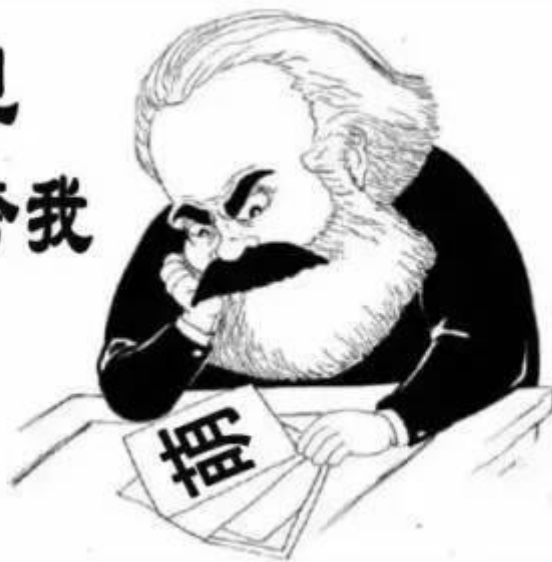
面对日益恶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和战争的扩大，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帝国主义注定要失败，而我们正处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正从一个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转变为重建社会主义的世界，并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荣稳定。反帝、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非常有利。但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必须利用好这些条件，向压迫剥削阶级发动反帝运动和阶级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策略上的暂时退却，帝国主义集团用尽一切手段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以获取超额利润。他们在民用和军用产

品、通信、交通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而它的结果则是生产手段和生产者之间、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剧烈冲突。这是日渐积累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对外侵略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垄断资本家们从上述科技中获益之后，就该轮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使用它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高科技生产的高度社会化，更适合社会主义，而非垄断资本主义。

社会的混乱产生自生产过剩危机、帝国主义势力搅恐怖主义浑水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然倾向，同时也把人们卷入到反帝和民主斗争中来，并把社会主义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唯一选项。现在要是还有人说，历史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那一定会被当作傻子。人们的目标乃是摆脱资本主义制度。

**仿佛听见
有人在夸我**



学习、实践马恩列斯毛的革命原理及成就已形成广泛的共鸣。帝国主义的宣传诋毁这些革命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极大贡献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马列毛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以及通过“文化大革

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给出了答案，甚至日益恶化的战争危机也使得人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派，并采取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性群众斗争所需的主观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农群众组织、以及城镇小资产阶级，人民的自卫组织、人民军队的武装、和政权机关。如果使这些力量得以产生和发展，那必须有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必须坚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原则、坚持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推翻资产阶级官僚和军队）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和人民军队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的原则。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了推翻资本主义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原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打击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革命理论与实践。这样一个党必须有基于牢固事实和人民群众呼声的正确政治原则。为了能够在政治斗争中领导人民，它必须唤起、组织和动员民众来实现革命目标。这样一个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它需要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作出最适合、最有力的决定，而能够迅速集中民众的力量，坚定地执行决议。



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来，帝国主义在反复且日益恶化的危机、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战争中声名扫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我们相信革命的反帝、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蓬勃发展，并且比 20 世纪更加成功。本世纪几个国家中，就有足够的时间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由于帝国主义的末日而成为全球范围的主导力量之时，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变得十分通畅了。

作者:Jose Maria Sison, ‘The Future of Imperialism and Socialism’ 来源:《LENIN’ 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nila, 2017; 翻译:激流网
志愿者

参考文献:

阿曼多·利瓦纳格,《代表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乌得勒支:社会主义研究中心,1992)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伦敦:维索,2010)

《资本之谜》（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新帝国主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17 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末日》（伦敦：简介书籍，2014）

《世界之道》（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香港：亚洲研究中心，1967）

弗雷德·戈德斯坦，《低工资的资本主义：泥足巨人》（纽约：世界观论坛，200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自然辩证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约瑟夫·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

《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纽约：国际出版社，1939）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列宁主义问题》（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乔迪·迪安，《共产主义视野》（伦敦：维索书店，2012）

何塞·玛利亚·西松/阿曼多·格雷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对极权主义的挑战与蔑视》，精选作品，1977—1986，pp. 39127
（荷兰：菲律宾及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建立人民政权》，目录 2：2010-2011，人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精选作品，2009—2015（荷兰：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2017）

《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目录 3：2012，人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精选作品，2009—2015（荷兰：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2017）

《帝国主义危机与人民的抵抗》，精选作品，1991—2009（菲律宾：Aklat ng Bayan，有限责任公司，2009）

《打败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精选作品，1977—1986
（荷兰：菲律宾及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与 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反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精选作品，1991—2009（菲律宾：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2009）

《重启菲律宾革命的基础》；精选作品，1968—1972（菲律宾及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与 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 2013）

《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第三版，（菲律宾：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2006）

《人民的反掠夺斗争与抵抗》；精选作品，1991—2009，第四版，（菲律宾：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2009）

《菲律宾人民战争的具体特征，通过斗争凝聚力量》；精选作品，1972—1977，（荷兰：菲律宾及菲律宾研究国际网络与 Aklat ng Bayan 有限责任公司 2013）

总编辑：何塞·玛利亚·西松、斯蒂芬·恩格尔，《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毛泽东思想万岁》（乌得勒支：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盖尔森基兴新道路出版社，1995）

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欲望》（纽约：W. W. 诺顿，2002）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4）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

卡尔·马克思，《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首次出版：德文，1867 年，英文版于 1887 年首次出版。

《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首次出版于 1885 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十六卷

《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写于 1863—18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并在马克思去世 11 年后完成；来源：苏联马列主义研究所，1959；（纽约：国际出版社，无日期）首次出版：1894 年

《法兰西内战》（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

《哥达纲领批判》（18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70；第 13—30 页

毛泽东，《哲学四讲》，（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

《对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判》

《苏维埃经济学批判》（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

《论游击战》，塞缪尔·B·格里菲思翻译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113—189 页（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新民主主义论》（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

《论联合政府》（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

《毛泽东主义经济学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海教科书（纽约：班纳出版社，1994）

金宝瑜，《革命与反革命：中国解放以来持续的阶级斗争》。马尼拉：政治经济研究所，2012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美国是如何迷失的：从 9·11 到警察/福利国家》。（克拉里蒂出版社，2014）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和经济崩溃》（克拉里蒂出版社，2013）

保罗·克鲁格曼，《立即结束大萧条！》（纽约：W. W. 诺顿，2012）

理查德·沃尔夫，《资本主义危机深化：论全球经济崩溃》2010—2014，（芝加哥：干草市场书店，2016）

《资本主义危机加深以及我们该怎么做》，2 版本更新版（DVD 和书）<http://www.mediaed.org/>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亚瑟·戈德哈默翻译（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2014）

斯蒂芬·恩格尔，《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黎明：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喀拉拉邦：大众出版社，2011）

V. I.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667—766 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3）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9）；《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 17—362 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国家与革命》（1917）/《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 381—492 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北京：外语出版社，1976）